

德國短篇小說選

柴訶等著  
胡啓文譯

中國文藝社叢書  
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文藝叢書

德國短篇小說選

柴訶等著

胡啓文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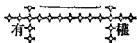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

中國文藝社  
德國短篇小說選（全一冊）



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郵運郵費另加）



原著者

Zschokke and Others

繙譯者

胡啓文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處

各埠

中華書局

## 譯序

這本集子裏的各篇小說，大部分是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冬春之交譯成的。當時翻譯的是根據密爾維爾和哈格列亞夫合編的德國短篇傑作集（Lewis Meville & Reginald Har- greaves: Great German Short Stories）。原書共千餘頁，可是我譯了約莫兩個月，就中輟了，雖然新近又添譯諾布伽、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兩篇，但還不够預定十萬字的字數，篇幅也不及原書的十分之二。這些東西，小半已在各大小刊物上發表了；如今竟有成書的機會，實在是夢想不到的事情。但，自然，我是很歡喜的，拜倫（Lord Byron）不是說過這話麼？

“Tis pleasant, sure, to see one's name in print;”

A book's a book, although there's nothing in't.”

（看見自己的名字在活版裏確是一件愉快事；

書却總是一部書，就是內容空虛也能。）

集中的幾個作家，幾乎全是浪漫主義者，所以這本書也可叫作德國浪漫主義小說集。本來是

想翻譯幾篇寫實主義的小說的，因為說到觀察的精細和表現的技巧，浪漫主義的小說自然比不上寫實主義底；但一則譯者的能力有限，二則原書中寫實主義的小說本就極少，只好「俟諸異日」了。然而，浪漫主義的小說却也自有它的特點，那便是富於想像，而深於熱情，使人讀了，像吟咏一首抒情詩。它的內容，恰如波厄生（Boyesen）在他的德國文學論集（Essays on German Literature）裏所說的：『浪漫主義的小說所愛寫的東西，是夜，是月光，是夢；詩歌所歌唱的東西，不是明確的慾望，是神秘的朦朧的感情。』所以，我們讀了，宛如走進精神生活的樂園，置身夢幻童話的世界。現在，浪漫主義雖然好像已是落伍了，但我相信，在任何時代，一個人一生中總有一個時期是愛讀浪漫派的作品，可見這一派的文藝也自有它的不朽的價值了。而我的翻譯這部集子，也可說是作為自己的紀念——紀念我那年青的，活躍的，情熱的，夢幻的，羅漫蒂克時期啊！

這裏對於幾個作者的介紹，也是必要的。克蘭撒的旅店的作者柴訶（Johann Heinrich Daniel Zschokke, 1770-1848）生於瑪德堡，是一個性喜漫遊的戲劇作家，就學於佛蘭克府，在此處講學和改作劇本，隨後就在格里遜的里奧隘地方開設寄宿學校。一七九九年，卜居于阿勞，為大會議的一分子。他的著作包括巴伐利亞和瑞士的歷史，以及一長列故事叢書——Der Creole，

Jonathan Frock, Clementine, Oswald, Meister Jordan及其他，其中最普遍的是 *Stunden der Andacht*（默想的時間）——一種星期日出版的定期刊物，以雄辯和熱情宣揚唯理主義，他的全集凡三十五卷（一八五一——五四年）。

吉斯納（Salomon Gessner, 1730-88）生於瑞士之朱立盧，在這里開設書肆，他是個田園詩人，兼擅影繪風景畫。『吉斯納的田園散文詩，和他的模糊的阿加地亞風景畫，他的溫柔的牧羊少年與牧羊少女，以及他的天真的黃金時代之傷感的畫圖，強有力地出現於羅珂珂時代，同他所關心的那時代真正的牧羊郎及其他卑微的人們底真相，是引去頗遠的。』（湯瑪斯：德國文學，Thomas: German Literature, P. 239.）他和古典主義的詩人克洛卜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同時，且受其影響，亦屬古典派。他的繪畫也是保守的古典作風，譯洪水一篇以見其作品之一斑。

一八一三——一四年間，正是德國多事的年頭。拿破崙的鐵騎蹂躪魏羅斯後，繼之以萊比錫的戰役，德國忿強敵之壓境，於是自由戰爭的詩人羣起作愛國抒情詩的怒號。庫爾納（Theodor Körner, 1791—1813）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不只是詩人，而且是參與實際戰爭的鬥士，最後還在

洛孫堡戰死的。他父親把他的戰歌輯成一集，題爲琴與劍（*Leier und Schwert*, 1814）。他的生涯和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山陀爾（*Petch Sandor*, 1823—49）正相彷彿。

格林姆兄弟（*Jacob Grimm*, 1785—1863 and *Wilhelm Grimm*, 1786—1859）的名字中國人早就知道了。他們在一八一二年合編出版兒童及家庭小說（*Kinder-und Hausmärchen*）第一卷。他們的童話和丹麥安徒生（*Hans Andersen*）底不同。後者完完全是創作的，而前者則爲年長代久的民間傳說，經說故事人的口舌之流傳，而抄錄下來的。格林姆的童話可說是新浪漫主義的有趣味的副產物。

卡米蘇（*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是作家中之佼佼者，在德國文學史上是屬於“*Gesundete Romantiker*”（剛健的浪漫派）的。他的出身本是法國貴族，一七九〇年，法國大革命起，他的家庭逃難到德國去，經過六年的流離，才在柏林完聚。嘗服役於普魯士軍隊，普法戰起，隨軍出征。一八〇六年，往法研究自然科學。後返柏林。不久，隨俄人環遊世界，作自然科學的採集旅行。對於植物學，頗有造就。但他的聲譽還是建立在他的詩歌和小說上。他的幽默詩歌的清新和明朗，他的單純而自然地表現單純自然的感情的才能，他藉以應付日常生活的歡愛與憂

愁的柔情，在一般讀者間久已樹立他的聲譽。」（非立普：德國文學概要，M. E. Phillips: Hand-book of German Literature P. 115.）他的著名的小說，彼得·須萊米耳趣史（Peter Schlehm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813）使他名揚全歐。這是一篇極有味的敘述，一個人把影子賣給魔鬼的童話。小說中的英雄，其實是作者的化身，他對於由自由戰爭所引起的思想上的動搖，表現在須萊米耳的個性上（見威魯德：德國的浪漫運動，L. A. Willoughby: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Germany P. 56.）影子代表祖國，作者諷刺德國人的失策，在維也納會議上，出賣生存權，做梅特涅的精神上的奴隸，永遠不得翻身。（見羅勃孫：德國文學 J. G. Robertson: The Literature of Germany, P. 156.）故事雖略嫌冗長，仍然是津津有味，作法也很別緻，中國還不曾有過這類作品。

其餘三位作者，生平不詳。「奧脫瑪」（“Otmar”，1753—1819）是筆名，真名是納支嘉爾（Johann Karl Christoph Nachtigal）。牧羊郎克勞斯是一篇民間傳說，情節極像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厄伯·萬·溫克爾（Rip Van Winkle）。蒲斯清格（Johann Gustav Büsching, 1783—1829）出版過幾本德國的古物、文學、藝術的著作。至於哥茲卻爾克（Caspar



Friedrich Gottschalck) 只曉得他是生於一七七二年，別的一點也無從知道。

末了，我要特別提起華林先生，這本譯稿大部分是經過他校正的，又將克爾撒的旅店介紹到文藝月刊上發表；現在又承徐仲舒新城兩先生將我這集子出版；我謹在這裏表示誠懇的謝忱。

一九三六，五，廿五。

書中插圖，均係採自瓦爾志爾的文藝科學便覽 (Dr. Oskar Walzel'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一書。承宗白華先生將此書借我搨出各圖，謹此誌謝。

# 原序

要追溯德國的短篇小說史，廣而言之，先得熟悉年長代遠的民間傳說史。在這國度裏，人們最顯明的特質是有一種強烈地表現出來的傷感，無論是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上，或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唯有這個是人們所希求的。

初期的作者，有很多是理論家，他們用小說的形式來包含他們的教訓的，例如沉重地壓迫人的「道德」便是，因此，他們初期的大量作品，分明是教訓的。但他們的作品却從不曾失掉「指示道德，藻飾故事」的機會。從尼勃龍根歌的民間傳說以降，這民族所特有的優越的觀點，自此時期保持至彼時期，永續弗斷。許多初期的作家，很樂意用變化的方式，處理一個普通的主题，這主题是由此永存的特質所指示的，浮士德的傳說，就是藉這特質以一種假托或別種假托表現出來的。

並且，一個雄糾糾的民族，他們的「道德」並不是不跟隨着刀劍的鏗鏘聲和野蠻武士的嚴厲的回聲以俱來的，同時，他們的描寫才能，他們的幻想之巧妙的遊戲，以及他們的「魔術」技能之想像的運用，在任何國家的文學上，却極少會和它平衡，而且，從來不會勝過的。

關於實際上組成一篇「短篇小說」的是什麼，現代的觀點和初期德國作家所持的觀點是相差頗大的，他們的「通盤籌劃，窮究到底，大略敘述」勝過今日千言萬語的短篇小說的見解。

一個民族的興衰，必然地要反映在它的文藝產量上。國家繁榮是肥沃的土壤，文藝作品的良好的較實是從這土壤裏選擇出來的。在國難期間，一國的創作藝術必定暫時遭了蔑視。意外地，由被壓迫而產生的激烈的愛國主義，却大多是從熱烈的詩歌中尋覓它的表現，在散文的冷靜的方法中是不大有的；而愛國詩人的抒情詩的怒號，比起小說家的筆鋒來，更會宣揚國家和反抗的意義，在德國遭了拿破侖統治的壓迫那長期間內。

有許多作家，他的自然的表現方法是用着德語，但是，他們的出身，依學者的見解，却並不是德國的。把這問題廣義地看來，本集的目的，在包括所有這種作家的作品的代表作，他們的小說——不管作者出生的實際的國籍是那個——在本質上和表現上，主要地是條頓的。

富於傷感主義的民族，也便是幽默成分非常少的民族，因此，在任何種德國短篇小說的選集中，少有輕鬆的表現的。（節譯）

路威士·密爾維爾 (Lewis Melville)

雷其那·哈格列亞夫 (Reginald Hargreaves) 一九一九年。

# 德國短篇小說選目次

## 原序

## 原序

- 克蘭撒的旅店(榮訶作).....一
- 洪水(吉斯納作).....五
- 豎琴(庫爾納作).....(作者像愛瑪·庫爾納繪).....五七
- 跳舞的公主(格林姆兄弟作).....(作者像格林姆繪).....六三
- 彼得·須萊米耳(卡米蘇作).....(作者像萊內克繪).....六九
- 牧羊郎克勞斯(「奧脫瑪」作).....四一
- 諾布伽(哥茲德爾克作).....四三
- 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蒲斯濟格作).....一五

## 附錄

## 目次

現代德國文學的流派(瓦茲瑪斯作).....	二〇
插畫一 克留克山克繪.....	二頁後
插畫二 霍夫曼繪.....	二二頁後

# 德國短篇小說選

## 克蘭撒的旅店

德國 Johann Heinrich Daniel Zschokke 作

「那個在我們前的是什麼地方？」我問馬車夫道。

「克蘭撒，上尉。」

「克蘭撒？一個人可能舒舒服服地在那邊過夜嗎？」

「我相信是可以的。這是最好的旅店，遠近找不出更好的來了。」

這話聽來十分悅耳，因為我是十分疲倦了。當一個人大病半痊的時候，追得出發跑了幾百里的旅程，這並非是小事。我的聯隊紮在普庇南，我却從南特來。好長的距離！從普庇南過去，有一個非常適的旅程，但我們須經過那可惡的卡塔龍尼亞，有許多勇敢的法蘭西人已死於此。

我們驅車進了這小地方，此處很適宜地位於一座矮樹叢生的山麓。我們在一幢美麗的房子邊，托馬斯，我的僕人，跳下去，讓我走出馬車來。主人，一個討人歡喜的人，領我走進一間房間，

即時吩咐他的底下人照料我的行李。這房十分悅目、空曠、潔淨，各部分都滿是女孩子。有的坐在桌上，有的在桌下，有的爬上窗邊，最幼的坐在地板上玩耍。一個十六歲的發育成熟的女孩子，兩手抱着一個週歲嬰孩，在人羣中跳舞着。在一個角落裏坐着個青年人，他的頭斜倚胸前，好像在深思，他自己很少受小孩子的嘈鬧和跳舞的步伐所驚擾的。

「那邊靜點！」主人喊着，當他同我走進房裏的時候。「安妮蒂，帶着這班吵鬧的人出門去！你，芳妮，收拾一間房給這位客人；第八號。他要過夜的。」

安妮蒂，一個約莫十四歲的漂亮小姑娘，聽了這吩咐，便帶着全羣小孩子出去了。芳妮，跳舞女郎，只作一個輕易而文雅的行禮，算做招呼，於是跳到沉思的青年人面前，說：「好的，哲學家先生，允許我同我的妹妹玩樂一會。我相信你將會證實你自己的大量。」說過這些話，她就在那個直到此時還抱在手裏的小孩子，安放在他的股上。這雖然不見得是件十分樂意的義務，他却答應了。

「你的福氣真好，我底老板。」我說；我指着這隊快活的小孩子們，「她們通通是你底麼？」

「我該十分歡喜，假如只為事情本身的奇異。」阿爾布勒先生——這便是主人的姓名——回答說：「不過約莫只有他們的一半是屬於我的；別一半只是玩耍的同伴，他們是來慶祝我第三

個女兒的生日的。」

「你有多少孩子了，阿爾布勒先生？」

「六個女兒——沒別的了。」

「上天助你都是女兒！六個女兒！」

「謝謝上天！你更應該這樣說，上尉。假使女兒都是美麗，做父親的不必期望更幸福的運氣了。因為她們的光彩有幾分是反映在父親身上的。個個人恭敬他，因為個個人要他的女兒。我已經看出我的芳妮給我成功這事了。當她羽翼將長成時，她們將要給安妮帶玩着最喜樂的玩意。當安妮帶會飛了，於是給朱麗蒂；她飛去了，給開脫；於是給茜里斯丁，於是給李絲蒂，於是給接着來的任何人。」

「可是，阿爾布勒先生，你應知道，迫不得已要一個人跟一個地把她們拋却到她們的丈夫們身上，並且使她們離家而去，那却不是愉快的事。」

「不，我觀察它別具眼光，和你所說不同。我嫁去一個女兒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本錢放出生利。我將要成爲祖父了。這是一種新異的生活享受。」



「你只試想要安慰你自己，阿爾布勒先生。但是六個俊美的孩子，替換了女兒們，會使你十分驕傲。」

「孩子們！上天不許這班野孩子好頑皮的戲弄人，做出粗鄙的惡作劇，弄得我未老先衰，而和我的女兒們在一起，我却覺得返老還童了。當我的孩子們長大時，一個要纏着額地記帳，因為是個商人；別一個要爲着祖國變做跛子；第三個甚至於被殺死；第四個要過山越野飄洋渡海地旅行着；第五個要變做個嬉遊縱樂的敗家子；第六個要比他父親尖刻，都是不行的。」

這時芳妮已跳着進來了，和婉地對我行禮，說：「你的房間已安排停當了，你只要住進去便得啦。」這時主人被人叫去了。我拿起我的帽子向着房間走去。

「要是你肯允許我，」芳妮說，「我願意陪你到你的房間去。」於是跳了兩跳，她站在她曾遞了嬰兒給他的那人的面前。「哲學家先生，你對待你的小姑娘非常無禮。瞧瞧李絲蒂怎樣對你微笑啊，快去吻她的手，求她饒恕。」這樣說了，她捏緊嬰兒的小手，放在他的唇邊。這人沉鬱地笑了，可是沒有往上看。

她於是跳轉來向我，說：「我很榮幸。」接着她奔上我面前的樓梯。她又開了一間快樂洋溢的

房間的房門。但是她却化些時光在等候我。我請她恕我遲延之罪。我只是大病半痊吧了。

「你不久會在這裡完全復原，」她說。「克蘭撒的浴場最能治病，是你所知道的。」

「我從沒聽見過這類的話，可人兒芳妮，」我說。「那麼，你們這兒有療病水了？」

「我們這兒的水是全球最馳名的。人們從陶露斯和蒙伯利趕到這兒來。沒有一個不是醫好疾病滿懷暢快地離開的。」

「但是誰願意離開你呢，美人兒芳妮？」

「讓我來處置他，假如必要，上尉。我曉得怎樣去侮辱人們，直等到他們都樂意捨開我。」

「哦！我求你，使我很榮幸地受你的一些侮辱。」

「那或許會發生的。但是我現在該走了。到樓下哲學家那裏帶着我的妹妹去。」

「許我冒昧問一句，你叫他哲學家的先生是誰？」

「一個極端地可愛、聰明、和靚可親的青年人，他唯一的毛病是不會笑、寡言；縱說了，也沒味。他的名字叫奧尼，來浴場這里遊歷的，却想不到浴場洗澡，因為它裏面有硫黃的氣息。」

說了這些話，她點頭行禮，不見了。

我承認這位小姑娘的嫵媚處也够悔弄任何男人了。我決計第二天仍留在克蘭撒，試行洗澡。何處可以找到更好的伴侶和招待？我現在很需要娛樂。

但是房裏的孤寂却使我變得倦怠了。我出去至少看見這隻美麗的瓢蟲，芳妮，她走來走去地，怕只有上帝知道到那兒去吧。沒有一人留下來娛悅我，除却奧尼，他正在用他的手指在窗盤上擺着作進行曲呢。我叩問他關於水的性質的話，他說：『它裏面有一種像壞蛋般很強烈的氣息。』我說我並非爲洗澡而來的。『這樣就更好了。』他答。我說這鄉村四周風景倒好看。他應道：『那有什麼意思？此處人民比別地更愉快。』

『可是一個人該會好好地忍得住個芳妮。』我添上說。

『正如一隻大黃蜂繞着一個人頭上嗡嗡飛鳴般。』

當我離開他時，奧尼發出一聲大呼。我嚇得一跳。我想要跳到他那邊。他身邊已站着芳妮，裝着動人的却又威嚇的姿勢；她伸開的手裏，有一枚她曾經刺入他的肩背的針。『你該明白了吧，先生，我們大黃蜂是會刺人的？這是我最輕微的懲罰；想起最厲害的會渾身戰慄啊。』

『那麼你要刺穿他的心了。』我說。

「哦！沒人能刺傷奧尼一絲一毫的，」她答，急急去了。

青年人喃喃了些，便離開房間。在我看來，這的確是件奇事。我以前從沒見過同他一樣年紀，本性賦有好家世、教養、和一種悅人的外表的人，對於一個美秀的女子的玩笑，會如此不敏感的。

我獨個兒不願住下。我走出門外，極無聊賴地觀察着房子附近的屋宅，又走進和房子毗連的園裏，芳妮的妹妹，安妮蒂，正在園裏澆花。我滿懷暢快地注視着這位小姑娘的忙忙碌碌。我斷定她的父親有福了。這位天使當童年將逝之際，尙留存着兒童一切的天真無邪，甚至於還在少女時期的優美中萌芽滋長呢；而當她在羣花中翻舞的時候，她剛好當作雷澤那陀·達·文西畫的聖母的原形，一個比他的任何畫像更動人、更理想的模特兒。

「誰呢？」她聽出我的腳步時，問道，可沒回轉頭來。

「一個偷兒，」我說。

「他要偷什麼？」她又問，笑着，仍傷沒聽我。

「偷安妮蒂的最美麗的花。」

這時，她放下水壺，半柔順地向我走來，說，「那麼，我自己却樂意來親看它一看。」

我兩眼環顧，瞥見一朵半綻開的荑狀玫瑰。「我可摘下它麼？」我問。

「一個偷兒不許問，」是她的回答，同時伸出一把小剪刀要剪它。

「我並不是偷來給自己的，」我說。

「那麼，你想把這朵玫瑰給誰呢？」她問。

「給克蘭撒最標緻的姑娘。」

「好，先生，我一定允許你採。但你已全曉得克蘭撒的姑娘們嗎？你在這兒還不到一句鐘哩。」

「我只是知道那個最漂亮的姑娘。」

「你使得我十分好奇起來，先生；你允諾我什麼？」

「我只要你再停住一會兒，」我答；便趕快把這朵玫瑰插放在繞着她的頭，攏住她光彩奪目的棕色髮辮的絲帶裏。

「你錯了！你錯了！我姊姊芳妮最漂亮的。」

「你怎能反對我，親愛的安妮？你能依你自己的理由來判定嗎？假若依我的挑選而斷定你是克蘭撒的絕色美人，你能說什麼話反對呢？」

「沒有別的，你只是定要依你自己的意見，說給我聽，誰是第二個美人。」

於是這場爭辯繼續下去了。但是她却迫得留下玫瑰。於是她帶我四處參觀她所有的奇花異卉。我們不久便變做朋友了。黃昏以前我就和她全家這樣過去。阿爾布勒夫人，六個孩子的母親，是一個和氣的少婦，多嘴，精神飽滿，像其他的人一樣活潑。奧尼這個乖戾的人，在我們嬉笑的一羣中，獨獨沒參加歡樂。

我在克蘭撒屈指已是八天了，每晚我收拾好行李預備明早就走，到早晨却又即刻解開。芳妮很忠實遵行她的諾言，侮辱我比她的哲學家還兇，他依舊對於她所有的諛誦漠不關心似的。我亦從不更苦痛些，亦不更快樂些地受侮辱。我怎樣能眼看這個美貌、溫柔、文雅、快活的仙女在我身上玩弄着惡作劇而不動心呢？我覺得她激亂我心境的事靜是多麼危險，而我的抵抗準備却又枉然。她自己，只是剛開始她的二八芳齡，一點兒都沒看出這個。她把邱比特的銀箭視為滿不在乎，不曉得它是何等可怕。她有孩子的快活的心性，同時結合着少女的一切嫵媚的美質。人家對她說隨便

什麼動情哀戚的話，她的打趣便要化嚴肅爲滑稽的。

我常常幻想着我的情緒會在她心中激起；當她沉默着，當她一瞥滿意地停在我身上，或是當一個不可言喻的動情的微笑從她的眼睛中映出的時候，似乎要說，『明白我，疑心鬼！』但決不是的。這只是仁慈，是某一種真心，因她缺乏人情世故的知識，從溫柔的胸懷中湧起的。她還是同樣；對我亦不見得比別的她所十分想念着的人更溫存些。過度熱切的歡悅她沒有過，她也沒這機會。因爲她個個歡喜，贏得衆人的歡心，而且明白她是這樣做的。這並不會使她虛榮，只是在她心中激起一種對於個個人的感激的仁慈，有如小孩子覺得個個人都有玩意兒同他玩般。這種婦人感情的溫柔，這種少女心靈的高貴，往往要在天真的心中結合一起，給與她的遊戲一種尊嚴。這種尊嚴，不許誰忘記他是永不敢踏過嚴格禮節的界限的，要是不然，就要被她輕視了。

有時，似乎這個恨人的青年奧尼對她有比任何人都堅強的要求。我必得承認，他是個外表很動人的男子。甚至他的陰鬱的情調也給予他一些動情處。雖然沒有一件事左袒着他，他往往做該做的事；雖然他連連埋怨，他究竟是世上的好心人。有一次，我走進房間時，芳妮把他的頭髮從前額推

向後，試要用她的手撫摩他額上的繃紋，他却坐着，搭着兩臂，連眼也不瞟她。我不否認瞥見這般親昵後心中激動一些嫉妒的惱怒。她無論如何看做沒妨害，當她的父母差不多和我同時進來時，她一些兒沒有變換她的地位，只繼續她的玩弄。對於此事，我們不禁失笑了。當他的離別成爲話題時，她是如此漠不關心，用她自己的一種特有的熱心，給他這樣的忠告：『同上尉到西班牙去吧，那兒真正是放逐者的樂園哩。他們在隨便什麼地方一碰着就廝殺起來，奧尼呀，你一定會用種種方法逃開你那里的同伴。』

她的妹妹安妮蒂亦有同樣不心煩意亂的愉快，同樣的活潑，心地同樣和藹；但是她是孩子氣些。她因此表白她比芳妮還有更濃厚熱烈的感情。這個天真的孩子却有可驚的尊嚴。她的面色是刻板的。有人要說她比芳妮美麗，但要說出兩人中那個更可愛，却是不可能的。

觀察這兩隻小生物間的差異和特點，給予我很大的樂趣。安妮蒂自己更吸引住我。奧尼因爲他間或作奇怪的表情，使得她寡趣。『他們同我的氣味不相投，』她說。『我愛天空常常一碧無雲。』帶些孩子氣的大膽，她把所有的小秘密通告訴我，而請求我對於她說的事情作些批評。我一定連對於她的服飾，怎樣的纒合式，種種意見，都說給她聽。



這孩子大大地迷住我了；當最後，在我勾留克蘭撒的第八天，我表示我要別離的不可改變的意思時，安妮蒂曉得怎樣多情，怎樣熱切地慰留我，我覺得自己迫得去降服她；倘使奧尼肯讓步過兩天的話，那就好了。他決定同我一塊兒到普庇南，他的急於離別，比我尤甚。

當奧尼親自走來請求我展緩幾天時，我詫異了。「你自己可願意聽安妮蒂的勸阻？」我問道。「我從你的鑽石心肝看出是不希望的。」

「噫！」他說，將手抹過他的臉，像要揮去面上發亮的微笑般。「當我的拒絕最後引得她流淚時，我不能夠反對了。我迫得去和這小狐狸精訂和約，她甘言蜜語誘我再過八天，她答應那時她便不發一句反對的話了。當我最後承認了——還有別的可能的方法嗎？——她狂歡地伸臂抱住我頸頸，接吻我。她快忘記自己了。」

「噫！」我說，「爲了這種報酬，我得留幾天，至少也須爲你留幾天。」

「上尉，你可先走，要是你願意。我的約言束縛了我。你同道到普庇南，在我依然是極其喜歡  
的。」

他的作伴引起我的歡喜實在過大了，我情願再耽擱一禮拜，不必說靜養對於我尙未復原的

康健是很有利益的。

不久之後，我又看見安妮，她又跳又舞，朝着我來，帶着揚揚的氣概。

「喻先生，我們女孩子中的一個就够馴服一隻半野的生物像奧尼般的！」她笑着說。

「我很相信：你憑藉着攻擊他的武器來攻擊我，你亦一定容易征服我。不過，你使他投降的法子，我有點嫉惡，同樣我亦嫉惡你給他的感激。」她沉默而凝思地向我笑，帶着一種難以描摹的可愛。

「至少，」我接着，「我想我自己有權利來請求一種可愛的報酬，像你不經要求便送給他的。」

她懇切地注視我，帶着一種尖利的目光，同時一種美妙的紅暈展現在她底天使似的容顏上。忽然她離開我了，跳着走，唱支通俗的曲調。我不會領受報答。現在，我首先付度着，我和她或她姊姊芳妮一塊兒在遊戲的時候，曾經像個好心的笨伯，自己深信她們看得起我，實際只是因為她們喜歡奧尼。我鎮靜我的心情。

八天匆匆過去了。我此後往往懊悔着我延長勾留在克蘭撒這個快樂的家庭中的時日只因

爲這幾顆仁愛的心一天比一天更緊密地糾纏住我自己。芳妮的美麗在我心上印下最活潑的印象。我用永永增加的熱情愛這女孩子；然而更不高興的是因爲我自信她毫無愛情的觀念。頭一天她不怕羞，也沒深情。看見她對陰鬱的奧尼更加親密，而且她對他作一些舉動，像少女們常常做過的，在她們和老輩人交際的時候，這種舉動是絕對不會發生的。然而，的確奧尼並不長過我，我亦並不比他年輕。

直到現在，我認清自己和婦女取樂，却沒有明白我自身。但是芳妮正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戀人。我務須自制，毋得自恣。在這期間別離的時候到了，我亦衷心希望它來到，縱然心頭是多麼苦楚。

阿爾布勒先生和他底夫人在他們告別時非常和睦地一如他們正在寒暄般。奧尼又冷淡又疏遠，像別處人一樣，當走開旅店繼續旅程的時候。芳妮出來了，全然是個嶄新的人，她從沒有裝扮得比此刻更迷人了，可惜這時我要永遠離開了她。她希望我們相親相愛，一路順風，慷慨地說了些她關心的意思的話，並且似乎決意要盡可能地安慰我們別離的悵鬱，說大凡人們要捨去他們住過幾天快樂的日子甚或數星期的故居，這情形是難免的。

但是小安妮却陷入更動情和更苦惱中。她攥我的手許久後，便慌忙去了。不久之後，她回來，

帶來一朵新開的荳狀玫瑰，一手把它遞給我，同時別隻手却將一朵萎謝了的玫瑰給我瞧，我登時認出是我初到那天送她的。她不發一語。她的容顏充滿着憂傷。我吻她的手告別時，她伸出臂膊兒圍住我的頭頸，吻我，深深潸泣，轉身去了。

現在我第一次留意到芳妮和他媽的眼淚。

我們登上馬車，驅馳而去。

我們第一次談起話來，不過說得很少。奧尼抑鬱地坐在馬車的一角落里，而我却在別角落。我喜歡這樣。我喜歡我在他面前不得不自制；因為我感到我快要哭得像小孩樣。芳妮涕泗滿面，依我看來，似乎在馬車邊飛舞般。

第二天，百事更覺得愉快些。我們在陶爾斯停下，歇在建築簡陋的卡加孫尼。我的旅伴本不會饒舌的，除非他尋出些事來發牢騷，否則從不開口。「人們只是用他們的愚蠢和穢行彼此互相磨難吧了，」他說。「在王宮中和茅舍中，都是一樣的，我或者使別人厭惡，但我這樣，却因為他們也使  
我厭惡。」

「可是，這可愛的小芳妮對你似乎不是一個磨難者，」我答。「不然，你對於天地間最柔弱的人如此不公道，你也够橫蠻了。」

「我不否認，」他答，「孩子之於我們的世界正如光明的天使之於受苦的靈魂們。而芳妮正是一個完善的小孩。我避開這小孩，因為我一生從不曾見過一個受過更好教養的人。我願在克蘭撒再住久些，因為這地方正合我意，她們的一種莊重的態度，也合我意，他們至少不知怎樣去文飾他們的愚行和奸計。但我不願住下去，只因為芳妮在那兒。」

「多麼矛盾啊！」我說。

「完全不是，」他答。「這個女孩子或者只是變做伶俐的學生，她會毀壞我苦苦得到的一切世間的知識，也會毀壞我自身的經歷的成果；她把我看作笨伯，加倍我的不幸。」

他這樣說了，便遽爾中止。我試誘他敘述他差不多住過三個月的阿爾布勒家庭可惜無效。他全不回答；不然亦只點點頭，聳聳肩吧了。

他曾說過在克蘭撒時，他的心向是想同我朝着普庇南旅行，在那兒好和我作別。他的職業我可不知道。過卡加孫尼第二站時，他發見在郵政局壁上掛着一幅鄉村地圖。他站在它面前好久，擦

着前額，然後在他的袖珍簿上寫些東西，向我走來，說：『這樣最好。我要到馬賽，從那兒到意大利。』  
現在他在車中重又坐在我旁邊了。我們驅車前進，直到夜深。明月燦爛地照着。經過山路時，山上的林木和羣峯從輪廓分明的羣山中湧起，直指青天，景物是莊嚴佳麗的。

『那邊山上的廢墟是什麼呢？』他問車夫。

『盧布耳堡』他回答。

『好！』奧尼說。『在那外邊是到薛琴的路麼？』

『正是哪，』車夫回答。『離現在約莫一個月了，一個像今晚那樣月光亮亮的夜間，一部滿是旅客的馬車，在路上遭了土匪的打劫。我的姊丈馬修趕走他們，反給刺死呢。』

『我們離倍羅不遠麼？』奧尼擋住問。

『二里還不到，』車夫答。

奧尼又坐回馬車的角落裏，不再說了。

我留心注視着這古堡的黯澹、弘大、高聳的廢墟。從靜寂荒涼的山野間湧起來，被奇異的月光照映着，廢墟都呈現一種真正可怖的形貌。真的，我從不曾見過同樣的廢墟而沒有經驗着一種悲

懼交集的奇特的感情的。因為我不得回想許多年前的故事，想起窮苦的時日，以及那班曾經笑哭悲喜的人們，自祖至孫，生死在同一四壁之間。試廣汎地沉思宇宙只是一瞬，看來地上萬物，連他們完好的房屋，終必至得到毀滅的結局啊。

「但據我看來，這座堡壘還不像空着很久了似的，」我對車夫說。

「就我所知，自從這堡壘和其中一切被燒掉以來，已約有八年或者十二年了，」他答。

「何等可怖呵！是遭了什麼意外纔碰着災難呢？」我再問一些。

他答道，「怎麼？一鄉的人在革命爆發時集合攏來，這婦人因為她的粗暴和威嚴惹人恨，堡中騷亂了。一切燒毀了。這堡壘本是屬於一個豪富的伯爵夫人的。她亦給燒死了。」

「撒謊！」奧尼突然叫出來，靠我身邊。

「噲，先生，」這人回答，「我是從老實人口中聽得的，他們對我敘述這篇故事，有一個青年亦是在堡中生長的，據說是伯爵夫人的兒子，只是她不認他，亦和她一同燒死了。這事是十分靠得住的人們告訴我的，他們用種種法子得知真相。」

「他們講假話！」奧尼嚷道。

「千真萬確的，要是你不一定相信我，或是你比我知道得更透徹，你又爲何盤問我呢！」車夫含怒喃喃道；於是他旋轉向着馬兒，用鞭揮打它們，又緊拉一下，驅馳它們走了。

「那麼你認得廢墟麼？」我對奧尼說。

「十分認識。」他答。「自從我自己做了兒子以來，就聽說堡壘已燒毀了。」

「什麼話！你自己是那堡壘中舊居民的子孫麼？」我驚叫了。

這篇故事，這些情節，在我心上印下深刻的印象。

「我並不是誰的兒子！」他喃喃着。

「但是你現在正說你是——」

「咳，對的！」他答：「並不矛盾。」

他似乎察知我的好奇心；這事使我十分喜悅，以後的敘述更是不待強迫地滿足我的好奇心。

等到十五歲我受教於村中的牧師，我們在差不多半點鐘前看見右邊黑暗中閃亮的，便是村裏的燈光。我猜想他是一個近親，或是真是我的父親；因爲他現在已沒有機會來增加他的責任了。



我錯了。我以後發見我完全是別人的兒子；我四歲時就被帶給他；他呢，定期地爲我收到一宗款子；甚至於約定他要給我受優良教育的。

當我向他問起我的雙親時，他往往只回答，「孩子，你問得過多了。你的雙親死去已久。我從來不曉得他們。你是被人交給我管理的。爲着你，一大宗的薪水是付給我了。所以我想你將要得一份好財產。但是關於財產有什麼價值，在什麼地方呢，你大起來會完全知曉的。」

我十分愛着我可敬的人。我的年輕的心感到需要着依寄別人。我沒有雙親，沒有近親，這於我並不是好事。我姑婆村中貧兒的好運氣，他們能够感受到慈母唇上的吻，慈母臂間的擁抱。

這位虔敬的老人使我受優良教育到他那樣程度。他教授我各種言語和科學。當我十五歲時，他帶我到蒙比利里，一年後到陶羅斯，準備完成我的求知方法。此後我不再看見他了。他死了。於是，我每季一定地從牧師會對我提及的銀行家那兒收到一宗固定的款項。爲了這事，我很久便相信我欠了我尊敬的義父的債。但我從銀行家那兒聽知吩咐把一座或別座巴黎房屋歸給我。

我快活。在那樣年紀雖不這樣呢？我的熱情方正甦醒。我有熱戀的想像。我是個詩人。橫在我面前的世界正沐浴於蔷薇色的光輝裏。我就在微妙的幻覺中。我對我的同伴毫無所知。我用我心靈

上所有不掩藏的熱誠愛他們。我有比我所要的還多的錢。我自己好舒服服生活下來，還幫助別人哩。我有一個我以全肺腑愛着的朋友，還更要什麼呢？我第一次得到愛人和被人愛的幸福。現實的一切歡悅都在我面前洞開着。真的，我現在似乎覺得自己是個瘋子了。

幾星期後，我的樂園被毀滅，我纔恢復意識。我已要十九歲了。我的愛人（如今我不愛她了，還崇拜她）家世很是善良，但是同她媽媽（少佐的寡婦）處在困難的境遇。我決意去尋找一件差事；請求我愛人的幫手，立即可得到一件，那我的幸福一定完滿了。她自然能够，既然是我和他們相識，同她媽媽無憂無慮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因為我已經把我大部份的收入贈給她了，雖然她還不知道。爲了這目的我請託過我的朋友，心腹。他在尋出門路和法子要幫助這個家庭，而我的名字仍舊瞞着。我深恐假如我出現在我愛人面前時像一個愚人般，會損傷我們間美好的關係。

在這期間無論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心腹朋友用我的錢供給她們母女倆；他便可以利用她們的貧困和我的財富取得女兒的心；當我因爲她的天真和可憐，謙卑有禮地尊敬她時，她却哄騙我；他們把我當作個笨伯，等到她的風騷的醜事太顯明時，就把我作她的丈夫。這一切，在她生日的情晨，當我剛要給她一件生日禮物的時候，無意地被我發見了。我駭怕地遁去。我失望，我被猛烈

的憤怒變住。我復原後，我從我先前不認識的人那兒聽到我錯誤的故事。兩個好人一同竭力想重行恢復我的交誼，我都拒絕了。從那天起，這個猶大便成爲我最恨的敵人。他當衆侮辱我。我們決鬥。我射穿他的臂膊。當還流血的時候，他對我發出死亡和毀滅的誓言。

這時我答應作一次旅行，使我離去陶露斯。一天，一個旅客向我走來。當時對他證實我的確是他所要找的人時（爲要使他相信，我迫得同他到銀行家那兒，照例從他那兒收到我的進款。）他就深信不疑了。

「奧尼，」他說，「我被委派來交給你這個封固的小包的。請你給我一個收條。」我取了小包，給了收條。於是他說，「奧尼，你要即刻好好地委身於盧布耳的伯爵夫人，使她承認你做她兒子的權利。這伯爵夫人是你的母親。因此，這證據是在小包裏，從最近死在蘇格蘭的你的父親手中得來的。這是不能反駁的。向來給你的報酬從這時起將停止了；這是你母親的遺產預備將來給你的。」這便是他所說的了。

「我的母親在那兒？我要到那裏去找母親？」我驚喜而駭異地喊出來。只有皇天曉得我感到什麼。這旅客告訴我，她一定在巴黎住下十八年了；現在，因爲家務，第一次到她許久不在那里的朝

糾陀地方去，到她家所在，盧布耳堡去，她在這裏只作數月的勾留。

我將關於我的父母親戚的問題打擾他，只是無效。他一無所知，連親身會面都沒有過。他只能夠履行從我亡父家中帶來的委託。這帶信人自己不是法國人，而是英國人。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離我而去。

我用抖戰的手打開小包，包裏既沒有給我關於我雙親的境遇的報告，又不知道他們要這麼久不給我知道自己是他們的兒子的原由，我發見裏面有父親手書的說明；伯爵夫人手寫的關於我的信札；洗禮的證書；我的保姆的證狀；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農家的證狀，這農夫曾供給我膳食直到我四歲；從我尊敬的義父，牧師處來的證書；而其他文件又無容爭辯地證實我的出生的真正的事實。

哦！我離開可詛咒的陶露斯於我是何等歡欣呵！我失了一朋友和我的愛人。如今却尋得慈母了。我有時記起兒時，當我和牧師同住的時光，曾聽得在盧布耳堡的伯爵夫人的事。那時只知道她過去是又美麗又不幸。現在我分明看出我自己多少是她不幸的原因了。

我到了。我渾身抖戰地到堡壘來。我把我的姓名傳達給伯爵夫人。在我全旅程中，我已經演習

好我倒在母親胸前認做她新尋得的兒子以前所要的部分。我深恐驚愕和狂喜要破裂我母親的心。

我被引進她的房間，伯爵夫人進來了，一個以敬畏感動我的莊嚴的外表，仍然留存着如許青春的美麗，我真難相信她是我蒙養活之恩的人。她年紀還不到三十九歲，看去還像不到三十的人。我走上前向着她。我的心滿是焦迫。我顧視她；但快樂的眼淚已潤濕我兩眼了。我想說話，但由於過度的動情，我的聲音軟下來了。我支吾地道出姓名。我告訴她我是那兒來的。我問她可有哀痛着失去的兒子。我兩膝跪倒她旁邊，吃吃地叫母親的名。

「青年人，」她平心靜氣地回答，「你錯了。我實在是你所尋訪的伯爵夫人；但是我從不曾結婚，現在還沒有；我仍然少一個兒子，結局從不曾失去一個。無疑地有人想利用你的輕信，特地開一個不倫不類的玩笑，想利用你來做侮辱我的工具。起來。」

我站起來，但已給她的話弄得非常吃驚，我要重新平心靜氣却頗困難。我看出她亦心慌意亂，疑神深思，但在擁抱一個失蹤已久的兒子這點看來，她的態度並沒有做母親的憂慮，只有失望與驕傲導致命傷的不安。她待我如同受玩弄或是真正半癡的人。但我却談話我自己的行為，我的浮

躁，我的進退維谷，伯爵夫人亦會灑說過諸如此類的話，調於是我平心靜氣地對她解釋我的境遇，我在紙張中拿出幾封她自己的信給她瞧；各種證書；她手書的告白，說她當我成年時應許供給我的，而在她生時，要擔保給我一份她的好財產，因此我不致有一天會被她家族剝奪了去。我又給她看一張於我有利的契據，正式由她簽名的，內載給我每年一萬五千里耳的進款，這筆進項，為着父親的需求，她寄給他快要十年了。可是契據裏我並不是被看作她的兒子；這一點在她的信和其他附帶的證狀裏弄清楚了。我於是請求給我她知道她所願的是什麼。

她難以形容地為難起來。「青年人，」她最後說，「我從不曾結過婚。你要明白我不能認你做兒子，我不能在老年時當着衆人的咒罵和侮辱露現面目。你持有許多單據，你該明白，是必須首先使我自己完完全全冰釋關於這些文件的性質，同樣我也要知道你是不是我所要的人。將你的單據暫時留給我詳細審查，在這期間你可在堡中住宿。」

她這樣說了。現在我首先明白看出她不能拒絕我的要求，但是她定把我視為她生活上的污點不承認我；將這些文件，我唯一的合法的禮物，取去，入於她的掌握，對她是重要的。

我把單據放進我的袋裏；對她表示我的驚異，她自己的胸中竟沒有情感要替我辯白；告訴她

我不願捨去單據，除非在法庭之前；我給她八天去反省；我在薛琴等候她的召喚，其次要申說我的要求，倘若她不許可母親的自然感情，克服顧念，她先前生活的恥辱的話。

她噤口木立，我心亂如麻地離開她。我聽見她在我後面叫出各類的名字，發了命令：「快捉那個人！別讓他走出堡！拿捕他！追趕他！」婢女驚恐地注視我，叫司閘的關門，我帶出我的馬，同時推倒這個老人。我上馬疾馳而去。我回顧，在堡門附近我看見僕人們和圍人們；上面窗旁，是伯爵夫人，我的惡毒的母親。

我在薛琴的簡陋的旅店裏等待着指定的八天。第三晚上，我在睡眠中被混雜的聲吵醒來。一線光亮照在天花板上。這是從一盞漆黑的燈籠中來的。我像瘋子般從床上躍起，攙住桌子，團團地搖擺它，敲着每一邊。燈籠和籠柄一同墮落地上。別一人發出一聲窒息的叫喊。我憤怒地格鬥好久，直到我變得沒有氣息，想着我現在該獨自死去了。我拾起燈籠，點上蠟燭，地上臥着個陌生人。我誤會他做死人。我決意傳出這警耗，匆匆穿起衣服。這樣做時，我注意到這陌生人已開始動彈了。他只是被一下沉重的打擊暈過去。我倒在他上面，搜索他。他的身邊裝有一枝手鎗和一把長刀。我用我身上的繩索網縛他的四肢，這樣他便不致逃開我。這時他自己完全蘇醒過來。當他明白他的地位

時他哀求了。我把長刀指着他的胸膛，逼他供認他入我房裏來要拿什麼。不是我的錢，不要我的命，只是聽了伯爵夫人的吩咐，要來尋找我的單據。他們都望能够乘我熟睡不覺時擒住我，威嚇我。

地上躺着個假面具。

要寬恕伯爵夫人，我並不發出警報。這個人我仍留住他當做囚徒和質人。我致函伯爵夫人，交一帶信人去，要她一定在二十四小時內親身到薛琴這裏來，而且救贖這個人，好同我講和。她派來一個全權代表。和議成立了。經過律師和證人的證明，我以正當的方式每年收得契據上規定的一萬五千里耳的進款。但是，在他方面，我逼得捨去所有的單據交給伯爵夫人親手彌封。

我們就這樣辭別。我如今立足於世上比前更孤獨了。我青年時唯一的友人欺哄我，我的愛人曾對我作偽。我的母親曾蔑視我，不認我。

這一切都是革命的頭一年逢遭着的。自此以後，我曾漫遊世界許多地方，隨處都發見惡人在巴黎我非常困難地逃避死亡。猶大在那裏，先前的朋友在陶羅斯，現在都成爲自由的熱心使徒，專制的威嚇者了。我服役於共和國的軍隊。幾次隨着遠征，在萊茵河上攻打孔特。有一次，同流亡的大民交戰，我看見猶大在他們裏邊。他認得我。「我不是——終於得到了你麼？」他盛怒大呼，投身



於我，我也衝過去。當我們扭打做一團的時候，一個兵前來救我，射他死了。

現在你已知道了我的歷史。

談話中間我們已到了一個小市鎮的郵政局。我們決意在這裏歇下玩幾點鐘，早晨再前進。這個不幸的人因為他的潦倒，變得對我更加親熱。

翌日我們剛坐下早餐時，他突然開始說，「一切都收拾停當了。我將到馬賽，從那里到意大利。我快要離開你了。」

我不得不斷絕同他作伴，覺得不快，但亦沒有懇求他伴我再走一程。「奧尼，」我說，「你用了由友誼的密談而來的深厚的同情激動我了。我願意我處在一種地位，能夠按照我尊重你的程度，儘量給你一些幫助。但是，噫呀！我一點都沒奉贈，只有一句忠言吧了。」

「那是什麼？」他抑鬱地問。

「你是不幸，十分不幸，既然有一切的良好品質而你却成爲人類中最不公平者。只因為當你少年時，被你認爲友好的人們所欺侮。一個人起初過於盲目地深信不疑，到後來每每不肯輕信，這

是平常的事。但我們一定不應該因為有少數可鄙的小人而藐視全世界。怎麼多的高貴的心要歡歡喜喜和你結成交誼呵，假如你不冷冰冰地拒絕！別要到馬賽，別要到意大利；你不能够獨個兒快活。到克蘭撒去。你要在那兒同阿爾布勒家和好如初。他們在那裏會了解你。他們會忍受你的弱點，尊敬你的品德。而你亦會了解這家庭。告訴我，這人家裏那一個有比你還要壞的脾氣的，倘使克蘭撒的尊貴的人們都是像你一般的好的，爲何你相信他們是值得看重的，但又不肯確實相信呢？」

我說這些全出純潔的友誼。他亦不發火。他只對自己喃喃一兩句話，便走去備辦馬匹了。他伴我到馬車去。我們彼此擁抱着有如老友。他現出受感動的樣子。我重又把他壓在我心頭，輕輕說：「你的救生丹是在克蘭撒。」於是我離開他。

到了普庇南，我從將軍口中聽得我們的聯隊已於六天前離去行向卡塔龍尼亞。同時說，我已升級了，却給與我一個可喜的驚異。皇帝陛下擢我做少校。我趕快跟在聯隊後面，立即開始我在軍中的職守。

兩年之間，我們同西班牙人打戰，打了許多勝仗。我在這里不欲敘述我們的戰況。這些戰事是人人曉得的，在多如牛毛的事蹟中，他們各人的功勳反被忘記。只這件事是我要說的，因爲我是根

據經驗講的，人們對於西班牙人所頌揚的英武，全是過譽；特別是對於反抗我們的卡塔龍尼亞人，有勇氣並不是人的大可嘉獎處，亦不值得視為一件奇事。卡塔龍尼亞人，或者就說全都西班牙人，並不比其他民族賦有任何較多的勇氣和較大的堅持力。但是他們大多數，特別在村中，是在貧窮和不足，在惡行和懶惰，在愚昧和偏執中養大的。這種人是少所顧慮的當他們的簡陋的茅舍被燒掉的時候。因為他們能够趕快把它重新建造。要是他們有一對葱頭和一片麵包，他們就歡天喜地過日子。結果他們不怕仇敵，不期望和平，因為他們簡直沒有東西失去。

在文明國家各種情形又頗不同。

西班牙的普通階級在戰爭中能忍受外國人的虐待、掠奪、挨踢而偷生苟活。因此，他便能留給自己不止一短期的和平。富裕的國家，在戰爭期間，雖是勝利者亦損失了一些財富。因此理由，西班牙人往往在戰爭時比其他民族，更會容忍。這並不是他的英武，他的大勇，他的愛國主義的結果。他幾乎不曉得這些的意義是什麼。他生而為長官為牧師的奴隸，他們用金錢的手段或是藉受苦、贖罪、赦罪的地方的感化，他們得稱心隨意地引導他。他的基督教是懸在一個玫瑰花圈的結子上的。在西班牙人間有高超、尊貴、慷慨的精神，但是他們的數目異常的少。我憐憫這班真心人迫得住

在這類的本國人中間。

我們服役得很刻苦；幾乎每日操練和小戰。這鄉村的水土和氣候都和我們作對。我度過的最幸福的俄頃是當我孤獨着，能够夢想的時候。想念克蘭撒和芳妮。她的情影是這般深深銘記在我的記憶裏，不知多少時光我化在用剪子將紙剪成她的肖像，而往往是一個很好的。

尤其是，在枯燥寡味的軍營中，我在西班牙仍然度着一種十分幽獨的生活。我的同伴叫我做厭世者的確，我幾乎變得像我願意愛護的奧尼的真正的性格了。但是我是由一和他十分不同的路徑達到這樣心情的。我已變得對社會漠不相關了（是的，甚至盡我所能避開社會）；不是因為我曾受騙，却因為我不能期望還有機會和有如阿爾布勒家人那樣可愛的人們重逢。一個揮霍慣最貴重的東西的人，是不再能够尋得平常的東西的。我的父親的死（他遺給我一份充裕的財產）和自己的無法退伍，同樣引導着來加重我目下的愁情。

在這樣不滿意的情境中我勾留了二年。這兩年的事情和戰功無論如何是豐富的，只是與其值得提起它，毋寧忘記乾淨吧。塔拉哥那艦下的一顆子彈便終結了我的軍旅生活。不久之前，我接得「榮譽勳章」的命令；以後，我陞上中校的官銜。塔拉哥那的堡壘遭襲擊了；我正在我的一排隊

兵的前頭，那時一顆毛瑟彈丸射傷我的足部，我便倒在地上。那班圍觀者深表同情於我，帶我脫離戰爭的漩渦。我的兵士對我表示敬意，我流去多量的血，昏厥不省人事地臥了許久。我被帶到西龍那。起初還有我的傷足那一部分要否割去的問題。但是對於我都是一樣的。倘若他們告訴我必得死去，我亦不會表示不滿的。再沒有一件事，能像想像着迫得我撐起拐杖，一輩子跛着腳一拐一拐那樣激動我了。

事情變化了。一個青年外科醫生帶給我一個幻想，而且大膽地反對要割去我的腿的長官。這青年比他的長輩更有見識，那並非世上奇特的事。大人們爭執許久。外科醫生長提議我一定要割斷腳腿，或則喪失性命，腐肉是不可避免的。這青年外科醫生堅持着兩者都好醫治；只是那隻傷腿仍舊僵木，使得我不適於服役軍旅。最後他們讓我選擇。我決意，縱然當着自己的生命受威嚇的危險關頭，仍把自己託給這青年外科醫生。這樣決定，我做的很對。我底腿和生命都保全了。

在這期間，我領了一份撫卹金同時得到一個光榮的退休。我從龍那退到洛場，從洛場到非究拉斯和普庇南。藉着拐杖的幫助，我可以一次再次走着不感覺痛苦，不致迫得變跛。我的腳只是比較軟弱吧了。但是某種程度的僵木，和腿的軟弱，都漸漸減退了。

有人勸我繼續行使礦泉浴。我決意回家承受父親的遺產。但是，我的家產既已受了一個親戚的管家妥安保管，我想及克蘭撒的浴場，心頭不是不會卜卜地跳的。我想及它只爲太常想之故。可是，有許多焦慮的回想阻擋我到那邊去。無疑地芳妮已結婚了。更無疑地阿爾希勒家庭在這通眼烟雲般的四、五年間變化甚多。而且，要是芳妮仍然自由無主的，我從她那里希冀些什麼呢？我曾經愛過她，但她從不會愛我。我要再打賭看看我的心地可會寧靜得很久，或者芳妮已經死了。想念及此我的心抖顫起來。最好我還是情懂無知吧。我現在正是快樂，又無憂無慮，有了一隻僵腳，使得安然。沒有劇烈的感情激亂我。初戀的暴風雨已過去了。我已能獨立不倚，而世界又廣大無垠地橫在我面前。

我和自己奮鬥許久；最後，違反了我的判斷的警告，決意到隨我的心引着我的地方——到克蘭撒。

坐在一部舒服的馬車裏，這部車是我得了一個機會在普庇南買來的，隨伴着我的忠誠的托馬斯，我向着克蘭撒旅行。當這幾天快盡時，最後我聽見一處小地方，這地方是時時記在我的心中的，橫在面前的遠處，一種非常焦急的戰慄激亂我心。我願意我便遠去；却不欲使我發出命令叫車

夫再回轉去，似乎預感到我到那兒去是不合適的，有些不幸的事在等待我。我想法壓制我的小心翼翼的疑慮，可是無效。我馳過村落，心卜卜地停在這間過於熟悉的旅店前。

正是一個可愛的春天的星期日。阿爾布勒全家通通到教堂去，除了——她走來會我當我進去時候。那時誰的心不忐忑不寧呢？這就是芳妮，否這不是芳妮，這是芳妮的空靈的肖影。我曾經時常就我的想像描出這個整整二八芳齡的少女；但不上四年時光經過何等的變化呵？完全是個羸弱的、溫存的、莊嚴的少婦了。我不能夠描敘這昭然的事實對於我的印象。我默默地點頭，無語佇立在她面前。她以友誼的態度問候我，帶着她自己特有的天真的、迷人的笑容。

「好呀！你長得何等標緻！」我最後說。「你可還記得我麼？」

她很快就認識我正如我之於她一般。她的羞顏，她眼中喜悅的閃光正表露着她的內心。「你把我看作那班記憶力不強的人們嗎？」她說。「只是昨晚我們還談起你呢。我們想你已死去或失蹤了，至少你對我們是這樣。什麼奇蹟引你回轉來看我們呢？」

「你怎會這樣問？」我說，牽她的手就我身邊。「這是什麼奇蹟呢，只是世上美人的最大的奇蹟麼？是你自己。我甚至於曾在西班牙跌死了，你却能招我魂魄回到陽世。」

「要是我有這種權力，」她說，幸災樂禍地嗤笑着，「在你淘淨一切阿諛諂媚的愛情和變得同真理本身一樣真實之前，我決不叫你離開贖罪所到這兒來。」

「啊！」我喊出來，當我們踏進房門時，房中各物仍然同先時一樣的記得分明的擺列陳設。「讓西班牙盡了贖罪所的義務吧，讓我永遠地再在這兒尋得我的天堂吧；因為我自離開你後從沒有寧靜過。」

「那麼，你是一個下降凡世的天使，爲了某種野心的緣故離開天堂的，」她答。「這樣，你也會參與叛亂，把天堂的枯索乏味換得西班牙的生動活躍的國土。」

「除却樂園中窈窕的皇后自己外，我不能做主；假使她肯青眼相加，我願感恩戴德做她的臣民。」

她舉指恫嚇我，說，「你自己的確還留着許多墮落天使的氣分，而且歸來以後比你離去時更壞呢。」

「然則用你的仁愛改變我吧。我的歸來一定使你相信我期望變好。要是你不推我出樂園，我決計永不再離開它的。你可要推我出去。」



她面紅耳赤不作一答。

「你要推我出去麼？」我問，詰究似地凝視她。

她恢復了她生動的神情，答道：「隨你好好做去罷。我們將會明白。但是我生怕你不曾學到可愛的西班牙姑娘的美德。」

當我們談論這些時，房門開了。阿爾布勒和他的夫人同幾個女孩（都是小寶寶）走進房來。阿爾布勒和他的夫人擁抱着我，我亦同樣親熱和愛而動情地對他們表示了。我不得不對他們敘述從何處來的，遭逢到什麼。他們繞我而立，面上閃着快活的光輝。我知道這些和愛的人們如何歡迎我這些柔順的女孩子挨近前了，可是要在他們間尋出可愛的安妮蒂却是枉然。我絕不敢問及她。我恐怕得到的回答，是我現刻的心情所不願意聽到的。我惟恐她的溫存可愛的心靈，不適宜於現世，太純潔了，要振翮飛往一個極樂仙境，然而我還圍視四面八方來搜尋她。

「中校，你正找——？」阿爾布勒說。

「缺乏一個，」我說，又中止了。

「你說的對，」阿爾布勒夫人說。「快去，朱麗蒂，告訴芳妮她準要立即就來，我們昨天還談起

的朋友是同我們在一塊了。」朱麗蒂急忙去了。「好呀！芳妮要何等歡喜！」阿爾布勒夫人又說。

我帶着難以相信的心亂傾聽這些話。我剛纔一定將安妮蒂誤認做芳妮了。然而我必得要計算着四年時光溜過後安妮蒂不再仍是十四歲的女孩。而如今準是十八歲的少女了。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看出我的驚異的。但是他們都察知我的顛倒錯亂。我注目斜睨着我誤為芳妮的她。果真是安妮蒂本人；可是此刻他變得這般端莊，這般蒼白，我害怕起來了。

「你不很健康麼？」我說，行向她。她把她的手摸過她的臉，勉強一笑。她母親焦急地看她，叫她出去散步。「你的突然出現，」阿爾布勒說，「弄驚了小女了。芳妮一定亦要得同樣結果。我們定要先預備她會這樣。驚嚇會傷害她。我希望幾月間孫兒出生了會更加歡悅。」

「怎麼！芳妮結婚了？」我嚷道。

「可沒個人曾告訴你她這兩三年來和奧尼結婚麼？」

「和這厭世者？」

「正是這樣，」阿爾布勒答，「但是她却把這怪人操縱得完全改變。他已是個面目全改的人了。他住在克蘭撒，購得一所我們這里最華麗的別墅。決計終生卜居在他的住屋裏了。因為我不准

隨便那個我的女兒離開克蘭撒；女兒們通通曉得的。」

「阿爾布勒先生，」我輕聲細語對他說，拉他挨近窗邊。「同你說句話！在克蘭撒可能找得第二座華美的屋宅出售麼？」

他聽到這個問題，大笑了，瞧着我好一會兒，於是回答，「只在這最近幾天內我們曾談及新園宅，那是在你未到柵欄前馬車行過的大路上。人家報告說是要出賣的。但問安妮蒂吧，她知道它比我更多。」

當我知道這些小姑娘重溫——不如說是做成，因為她們當我不在時通通成長和改變了——我的相識時，我的厭世的老友奧尼走來了；一個標緻的少婦，倚在他臂上，這婦人手裏抱着一個一歲半年紀的美孩兒。這便是——現在我的確認得她了——芳妮。我們彼此親熱熱熱地問候着，有如密友。

「我是你的大債戶，」奧尼對我說。「我希望你至少要給我表示對你的感激和歡迎你像客人樣到我屋裏的快樂。我已照樣做到你臨別時給我的忠告，而且大大成功了。你可記得你請求我千萬不要到意大利去而要回到克蘭撒；我在這里會找到藥方醫好我的話麼？我走意大利去，在

那兒却尋不出來。在佛羅連斯你的話使我記起了。我來到克蘭撒，發見藥方，服下了，總之，服下去不是怎麼樣十分壞的事。」說了這些話他吻着他愛妻的紅潤的頰。

「完全不要聽信他！」芳妮嚷着。「他仍舊時不時做着滾臉，唉聲嘆氣地說藥味太苦了。」

「因為過去是藥，現是還是藥。」他答，笑了。

他們正是一對幸福的青年伴侶。奧尼邀我和他同膳，阿爾布勒家人常常每逢星期日便到他屋裏去。他告訴我他已同他母親和好，帶她到他屋裏。革命年間她失掉她大部份的財產。此事迫得他，在他和芳妮婚後，其實是芳妮的請求，立即背契讓一所房屋給她住。我轉而和她認識了。她是個聰明的婦人，一個人同她交際能够尋出她的老於世故的語調，而且亦有某一種地位的驕傲；但是備嘗了許多艱苦的她，對於注定要她身受的患難却有一種大度的精神，一種默從的忍耐——一種生活的宗教觀使她對於萬事倍覺興味。

一陣友誼的關於我的爭執起於桌旁的世上最可愛慕的人們間。奧尼和芳妮堅持着我既要這麼久地留在克蘭撒，便該和他們住一塊兒。阿爾布勒和他的夫人以非常流利的口吻提議他們

的舊要求的效力。連朱麗蒂、開脫和西里斯丁、阿爾布勒家最幼的兒子，我一下子和她相識的，也帶着孩子氣的活潑，參與這番舌戰。只有那個我最喜歡聽她的話，她的話馬上能夠決定我的人，安妮蒂，却沉默着。我帶着驚問的眼光望她，好像我願意接受她的命令。可是她表現出如此漠不關心，以致我痛苦起來。她不過像個旁聽者，以這場爭辯自娛，而對它却絲毫不感興趣。而當青年的奧尼請求她幫她那邊時，安妮蒂哈哈大笑答道：「你心地謙卑的小芳妮呀，爲何你懷疑你的勝利呢？你那時要你妹妹的幫忙給你凱旋呢？」她只打趣地，快活的說這些話，似乎對於我，要是我不大大地自欺，有一點辛酸——不，不怎麼辛酸，一絲痛苦的表情在她嬌美的口脣邊翔舞着，這個我一定好解釋作我自己的運氣。

我預見到這困難的決定的結局定要推在我身上來。因此我請求允許我時常從阿爾布勒家流蕩到奧尼家又回來，盡我的跛腳所能夠的。幾百步對於我覺得離開可愛的人們還不遠，在卡塔龍尼亞時甚至於精神上我和她們常常近在咫尺哩。

這最後的判斷被問起了。現在我是頭一遭接受潮水般的譴責，因爲四年之間我不曾寄過簡單的一言從庇利尼斯越過到克蘭撒。人人都賜給我責斥，獨獨安妮蒂例外。她毋寧是贊成我一邊

的，只是十分怨毒地。

「正是因爲中尉精神上和我們在一起，」她說，「所以他不寫信；一個人永不能寫信給和他沒有分離的人們的。」

這時，這場辯護顯然沒有明白。我嘗在西班牙剪下的剪影（側面形）如今在我心中出現了，於是我說出這便是我喜愛的玩意，使這家人接連和我同在的。對於此點我撒了一點謊；並且準備責罰安妮蒂的惡意，說在所有的剪影中她底是最完美的。我立刻要從事剪下她的側影却不瞞她。他們依我的話，剪子與紙張備齊了。我對着芳妮想出安妮蒂的情影。我走到窗旁，幾分鐘間工作便完成了，我獲得十分成功的實驗。我把安妮蒂的情影交給標緻的小姑娘自己。

她注視一會，搖擺她的小頭，說：「那是芳妮。」

這幅剪影一個一個傳過去，人人都說，「那是芳妮。」我轉覺爲難起來，芳妮對我行個禮，說，「那是我。」奧尼伸出一個恐嚇的指頭，說，「我恭喜我自己不曾來得太遲。」阿爾布勒夫人本想試使事情好些的，却弄得稍些「的確，」她說，「我看出一幅安妮蒂的強健的肖像；奧尼離開我們時她還不過十四歲的孩子呢，這張剪影更酷肖現在歲數的她了。她那時還不會梳像這樣的頭髮，

不如說是芳妮的粧扮。但這些却是小事。」

「重要的地方，」大家嚷道。「他只想着芳妮的證據。」

「否，」我答道，「不是這樣。不過證明兩人的影像，和他們各別的美點，在我記憶中融混了；假如我打開衣箱，我仍能够給你看這朵緊密珍藏着的玫瑰花，那朵花是安妮蒂小姐臨別贈我的，是我離開克蘭撒時帶去的惟一的紀念物。」

安妮蒂的臉頰因自覺而漲紅了，她投給我一個猶疑的瞥視。阿爾布勒夫人說，「我們仍把你

的玫瑰花裝在櫃子和玻璃裏，周圍繞着悅目的彩繡哩。」

每個人這時都得熱切地要給予我不可遏止友誼與懷念底證明，這使我極為歡喜。我逃出了

一個痛苦的難關。

其實，因為我先前曾讚美安妮蒂是孩子美的理想；但是我曾愛過芳妮，我時常懷念着，而且還在克蘭撒尋訪着芳妮。我剛到的時候我在安妮蒂身上只看出芳妮；但我看見她比我以前曾見過的她有着更加豐富的誘惑力。從那時起我便緊張地愛着她。當我知道了我的錯誤，我發生了特殊的感覺；我自信安妮蒂曾經使我深深地愛過她。我是沉在苦痛的半癡的希望和興奮的情況中；我

又看見真芳妮了。但當她出現在她丈夫身邊時，立刻一切在我心中都變化起來。情迷破壞了。芳妮仍是我的好友，我不能把她當作偶像。假使她現在還不曾結過婚，我必定單愛安妮蒂，不愛芳妮。便連我初次投宿的時候，我在她身上感到一種希奇的不可解的趣味。那是我既不能說出又無法形容的。我愛芳妮是一個美貌的姑娘，愛安妮蒂像不是爲了塵世而創造出來的天使，一個有最高權力的神，具有凡俗的感情的人是難以接近她的。

芳妮和她丈夫是十分地幸福。他同她住在樂園裏。他們所住的別墅位置得甚是適宜，四周繞着一個廣大的、佳麗的園圃，空曠、愉快，建築得饒有風趣。奧尼亦施以許多改良。我幾乎每天到那邊去，當浴後出來時，我便在園中的蔭蔭小徑間徐步緩行。我妬羨奧尼的好豔福，當我聽見他和他的少婦臂兒相偎，徜徉於矮樹灌木之間，或則窺伺他傍着她坐在他們屋前的蘇苔青青的隄岸上，唱唱對語的時候。於是我描出我自己的幸福。假若我只要能這樣地伴着美好的安妮蒂漫步；逐日逐日，隨着消逝的希望；因爲安妮蒂不愛我了。我在克蘭撒勾留四星期，但是尋不出她對我的交際有何變化。我再住下四星期，可是在任何惟一的機會中我捉不着我好獨自會見她的時機。三星期飛遁去了，我便淹留下來，有如被什麼不可見的符咒網住般，然而甚至於和她離隔得比第一天還



要遠了。

四年前和芳妮交際的情況，現在和安妮蒂又這樣了。正如芳妮一樣，安妮蒂也曉得怎樣對於每一種莊嚴的表情一笑了之，怎樣阻止每種嘗試的進一步，而不像故意地做出來的。那些時常因芳妮的浮躁而作成的事情，不留意或不明白她不加選擇而聽得的東西，安妮蒂更容易獲得了，這全係由於她底真正孩子氣的天真底特性，和某種莊嚴，莊嚴中奇妙地混和着她身上的和她的態度上的可愛，感動着那班接近她的人們引起不可抗拒的尊敬的感情。她行使於我的權力是如此的大，因之任何時候我在她面前總是一點事情也做不出來，除非她要我做什麼：在我所愛的和平，純潔與光輝的天使面前，我為我的熱情而羞赧，正如為了不神聖的感情，為了顛狂一般。

這樣，我的心便更加破碎，更加煩惱。當清秋來臨時我捨棄了希望，想着由逃亡來避掉更深刻的受苦。我心中的寧靜已遭損壞了。

我報告我的親族招我去承受父親家產的迫切的邀請；我準備一切要離開了。

人人都惋惜失去我，安妮蒂亦和別人一樣。他們願望我答應着幾個月後重來克爾撒，至遲亦

在來春，可是這一點安妮蒂却不附和別人。我懷疑着或許她愛我，不然便是想拋棄我吧。

一天清早，我和她及芳妮在奧尼園中同行着。我在一株玫瑰叢前止步了，我打趣地對她說：「當我初離開克蘭撒的時候，你送我一朵玫瑰花給我帶去。這回我將不能夠收得一朵了。羣花之

后已謝了。她還剩下像每朵快樂的花朵萎了，尖刺猶在。」  
芳妮面而紅耳赤，心煩意亂地儘往下瞧；但她自己很快就回復原狀了，帶着她本人特有的勝利的微笑，回答道：「這次輪到姊姊了。」芳妮剛要應答，這時恰巧一個女孩子來了，阻止她，叫她去。安妮蒂似乎想要跟着她的姊姊，但後者却急急去了，說道：「一會兒我要再和你在一塊。在這期間，這個難點便得到滿意的解決了。」

「那麼，我此刻得不到你送的什麼紀念品便離開麼？」

「你需要一件麼？」她回答。

「不要我記起你。唉呀！什麼東西都要使我記起我已遠離安妮蒂了，然而你親手交來的東西會使你離開我。它裏面或者要藏着給我的慰安呢。」

她帶着狡猾的一瞥對我微笑，說：「不過在西班牙時給你的玫瑰的安妮蒂反不如一無餽贈

的芳妮和你來得親近。因此，我願意同芳妮交換。你瞧，我是自私自利的。」

「同時也不公不正，又十分殘忍。你曉得它，你感到它，還能够這樣做，因此我現在不希望重來到克蘭撒，因為它使我不快活，或者永遠不幸，所以我永遠不再到克蘭撒來了。」

「你嚇驚我，親愛的中校。你為何要責備我呢？」

「因為你要趕我離開對於我是世上最可愛的所在的地方。」

「天吓，你夢想什麼？我要趕你去！上天不許！全家人悲傷着，我也一樣地悲痛，假如你被迫離去。」

「要不要我住下，全看你自己，並不爲了芳妮，亦不爲了你全家，只爲你獨個兒，我願意在這兒。你的一個畫示便決定我。你該明白我只爲你而生活着，只是愛你。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像你這般可愛的，要我住下去麼？」

安妮垂下眼睛，沿着剪下的山毛榉的空隙間，靜悄悄走着。

「要我住下去麼？」我更懇切地問；我握着她的手。

她很端莊地望着我，說：「中校，別要自欺和欺我，那樣有什麼用處呢？請對你自己坦白承認這

事吧。你在西班牙時忘記安妮蒂了，只想念芳妮。」

「不，我想念安妮蒂，不忘記芳妮，安妮蒂的玫瑰永遠是我最聖潔的珍寶，要同我一塊兒到墳墓去的。」

「但是，中校，你從西班牙回來時把我誤認做芳妮，你不要欺騙你自己。」

「是啊，親愛的安妮蒂，我把你當做芳妮；我却以為你比芳妮更標緻，比芳妮更迷人，更多情。我記起四年前偏愛你姊姊的時候，斷定給你玫瑰花，就覺得快活。咳！安妮蒂，我在西班牙時崇拜你，不把你當作世間的凡人；却是當作不屬於現世的天使。現在相信我，至少憐憫着我的運命，現已和你分開了——我是永遠地，永遠不能夠得你重視的。」

「雖說這話的？」她問道，轉着她珠淚盈盈的兩眼瞧我，

對於從她深心中躍出的問話，對於汪汪的眼淚，我是充滿了狂喜。「哦！安妮蒂，要我住下去麼？」

「當我太沒勇氣對你表白我的真心的時候，你還要再盤問麼？」她詰問道，把她的頭顱在我胸裏。」

當別一對臂兒衝來圍着我們時，我們仍舊關鎖在一個緊緊的擁抱裏。芳妮溜來了；她伸出她的臂膊圍抱我們，先吻她妹妹，於是我。「我希望，安妮蒂。」她說，「假如我最後給你這個溫順的鄰下少年一個姊姊的接吻時，你不會惱怒了。」

因此，由於大家的同意，我的離別就化爲烏有了。而在芳妮的喜樂的親切的戲弄中，我們從我們的深情裏重又和好起來。我們回到奧尼處。他說，「現在在我的生活的快樂已完成了！」這句驚嘆辭就自自然然能够使芳妮給他一篇嚴厲的演說了。他們正在爭嚷時，我走出去一會，飛奔到屋主那裏，這所房屋是阿爾布勒先生曾對我提起是出售的。我曾經有幾次巡視過它，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我很久以前就和房東商量條件，他討一個公道的價錢，假如我已得到安妮蒂的決定的話他正在那兒，買價就議洽了，條件就立刻寫入文據裏。於是我回轉來。

安妮蒂伸開她的手就我；並且，驚異着我的驟然的却又隔得久不見，問道，「你在那裏呢？」

「我很快地，」我耳語着，「購得一所美麗的房子和一坐滿是鮮豔的玫瑰花的花園。從今天

起，它是你的了。」

她快活得面紅起來，叫道，「只要想想，他給我們買來定南的房屋了！」

這時，我們興高采烈地行着，同奧尼回到旅店裏。我對阿爾布勒先生和他的夫人談起買屋的事。阿爾布勒先生熱灼地聽着安妮帶好一會。她飛投入父親的其次是母親的懷抱裏，形容不出的歡喜。

從這天起，我開始了我的瓦上天堂的生活的日子。安妮是我的愛妻，克蘭撒的旅店造成了奧尼與我的幸福。它還要繼續地謀其他四個人的快樂。



## 洪水

Salomon Gessner 作

巍峨的大理石塔已隱在洪水之下，黑色的巨浪正奔騰在孤立的山巔，一個個的島嶼通通在洶湧的大海之下淹沒了。在這些孤立的山巔間，有一山峯異常陡峻，不易攀登，一羣驚慌的人們，正試要爬上去，並且發出絕望的呼號，當澎湃的波濤從平滑的一邊衝擊他們的時候。有的人匍匐到較不險峻的海岸；可是他們上面的山，因受高漲的海波的沖毀，就同它所載的全體哀慟痛哭的人們一起滑進深淵裏了。那邊，匯合的湍流滾滾注入大洋，一個兒子跳着想把他的老父救上岸，在遠遠的小島那邊和他游泳一會的，如今沉溺了；這裏，一個母親再也不能背着她的兒子了，便犧牲她自己，同她們一起到水國裏去。

現在，只有最高的峯巔稍微突出水面。西明，一個高貴的青年，絕代佳人要對他發永久真誠的誓言的，這時正掣着他的愛人辛米拉登上絕頂。所有的人們都給潮水捲去了，只有他們迎着咆哮的暴風鶴立着。波濤打擊他們，雷在他們頭上怒吼，與波作浪的海洋在他們足下狂嘯。除了電光閃亮慘澹的景象的時候，週遭的黑暗是陰鬱的。每片雲霧着烏黑的臉龐，預示着滅亡的隱兆，一波一



浪都滾着屍骸前進，似乎想吞嚥更多的劫掠物。辛米拉把她夢人壓在她顫抖的心頭；淚珠融和着雨滴，流下她蒼白的兩頰；她吃吃說道：「我心愛的西明，沒有活命的希望了；我們四面八方陰淒淒的死環繞着。唉，淒涼吓！唉，災難吓！你該看見死爬近前，又近前，在等候我們了。那些浪濤是要溺死我們的呀？把我緊抱在你的冷戰的兩臂間，親愛的！一下子你我都沒活命了，捲入永遠死滅的漩渦裏了。哦，上帝呀，波浪怎地只管推進啊！它在電光中閃耀——它淹上我們了。」她說了，便無力地倒在西明身上。

他抖戰的臂膀擁抱着他昏厥了的情人。他嚙嚙的嘴唇不能夠發聲，只是啞默。他不再看見在他身邊展開的死亡了，他只眼看他愛人昏去，倚在他胸頭；死的戰慄，他再也不覺得了。這時他吻着她的給冷雨淋白的頸頰，把她緊緊壓在胸頭，說道：「辛米拉，心愛的辛米拉，醒來啊，再回轉到這些恐怖的景象裏面來，那麼，你的明眸會輝映着我；你那蒼白色嘴唇也會再告訴我，我將永永愛你直到死亡——直到海浪把我們團團吞下去。」

他正說着，她就醒了，她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溫柔與愁恨的眼色瞧他，然後闔顧四週前來的死滅。「唔，公平的上帝呀，」她哀號着，「難道不拯救我們，憐憫我們麼！波濤怎地洶湧，雷電怎地怒

吼，風聲怎地告訴這並不微細的報復呀！上帝，我們的年華都在懵懂無知中過去，我的西明，却是青年中最溫良的。把災難加上我！你曾用千萬的歡樂尊崇我們生靈；但是它們逃走了，一去不復返。你呀，曾給我生命，你又把我撕掉；我受苦的眼光聽見你把頭翹上水面，你的臂膀好像是最後一次要祝福我。人們通通給吞下了。可是西明呀，要西明你仍在身邊，這孤寂與荒涼的世界對於我不管是樂園般嗎？唉，上帝呀，我們的年華天真爛漫地過去了；你一點也不憐憫無辜的人——坐視不救麼？我苦楚的心說的什麼話？上帝呀，饒恕我！我們要死了。人類的天真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呢！」

這青年抱住他那被南風吹得打抖的情侶，說道：「對啊，我的親親，生靈通通從地上被沖去了，再沒有一條命還在荒涼的狂吼聲中哀號痛哭。親愛的辛米拉！這即刻到來的一忽兒就是我們的最後了。是的，我們生活上一切的希望都逃之夭夭了；當我倆彼此發着那神聖的忠誠的誓言的一頃間，我們只空歡喜一場；因為我們要死了。死神上來了，他抱住我們的大腿，但是我們別像被攆棄者一般，為了一件尋常的命運而傷心。最長壽和最快活的生活是什麼，還不是今天懸在巖石上的一滴露，到明朝便滴入汪洋大海的嗎？鼓起你的勇氣，拋棄生命纜，有幸福與永生。我們要不怕越過這狹海，擁抱我，好讓我們期待着我們的命運。不久，我的辛米拉，不久我倆的精魂將飄游在這荒涼

所在的上面，充滿着無窮快樂的感愴，高高翔舞着哩。因此，我心靈大膽祈求着，上帝呀！不錯，求他准許高舉我們牽着的手兒來祈禱。不過，俗人可以擅自判斷「他」底行為麼？他是吹呼生命給我們的人，也能够遣送死給善人或惡人的。但是踐踏過貞潔的路的人們，那纔幸福呢。上帝呀，我們並不是祈求生命！帶我們到你底審判座前；但是呀，激起我們的，是那希望，那難以言喻的幸福底神聖希望，那是死神不能夠再帶到盡頭的那麼雷呀，震怒吧！粉碎荒涼的景象吧！海水呀，埋葬我們吧！讚美公正的「一尊」呀！請把這個當作最後的念頭吧，那是我們的靈魂在它們臨終的軀殼裏想出來的。」

勇敢和快樂湧上辛米拉的心頭，使她容顏生色。她在暴風雨中舉起兩手說道：「不錯，我感覺到這些偉大強烈的希望，我的嘴呀，禱告上帝！我的眼睛呀，流着喜悅的淚，直到你們被死所封閉為止！——幸福的天堂在等候你。你只先些時去，親愛的，你終歸從我這裡被分裂去了！我們也要來了；我們不久會相會。在他底寶座前我看見善人，聚會着；他引導他們經過審判座進入仁愛堂裏。雷公呀，轟擊吧！狂吼着毀滅吧！你只是宣揚「他」底正義的洪音。衝擊我們吧，波浪呀！親愛的，死神已走近來了，在這湧起的窒息黑浪上，哦，西明，擁抱我，別離開我，海波擁起我，我飄浮着了。」

「我擁抱你，辛米拉，」青年說，「死神呀，我衷心歡迎地擁抱你！我們在這兒，公平的，」——  
要永遠受讚美呢。」

他們這樣說了；同時洪水把互相抱住的他們沖去。



## 豎琴

T. Körner 作

一齣精緻世界的故事

這一對青年伴侶正度過他們的蜜月的頂點，愛護着他們唯一的盟約，忽視了未來爲他們貯藏的東西。

他們從小就相知了，但是席爾納的地位却逼着他拖延他的心願的完成。

後來，他的特許狀允給與了，在接着來到的禮拜天他們便進住他們的新居，家庭聚會和慶賀的苦惱時期已過去了，他們結局便冷靜下來。

他們度過許多快活的時辰，席爾納吹笛，約瑟芬彈豎琴，萬事預兆着一個幸福的未來。

一晚，已是吹彈過他們的音樂了，約瑟芬哀訴着頭痛，她整天便感到病來了，只沒有對她的丈夫說知，不願使他懊惱。晚上奏樂的刺戟使得她發熱，而她亦常常受了因神經而生的痛苦。她不能再瞞着她丈夫了，他趕緊請醫生來。醫生把病狀看得非常輕微，對他們確定說她早晨會好些了。過了一個不寧靜的夜，夜間她仍昏昏迷不省人事，醫生細心作一個嚴重的神經破裂的確實

表示，雖是服了他的藥，她病況却日甚。席爾納焦急得生病了，第九天約瑟芬開始自認她不會活多久了，醫生亦為席爾納準備着最不利的事，她覺得她的時間數過去了，而她亦服服帖帖捨棄自己以達到最後。

「親愛的愛德華，」她對丈夫說，用臂抱住他，算是死別，「要離開這美麗的世界，真使我深深怨恨，我們在這世界裏多麼快活，雖則不容許我輪在你臂間了，約瑟芬的愛情還像護持的天使般在你旁近翔舞，直到我們在別一世界重逢哩。」

說了這些話，她便向後倒，寧靜地去了。正是晚上九點鐘的時候。

席爾納無可慰藉了，這種感觸完全全斷損他的健康，而在過了幾禮拜的痛苦後，他開始復原，不過已消失了青春的活力而沉入抑鬱的情況中，只在過去的傷心的迴憶裏生活着了。

約瑟芬的房間自她死後還不曾踏入過，她的針簪仍然放在桌上，她的豎琴在角落裏。

晚上他走進房裏，心靈為他們以往的爱情所淨化了，拿起笛來，便要靠窗站着，喪魂失魄地在做他的幻夢。

一個月兒娟潔的夜間，他聽見鄰近的堡塔的更夫打着九點鐘，同時約瑟芬的豎琴的絃線響

了，好似有看不見的手觸着一般。完全全給壓服了，他停止吹笛，豎琴亦沉默。於是他又吹奏約瑟芬的心愛的曲調，豎琴亦彈出他的和音，真真詫異了！一陣舒快的戰慄通過他週身，他跌在地板上，當他伸出兩臂去就他愛人的影兒的時候，同時一陣和風的曠息和一線明亮的光芒經過他身上。狂喜中他高喊道：「你是我的約瑟芬的祝禱的影兒，你答應你用了你的愛情在我週近翩舞着的，你已實踐諾言了。我能够在我唇上感到你的呼息與接吻，你的出現使我戰慄。」

他再拿起笛，聽見豎琴的音調，柔曼的，柔曼的，一直到消失去爲止。

席爾納的全神經系統給晚間的經歷弄得七顛八倒了。他睡得很壞，在他發熱做夢中，豎琴似乎時時叫喚他。他從他的夜裏的幻想中遲遲醒來，帶着一種他整個人都受精神戰勝身體的影響的感覺。

他期待黃昏來到，那時他要走進約瑟芬的房間，吹他的笛，他會發覺他自己是在夢寐的情狀中。於是九句鐘到了，最末一下剛要敲的時候，他聽見豎琴響，擴散了，入於喜洋洋的香海中，當他的笛靜默時，虛渺的樂聲亦消歇了。當蒼白的閃光射過他身上時，他只是喃喃着：「約瑟芬！約瑟芬！把我抱在你的臂上。」豎琴的聲音，就漸漸地柔曼地消失了。席爾納回到他的房裏，比第一回更加深



## 深銘記住。

他的忠誠的僕人看他的模樣而十分震駭了，便不依他的命令，就請了醫生來，這醫生亦是席爾納的知友。他發覺他發熱很厲害，和約瑟芬生過的病象相同，不過更險惡吧了。夜間他的體溫激增，他連連鑿語着約瑟芬和豎琴。

晨間他轉為安靜些。掙扎已過去了，他很清楚地感到行將痊癒，雖然醫生還不同意。這病人便對友人敘述前幾晚的事情，並不辯論及關於這樣一個冷淡和實際的人會勸他不信他自己的信念這一部分。

到了黃昏他變得越發孱弱，而且帶着顫抖的聲調要求帶他進約瑟芬的房間，這事照做了。

他寧靜和諧地凝視他週近，寄托在每一個幸福的回憶上，無語，悄然流淚，深信他將要在九句鐘時死去。最後的一刻接近前來了。說了他的遺言，他遺去每一個人，只有醫生除外，他是堅持着要留下的。堡塔那邊又一次鏗鏘地敲着九句鐘。席爾納表情突變，他的蒼白的面龐光亮了，「約瑟芬，在我永訣之前再和我寒暄一回，這樣我就曉得你是接近我，又用你的愛克制恐懼。」同時豎琴的絃響了，奏出婉妙的合奏，一線亮光照過臨終的人。「我來了！我來了！」他叫着，向後躺，和死格鬪。

琴發出柔和的，柔和的音調，席爾納作一次最後的掙扎，而且破壞了豎琴的絃，好像是給鬼手弄斷的一般。

醫生因動情而戰慄了，閉着那個熟睡般臥着的病人的雙眸，嚴肅地行動着，悄悄離開屋子。實在，在醫生能夠使他自己對一班密友敘述那些情節，給他們看他收藏下來當作紀念品的豎琴之前一些時候，他便在他友人臨終時的死床旁，受了深深的感動了。



## 跳舞的公主

Grimm 兄弟作

從前，有一個國王生了十二個美麗的公主。她們通通睡在一間房裏，十二張床上，當她們上床的時候，就把房門統統關鎖下來；但是每天清早總是發覺出她們的鞋子，都已破損不堪，宛似它們整夜被穿着跳舞般，可是沒有人能夠發見這事情是怎樣遇到的，或者它是在什麼地方。

於是，國王告這事給四方人民週知：隨便那個人，假若能夠發現這樁秘密，找出公主們夜裏跳舞着的地方，那麼他便好揀一個最中意的公主做妻子；但是，任何人如果嘗試過了，却沒有成功，那麼三日三夜後他就要被處死刑。

不久，一個王子來了。他好好地受款待，晚上，被帶到一間寢室內，這地方恰在睡着十二個公主的房間隔壁。他便在那裏坐着，看守她們到什麼地方跳舞；為要使得隨便什麼經過，都能聽到起見，他的房門依舊開着。但是王子不久便沉沉入睡了，等到第二天早上他醒來時，已發覺公主們通通跳舞過，因為她們的鞋底破得滿是窟窿了。第二第三夜還是這樣；因此國王命人斬去他的頭。接着他來的還有好幾個人，但是他們都遭了同樣的命運，都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喪失了他們的性命。

這時，恰巧有個老兵士，他曾在戰場上受過傷，不能再打仗了。有一天，他經過國王治下的國境，當他正穿過一叢樹林的時候，他碰着一個老婦人，問他到那裏去。

「我幾乎不曉得我要到那裏去，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才好。」兵士說：「但是我想我尋出公主們跳舞的地方，於是如期做了國王，該會十分歡喜的。」「唔！」這位老主婦說：「那並不是十分困難的工作，只要當心別要喝一滴酒，這酒是一個公主晚上帶來給你的，當她離開你的時候，馬上裝做熟睡的樣子。」接着她給他一件外套，說道：「你穿上後，登時你便變得看不見了，那時你可以跟着主公們到隨便什麼地方去。」

兵士聽了這些好勸告，便決計試試他的運氣：因此他到國王那裏，說他願意擔當這樁試驗，他也像別人一般，好好地受了接待，國王吩咐給他華美的王袍。晚上到了，他被引到朝外的寢室。正當他行將躺下去的時候，最長的公主帶給他一盞酒，但是兵士偷偷地把它全潑掉了，當心不會喝過一滴。隨後他自己躺在床上，一會兒後開始鼾得很響，宛似他已熟睡了般的。十二個公主聽了，衷心地非常歡喜着，最大的說：「這個人這樣子的，一定做了比喪失他的生命還要聰明的事！」於是她們起來，打開她們的抽屜和匣子，取出她們所有的美艷衣粧，對鏡穿著起來，又輕跳着宛如她們頭

想開始跳舞也似的。但是最年輕的說道：「我不曉得什麼緣故，你們是這般快活，而我感到十分不舒服；我敢說這好像有什麼災殃要降臨到我們身上了。」「你這個笨貨啊！」最大的說道：「你往往要害怕。你可忘記有許多個王子看守過我們却一點沒用麼？至於這個兵士，我就是不給他喝安眠藥酒，他亦會熟睡得不亦樂乎的。」

她們預備好了，便走去看看兵士；但是他仍舊鼾睡着，手脚並不動一動；因此她們想她們是十分安全的。最大的爬上床，拍着她的手，床兒跌在地板上，把一扇地板門推開了。兵士躡着她們一個跟一個地，走了下去，穿過地板門，最大的領着路；他想要失了時機，便跳起來跟隨她們；但是在樓梯的中央，他踏着最年輕的公主的外衫，她便對姊妹們叫出來，「事情通通不對了；有人捉緊我的外衫。」「你這蠢傢伙呀！」最大的說：「並沒有什麼，只是牆上的一枚釘子吧了。」

於是她們通通走了下來，到底下這一塊地方，她們發覺自己已在一叢最可怡悅的樹林裏了。葉兒盡是銀色的，燦爛閃爍得很是炫麗。兵士希望在這地方帶了些紀念物去；因此他折了一小樹枝，樹上隨即發出一大聲響。於是最幼的女兒又說了，「我敢說一切都不對了；你可沒有聽見那奇異的響聲麼？那是從來不曾遇到的。」但是最大的說道：「這只是我們的王子，他當我們近前時歡

呼大叫着呀。」

於是她們又來到別一叢樹林裏，這裏的樹葉都是金色的；以後到第三叢樹林，那裏的樹葉都是晶燦的金剛石。兵士從每種樹上折下一枝來；每一次都有一聲大響，害得最幼的妹妹懼怕得抖索起來；但是最大的仍舊說它只是王子的歡呼吶喊。因此她們繼續行去，直到她們來到一個大湖爲止；在湖濱那裏靠着十二隻小船，裏面坐着十二個俊俏的王子，他們似乎在那兒等候着公主們的。

有一個公主走上船，兵士和最幼的一同踏進同一隻船裏。當他們正划着船盪過湖面的時候，和最幼的公主及兵士同船的王子說道：「我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但是雖然我用盡我的氣力划着，我們不能像平常一般快地上前去，而我已是十分吃力了；今天這隻船似乎很重呢？」「這只是氣候的暖熱罷了，」公主說，「我也覺得十分暖和哩！」

在湖的彼岸矗立着一座輝皇悅目的堡寨，從那裏傳來號角與喇叭的悅耳的音樂，他們都在那裏上岸，走進堡寨裏去，每個王子都和他的公主跳舞；同時，一向不現形的兵士，亦和他們跳舞；當任一個公主身邊放着一盞酒的時候，他喝得乾乾淨淨，所以當她把酒盞端到她脣邊的時候，只是

個空杯了。對於這事最幼的妹妹也恐怖得震慄起來，但是最大的常常叫她靜默。他們繼續跳舞着，直到清晨三點鐘為止。於是她們的鞋子通通破了，因此她們迫不得已只好離開。王子們又划着船，盪過湖面，送她們回去；但是這次兵士和最少的公主同船，在對岸上他們彼此辭別；公主們答應明晚再來。

當她們行近樓梯時，兵士跪在公主們的前面，依然的，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去；這十二個姊妹漸漸的來到了，十分地疲乏，他們聽見他在床上鼾息着，因此她們說：「現在萬事都很平安了。」接着她們脫掉她們華麗的衣服，把它放在一邊，扯去鞋子，上床睡了。次晨，兵士不說一句關於昨晚所遇的話，只決計多看一點這樁奇遇，第二第三夜又去了；諸事一如先前一般地過去；公主們亦時時刻刻跳舞着，直到她們的鞋子破成碎片，方才回家。第三夜，不管怎樣，兵士帶了一隻金杯回去，作為他到過什麼地方的紀念物。

當他宣布秘密的時限一到，他帶着三株樹枝，一隻金杯被引到國王面前；十二個公主站在門後，傾聽他所說的話。國王問他：「夜裏我的十二個女兒在那裏跳舞？」的時候，他答道：「和十二個王子在地下的一座堡寨裏。」於是他將種種經過告訴了國王，又給他看他所帶在身邊的三株樹



枝和一隻金杯。隨後國王宜召諸公主，問她們這兵士說的是不是真的；當她們看見她們已被發現了，又沒有法子否認已遇見的事，因此便一概承認了。國王問兵士他要挑選她們中的那一個做他的妻子；他答道：『我已不十分年輕了，所以我想我要最大的一個。』他們便在當天結婚，而兵士被選做國王的繼位者。

## 彼得·須萊米耳

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

### 一

經過了一次最幸運，但是對於我却是最無味的旅行，最後，我們到了我們所指定的港灣。當我從船上登岸的時候，我自己攜帶件小行李，不得不從蜂擁的人叢中行過，走進一間掛着一塊招牌的卑陋的客棧里。我定了一間房；茶房瞥了一瞥打量打量我，便請我登上頂樓。我叫了清水，又問，湯馬斯·約恩斯的寓所。『靠近北門，右手邊第一間鄉村房屋，一間嶄新的紅白大理石的大屋宇，有許多根柱子支柱着的。』喂，時候還早哩。我打開包裹，整理我的新做的黑外套，穿上我最漂亮的衣服，把我的介紹信放進袋里，向着到這個人那兒的路走去，我不過分地希望着，他一定會同我結識的。

在我已走過長長的北門大街，到了北門之後，我從青樹林間瞥見着隱約的柱子：『啊，這兒便是，』我想着。我用手巾把腳上的灰塵揮去，整一整領帶，響着門鈴，門兒突然開了；廳裏的傭人們仔細細端和我，但是門房終於招呼我，我很榮幸地被召進園子裏，約恩斯君正同一個小朋友在這

兒散步。我從他氣概非凡、獨自得意的態度，立刻就曉得他。他接待我，還過得去——正如一個富翁想要接待一個窮苦無依的無賴般；他望着我，却沒有從別的朋友那里回轉身，又從我手裏拿去那封信。「咳，咳！從我兄弟那里來的；我許久沒聽到他的消息了。他好麼？那邊？」他接着，並沒等候回答，便對朋友說，手和信一同指着小山，「那邊我正預備蓋造座新房子。」他洩露了秘密，却沒有中斷談話，於是財富就成爲題目了。「他要不是至少是個百萬富翁的人，」他插口說，「是個——恕我這樣形容——是個流氓。」——「那的確是真的，」我叫着，帶着滿滿揚揚的情緒。他準會喜歡我附和的表示，因爲他對我笑，且說道：「住在這里吧，小朋友；我或者稍待有機會告訴你我想的什麼。」他指着信，把它放進袋裏，又轉向同伴那邊去。於是他伸開臂膀去就一位小姐；別位先生們亦忙着應接別位姑娘們；人人都找到他自己所心愛的人兒，他們便朝着玫瑰圍繞着的小山走去。

我懶懶地在後面躊躇着，因爲沒有一人把我看做值得注意的人。全羣人是十分愉快、有趣、和伶俐，他們把小事說得很正經，却把正經事看做不在乎；我觀察他們不關心地直直讒諂不在場的朋友本身和地位。我是太陌生了，聽不懂許多這樣的談論，而要猜透這些謎的全部價值，却是太可

憐了，自己沒有這種勇氣。

我們走到玫瑰叢了，可愛的芳妮，皇后，這天似乎够任情了，要想給她自己採擷一叢花枝；尖刺戮傷了她，一股清泉，燦爛得像是從鮮豔的玫瑰那里來的，正流過她的纖手。這事情引動了全羣人，立刻就要英國膏藥了。一個沉默、羸瘦、蒼白、高大、年長的人，站在我旁邊的，登時把他的手放進他的舊式灰波紋綢外套的貼身胸袋裏，取出一本袖珍小冊，翻開它，深深地鞠了躬，給這位姑娘想要的東西。她拿了，並沒注意贈送者，也不說句多謝的話。傷痕是閉住了，他們上山去，從他們的眼際窺見園中青青曲徑的廣大景象，廣大得甚至延展到無垠的海洋那邊去，不禁嘖嘖讚賞。

這的確是偉大而崇高的景象。一個光亮的小東西在黑水青天間的地平線上出現，「一架望遠鏡，這里！」商人呼道；而在一羣僕人們中隨便那個出來應答他的叫喊之前，一個灰色人，好像他是被差遣般，已把他的手放進他的外套袋裏，從裏邊取出一架美觀的都龍望遠鏡，交給約恩斯君，他把它一舉到眼前，便同一羣人說，那是昨天駛出的船，給逆風打回來了。望遠鏡一人一人傳過去，但是從不回到原主手裏。我愕然瞞着這位老人，不解何以這樣大的傢伙會從小小袋兒裏出來。似乎沒有人驚異着，他們不關心這灰色人，比不關心我還要甚呢。

茶點來了；四時的珍果，供在華貴的碟子裏。約恩斯君帶着自然的却又隆重的客氣在敬客，又逕自對我談話，這已是第二回了：「吃吧；這個你在航海時是得不到的。」我鞠着躬，他可沒瞧我！他正和一些入談話呢。

他們十分情願再留在斜坡的草地上，伸縮在潮濕的地方。「要是我們有土耳其地氈鋪在這里，」一羣人中有的人說，「那麼更够銷魂啦。」這種願望，在灰衣人帶着謙卑有禮的態度，把手插入衣袋，着手拉出一條綉鑲華美的土耳其地氈以前，却沒全表示出來。這地氈給其餘的人接去，看做當然的，放在指定的地點。我又帶着新的驚奇的眼色，瞧着這個人，這隻袋，和這條廿多步（每步約英尺二呎半至三呎）長，十步闊的地氈。我措措眼睛，不曉得想什麼，似乎被一切經過的事物弄得異樣搖搖莫定了。

我希望懂得關於這個人的一些事情，詢問他是誰；但是我不知道對誰請教，因為我怕貴人的豪奴實在比怕差使他們的貴人還厲害。我最後來精會神，親自問着一個青年，他似乎不及別人的驕橫，時常獨自離開別人的。我和氣地問他，那個穿着灰衣的彬彬有禮的先生是誰——「誰？他不是看來像從縫針孔裏吹去的線頭麼？」——「對啦，他便是獨自站在那裏的。」——「我並不曉

得他，」他答道；便斷定和我的談話似乎已是破裂，回轉去，加入別人的瑣碎談話中了。

這時太陽開始更猛烈地照着，害得姑娘們在發惱。可愛的芳妮不經意地同灰衣人談話，據我所知，以前還沒有人把這可笑的問題問他過；他有領大天幕麼？他回答了，深深鞠了躬，好像感到有一種不應受的榮寵加上他一般；他的手已放進袋裏，從這里我瞥見帆布、木棒、繩索、鐵器——總而言之，屬於最華貴人的帳幕的一切東西——拿出來了。青年們幫着蓋造帳幕；它掩覆着地氈的全面積，沒有人想想這種種事到底是希奇的。

要是我的心不曾給這些動作弄得七顛八倒——不，害怕起來，那麼，當第二次新鮮的願望是從他袋裏取出三匹裝有馬鞍和附屬物的高貴威猛的駿馬來的時候，我是怎樣心驚膽戰呀！我請求你幻想一會兒，三匹配鞍的馬從同一隻袋裏出來，這隻袋以前是曾拉出一本袖珍小冊，一架望遠鏡，一條廿步長十步闊的華飾的地氈，一領同樣大小的悅目的帳幕，以及木棒和鐵器的！倘若我不正經地對你確說是我眼見的，你一定會不相信這敘述。

雖則這人是多麼吃力和謙遜，選絕少引人注意，然而他出現在我面前似乎很為張皇些什麼事情，以致我不能夠轉開眼睛不瞧他。末後，我是再也忍受不住了。

我決計偷偷離開這羣人；而且，一個人微言輕的人要這樣做是極容易的。我情願匆匆回城，明晨回到卜君那里去追求我的運氣，要是我能够鼓起十足的勇氣呀，便問問關於灰衣怪人的事情。哦！要是特許我這樣逃走呀！

我匆匆溜過玫瑰叢，下山，自覺已在一片大草場上了，當我帶着探索的機警四顧的時候，自覺已被人發見在平坦的小路上漫步，不禁吃驚。而且，當我聽見灰衣人在後頭，朝我走來，我又是怎樣心跳呀！他登時脫去他的帽，比以前任何人都更謙恭地，對我鞠躬。分明地，他想對我談話，而並不十分粗魯，我無須避他。輪到我亦不掩飾自己，行過禮，光着頭，佇立在日光下，活像生根了般。他行近前來時，我嚇得抖索起來；我覺得像一隻鳥被響尾蛇迷住般。他顯然悶得發昏了，兩眼注視地上，又鞠了幾躬，挨近些，像討佈施物般，帶着輕微而抖戰的聲調，首先發言：

「貴人會饒恕冒失鬼麼，他是用這樣非常的手段來叫他停住的？我有所問，不過請你原諒——」——「憑上天的名義，先生！」我苦惱得喊出來，「我能够對他說什麼呢，他——」——「我們都嚇得後退，自料兩人必定都是慚顏無地的。」

過了一會兒沉默之後，他又開始了：「在這期間內，我享受到親近你的歡快，我看出，先生——」

你准我這樣說麼？——說不出的驚愕，我看出日光下的美麗的，美麗的影子，帶着一個高貴的傲慢，或者你還不覺到它，却是從你腳邊投下的。請原諒我這樣說，我承認，是太過冒失了；你可願把影子移轉給我麼？」

他沉默了，我的頭像水車輪般旋轉着。我能够作一個讓與我的影子的唯一提議麼？他在發瘋！我想；於是我變換一個聲調，不過更強硬，和他自己的謙卑的恰相反，回答他：

「這是怎樣一回事，好朋友？你有你自己的影子還不够麼？這在我看來似乎真是一種異想天開的交際呀！」他又脫下去了，「我袋裏有許多東西，貴人是不見得會不接受的。不過有這無價寶的影子我就把一切珍寶視同塵芥了。」

一陣淒冷透過我全身；我想起我所見的，不曉得要怎樣同這個我剛纔還大膽叫做「我的好朋友」的人談話。我再說了，決計行個特別的敬禮，好使諸事有條不紊。

「請原諒，先生，請原諒你最卑微的僕人。我不十分懂得你的話意。我的影子怎能——？」他阻止我：「我只是乞求你的准許，答應舉起你高貴的影子，放進我袋裏吧了；怎樣做是我的事。這是我感激貴人的證據，我把袋裏藏着的一切珍寶通通讓他選擇；真正的神杖，曼陀羅華根，會變的小便



士，抽錢器，羅蘭陀鄉紳的手巾，還有種種其他神奇的東西——分別得很有條理；但是這一切都不合適給你的——你最好要命運女神的如願冠帽，還是嶄新的；還要一個屬於他的運氣袋。」

「命運神的運氣袋嗎！」我喊出來，大大地恐怖，我的心情不覺被這聲音激得狂喜不勝了。我弄昏了——沒有別的，似乎只有成雙的金錢在我眼前閃耀吧了。

「先生，請屈駕來探探看和試試看這隻袋。」他把手插進袋裏，拉出一隻不大不小，縫得緊密的西班牙厚皮荷包，有兩條相稱的皮帶垂着的，他把它送給我。我登時探索它，掏出十塊金子，又十塊，又十塊，還有十塊。我伸開手兒。「好！這宗買賣已成交了；我給你影子換你的荷包。」他緊握我的手，跪在我後面，我瞥見他異常敏捷地，把我的影子從頭至腳都鬆脫去；他把它舉起來，把它捲成一塊，摺疊它，末了放進袋裏。他鵠立着，再對我鞠躬，便回到玫瑰叢裏去。我以為我聽見他獨自在輕笑着。總之，我要用包帶把荷包束得緊緊地；週遭的大地是輝煌的陽光——我的感情却依然很昏亂。

## 二

末了，我驟然轉來，匆匆離開我分明知道再沒有什麼事做的地方。我先把袋子裏滿裝着金子，隨後將荷包的皮帶緊緊套在我頸上，小心地把荷包隱藏在我胸頭。我不動聲色地離開圈子，走上

高路，繞彎子到市鎮去，我若有所思地向着門走去，那時我聽見後面的聲音：「哈囉！年輕的先生！哈囉！你可聽見？」我環顧——一個老婦人在後面喊我：「當心，先生，當心——你失掉影子了！」——「多謝，好婦人。」我拋了一塊金子來報答她善意的勸告，便從樹下行過了。

在門邊我又被罰去聽哨兵的話：「這位先生的影兒丟到那里去？」登時即有一對婦人跟着喊道：「好天公，這個可憐的人沒有影子！」我開始懊惱着，當心避開在陽光下行走。一個喫驚的駝背流氓——我這忽兒聽見他——說我少了影子。他即時對外邊的後生小子亂叫出來，他們起初譏我，隨後便發瘋般誹謗我：「有體面的人是時時身上帶着影子在太陽底下行走的。」我揚起了一把金子丟在他們中間來分散他們的注意；還得了幾個仁慈的人的幫助，跳進一張簡陋的馬車裏。

當我自己發覺獨個兒在旋轉的車子裏的時候，我開始痛哭起來。我心中的情緒暗示我，雖則在黃金壓倒聲名和道德的世界上，影子還可以比黃金貴重些；而且我既然在別的時候犧牲我的珍寶以求得我的完整，所以如今我便捨棄我的影子來換取惟一的財富了；但是我該怎樣，我要怎樣纔好呢？

當馬車停在舊客棧的而前時，我仍傷悶得心煩意亂。想起要再走進那低陋的頂樓，我不禁抖索起來。我叫送行李來，傲然提起這細可憐的東西，拋了幾塊金子，便吩咐驅馳到大旅館去。這屋宇朝北，因此我無須怕太陽。我付了金子遣去馬車夫，揀間最好的前房，把自己閉在裏面，越快越好。

你想像我自己要怎樣做呢？哦，我親愛的卡米蘇呀，我羞得連對你都不敢自認。我從胸頭拖出這隻不幸的荷包來，而且，被一種像熊熊大火般焚灼蔓延着我全身的瘋狂所催迫着我搖出黃金，黃金，仍舊還有黃金——散灑地板，踏上它，鏗鏘作響，這燦爛的金色和玳瑁的清香，把我疲弱的感覺激得高興起來，我一堆加上一堆，直到我精疲力竭倒在金牀上為止。我快活得發瘋地儘在打滾着。這樣，白天過去了，這樣又是黃昏。我的房門仍舊沒開，夜發現我休止在黃金上，當睡眠最後壓服了我的時候。

於是我夢見你。我幻想我正站在你小小的斗室的玻璃門邊，聽見你坐在你底工作桌旁，在一副骨頭和一堆乾枯花草之間。海勒、欣保和林尼橫躺在你面前——在你的沙發上有一卷狄德和魔環（The Magic Ring）哇！我凝視你許久，於是看你四周的東西，於是又看你；可是你不動彈，你不呼吸——你已死了。

我醒來，天似乎還早呢——我的錶停了。我覺得活像受鞭打過一樣，又餓又渴，因為從昨晨起我一點都沒吃過呢。帶着疲乏與討厭的心情我推開金子，這些金子在一會兒以前還是能夠壓足我愚笨的心的。這時我昏得不曉得怎樣去處置它了。但是可不能再留在那里。我打算要再放進荷包裏——不，我房間的窗沒一個開海的。我不得不費了大力氣大辛苦，緩緩推到碗櫥邊，引以自慰，這碗櫥安在壁龕裏，就在這裏把它堆聚起來。我只留下幾小把零散着。當我完畢我的工作的時候，我精疲力竭地坐在圈手椅上，等待到屋中人開始動作爲止。我吩咐早餐，老板就出現了，即時就辦到。

我同這個人商議安排我未來的家計。他介紹彭特耳做我隨身僕役，他的忠厚和聰敏的面貌登時引起我的興味。他就是從那時起終生伴我，一心一意依附我，和我共嘗着我慘淡的命運的人。整天我在房裏就不合用的僕人，鞋匠裁縫匠，以及店商們這樣過去了。我備辦了一切日用品，購就大宗珍珠寶石，只不過要去掉些我的金子堆吧了；但是要減少那一大堆似乎不可能。

在這期間我以最焦迫的疑慮，沉思熟慮我的處境。我不敢離開門外一步，晚上，在我離開黑漆

房間之前，預備點着四十支蠟燭在我客廳裏。我想起了和學生在一塊的可怖景象，真要害怕，決計不論怎麼苦楚，夢再去探探衆人的意見。這樣的季節，夜間月光皎潔，夜色闌珊時候，我周身披上大氅，把帽兒拉下來掩住兩眼，溜出屋子，抖索得像個罪犯。我起初順着屋影走到遠處的空地上。於是我捨去屋影的庇蔭，獨步於月光下，決意從過路人口中聽知我的命運。

但是，我的好友，請原宥我痛苦地重覆我那被處罰的，應該遭權那被處罰的，應該遭權的事情！深深的哀憐似乎可以感動異性；可是我靈魂受了這個的創傷，比起受之於青年的傲慢，老人的鄙視（特別是那班心廣體胖，養尊處優，他們高貴的陰影似乎令他們光榮的人）的創傷來，實在微乎其微。一個苗條可愛的少女，分明是伴着她雙親，他們似乎不會看他們脚步以外的東西的，忽然釘住她光閃的明眸瞧我。她認出我無影的人形時，顯然吃驚；她將秀麗的臉龐藏在面網里，垂着頭，悄然走了。

我不能再忍受了。鹹酸的淚泉從我眼裏猝然湧出，心兒破碎，抖索着急忙回到陰闇裏。我迫得順着屋宇摸摸索索，好使我覺得脚步安穩，就徐徐遲遲地到了我的寓所。

這是個不寐之夜。天明我首先顧慮到的便是打算四處訪尋灰衣人。或許我可以很運氣地發

現他——何等福氣呵！要是他同我一樣反悔我們愚蠢的交易，我差人去叫彭特耳；他似乎又伶俐又活潑。我對他講述這樣一個人，他掌握着一樣寶貝，沒有了它，我的生命只是痛苦的。我告訴他我何時何地看見他，又詳說所有的人都肯幫助他的要求；再添說他得特別打聽一架都龍的望遠鏡，一條金繡的土耳其地氈，一頂華麗的帳幕，還有好騎的黑馬；他的故事，無須怎樣敘述，是和這愚昧的人密密關聯的，這人似乎沒有人注意他過，他底出現會毀壞我生活的平靜與幸福的。

我說完後，便儘我氣力拿出許多金子。我把珍珠寶石放在一堆更多的金堆上，「彭特耳，」我說，「這個會使得許多路平坦，使許多難事變易。不要做人家，你曉得我並不只管去，把這個你主人唯一的希望所在的報告帶給他，好使他歡娛。」

他去了——又回來——歸來很晚，而且很爲愁悶。沒個商人僕役，沒個他底客人——他對所  
有的人說過了——曉得這個灰衣人的一些事情。新望遠鏡在那裏，不過他們都不知從何處來。帳幕和地氈張鋪在同一個小山上；僕役們在誇口他們主人的闊綽；只沒有人曉得這些新珍貴從何處來的。這些事情更加使他高興，他根究它們的原委也不致擾亂他的寧靜。馬兒在青年們的馬廄裏，他們曾騎過，這稱讚商人的大量呢，因爲他那天曾要求他們把馬兒像禮物般保留下來的。這便

是彭特耳投射在這篇希奇故事上的微光，而以這毫無所得的結果領受我隆重的感謝的。我快快不樂地對他招呼，要他離開，好讓我安靜些。

但是他又開頭了：『我曾報告你，先生，各種和你最感興趣的事件有關聯的事情。我亦傳達過一個消息，那是今晨一個人告訴我的，這人在門邊碰着他，那時我恰爲了這些曾經使我如此倒霉的事務而外出的。他自己底話是，『對彼得·須萊米耳（註）說，他將不再看見我在這里了，我正在橫渡大海，一陣好風招呼我到這港灣來。但是一年又一日後，我將很欣幸地找他出來，而且或者向他提議別種他所樂意接受的交易。要極溫順地對他提起我，確實對他說出我的感謝。』我問他是誰，他回答你曉得的。』

（註）『須萊米耳』（Schlemihl）這字是德文，意爲對於上帝極爲滿意的人。

『這人的形狀是怎樣的？』我叫着，十分預知地，彭特耳形容這人穿灰外套，若合符節般，逐字逐句，恰如他曾畫出了他，當盤問及他的時候。

『可憐的人呵！』我喊道，扭着手，『這便是他！便是他本人！』他看來似乎有圓鱗從他眼睛落下。『對啦，這是他，真正是他！』他惱得叫出來，『我呢，一個受騙的贖子，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

他；我已辜負我的主人了。」

他破口高聲斥罵他自己。他淒淒墮泣。他的失望不得不引起我的哀憐。我給他安慰，再三對他確說我並沒懷疑他的忠誠，又即時差他到港灣去，如果可能，便跟着怪人的蹤跡。但是在那天早晨許多隻因逆風而停泊在港內的船，都已駛出了，一切都由地方遼遠風土不同所註定；灰衣人已不見了，無蹤無跡像個陰影一般。

### 三

翹勝對於被鐵腳鎗纏住的人有什麼用處呢？他一定仍要失望，深深哀傷地失望。我像塔夫納般幽居在他的堡壘裏，遠離任何世俗的安慰，珍寶豐富却在挨餓。它們不會給予我享受；我詛咒它們；它們切斷我和人類的關係。心中掩藏着我陰鬱的秘密，我在最卑污的僕人前面抖索着，我不得不怨恨他；因為他有影子，能够在日光下顯示他自己。只有我獨個兒在房裏，悲傷着經過煩累的晝夜，憂傷却在我心頭滋長了。

我看來有一個人是接連愁悶着的。我忠誠的彭特耳並不終止以沉默的自責磨難他自己，因為他會辜負他的大度的主人的付託，並沒有認清我差遣他去尋找的人，我的可悲的運命却緊緊，



地和這人糾纏住的。我不好責備他；那事件中不可知的人的神秘性，我認得十分清楚。

可是且別管那未經歷過的事吧，我要差使彭特耳帶了一隻珍貴的燦爛的戒指到城中最著名的畫家那兒去，邀他光臨一趨。他來了，我喚走僕人，鎖上門，坐他旁邊；贊美過他的藝術之後，我帶着激動的精神，對他作了一個大洩露，頭一遭把這樁絕對的秘密囑付給他。

「教授先生，」我開始了，「一個在世上最不幸的情況下失去影子的人，你可能給他畫個虛影麼？」——「你的意思可是一個反射的影？」——「一定的。」——「可是，」他應答道：「他經過什麼愚蠢的手段纔失了自己的影子呢？」——「事情怎樣經過，」我回答，「並沒關係，只是——」我大膽開始撒個謊，「去冬，他旅行俄國時候，天氣凍結得非常淒厲，就在這奇寒的期間，他的影子凍在地上，他一點也不能夠卸去它。」

「我呢，」教授說，「就會給他做一葉的影子，使他只消略為動彈便易於失去；特別是給那個人，他原來的影子，從你的敘述中，可以推想出是被凍結得這麼糟的。給沒有影子的人的最簡單而聰明的斷語是不要在日光下行走。」他起立，在這給我一個十分難堪的尖利的一瞥後，便走開了。我倒在椅上，用手掩住臉龐。

因此，彭特耳進來時就發見我。他看出主人的焦愁，便要靜悄悄地恭恭敬敬轉身。我舉起眼睛，愁悶的重荷壓我——我決計分開它。「彭特耳！」我叫他。「彭特耳，你只有你親見和關心我的痛苦的，雖則沒有好奇地偵察它，却暗裏賊心地和我共受苦難的——到我這里來，彭特耳，要接近我的心。金子的故事我並沒有瞞你；也無須對你掩飾悲愁。彭特耳，別拋棄我。你知道我是富有、仁慈、慷慨，你或者要想世界因此要尊重我；但是你看我逃避世界，躲起來不讓它看見。彭特耳呀，世界判斷我，譴責我——彭特耳呀，你或者也要轉開我，當他據有我可怕的秘密時候。彭特耳！我的確是富有、自由、矯然獨立的，但是——天呵！我沒影兒！」

「沒有影兒麼！這個好青年憂傷地回響道，同時亮晶晶的眼淚從他眼眶湧出。「噫呀！噫呀！那麼我生來就該服事一個無影的主人了！」他沉默着，我把面孔藏匿在手裏。

末了，我顫聲說道：「彭特耳，你如今已是我的忠僕了，倘若你願意，誘陷我吧，去帶證據來反對我。」他似乎和內心的情緒掙扎，隨又倒在我腳邊，握我的手，用他的眼淚把它潤溼了。「不，」他叫道，「讓世界隨便怎麼說吧，我不因為一個影子的緣故離開我的好主人家；我要做正當的事，不幹那聰明的勾當；我願仍和你共住，我要把我的影子借給你，我要儘可能地幫助你；和你一同哭泣。」

我倒在他頸上，給這樣一種意外的自尊所壓服了。我感到他確實是毫不爲着金子的緣故的。

從那時起，我的命運和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變化了。彭特耳如何想要掩飾我的瑕疵，却是難以敘述的。他時常隨侍左右，預知一切，安排一切，在有意外危險威嚇着的地方，便用他的陰影掩護我，因爲幸而他比我還高大，還壯健。我再和世人混在一起，在世界舞臺上演出的事情。要來臆想許多希奇古怪的事是應當的，不過這些事恰恰適合於富人，而當真理開晦的時候，我享受一切的尊榮和重視那富人所要求的榮譽。我更漠然眼睜着歲月的邁進，因爲我的終局不外是隨着年華一同巡禮那不可知的神秘吧了。

我十分明白我不能久居在看不見我的影子，而且易受誘陷的地方；或者我想的不止這些，又憶起我怎樣出現在商人面前，這如今對於我只是苦悶的回憶吧了。結局我只在這兒作了個試驗，我此後應該更文雅更忠誠地介紹我自己。雖然或許我轉瞬被驕矜約束住了，——驕矜正是人的牢固的立脚地，柱石便在這里樹立起來的。

美麗的芳妮，我在別一處所又會見她的，却頗留意我，忘記她先前會看見我過；因爲我如今又機警又懂事了。我說話時，大家聽着，我何時及如何學得這指導會話的本領，却不能想像。這個印象，

我看出是我從美人身上的，使我（好像她自己使我）成爲十足的傻瓜，從這時起，我追逐她，我只能穿過陰關隘，去追逐她。我要令她失望，終歸枉然；雖然用盡我全力，想把癡狂從頭趕到心，只不成功。

可是爲何要插入一段日常故事的細節呢？你知道，而且常常告訴我，別的有錢人是怎樣過日的。從一齣著名的古劇裏，我在劇中，純出乎滑稽，正扮演無價值的一部分，發現一個單純的不可相信的悲慘的收場，是出乎我，或是芳妮，或是任何人意想之外的。

一個可愛的晚上，我依照我的慣例，在一個輝煌的園中聚會了一大羣人。我和我底神聖的人兒臂挽臂地漫步着，離開其餘的客人，很懇懇地講些合時的談話引她歡喜。她譔然俯視地上，溫柔地還報我兩手的緊握。這時，月兒忽地穿開雲層；只有她的影兒在那里。她嚇了一跳，吃驚地凝視我，於是看着地上，好像她兩眼正在搜索我的影兒。她所有的感情都很真切地描在她容顏上了，因此，要不是我感到一陣冷冰冰的寒意爬過我週身，我真要突然大笑哩。

她從我臂間昏倒了。我覺得像一枝箭般貫穿全羣驚愕的人，到了門邊，跳進我發現等候在那兒的第一部馬車，匆忙回到城裏，在這里，我曾離開有先見之明的彭特耳，以致我倒運的。他一見我

便嚇了一跳——一句話說盡了。郵馬即時叫了來。我身邊只帶一個僕人，一個名叫拉斯戈（註）的有趣的奴才，他仗着自己的聰明，學習着使他自已更有用處，然而他一點也不懷疑他所遇見的事。我們入夜以前旅行百里。彭特耳丟在後頭結束我的家產，分派我的錢來抵償我的債，還帶去最需要的東西。次日他趕上我的時候，我投身入於他的懷抱裏，正經地應承不再幹蠢事，將來要更慎重。我們繼續我們的行程，並不中止，經過了那形成爲交界的山嶺，這山嶺是被高聳的稜堡從平地分開的，對於我的平安是致命的打擊，只有在下山時，才許可我得安慰，而且匆匆走開到附近的水窟，便在此處我尋得休息，驅散失望與憂愁。

（註）拉斯戈（Raskin）流傳，無賴之輩。

#### 四

我定要匆匆地敘述我的一段歷史，假使我能够乞靈於出發期間的活潑的精神，我極歡喜把這篇故事拉長。但是曾經激起我精神的，而且還會激起精神的回憶中的盛會，已在心中烟消霧散了。當我尋覓他們時——那種影響是如此有力地統御着我的舒快與憂愁，我的苦樂滲和的命運的——我打擊一塊巖石却毫無用處，這石頭已經再不會噴射靈活的流泉了；神已逝去了。哦昔日

當時的景象多麼變化無常呀！我現在的心向是想扮演個英雄的角色，但學得很糟，我不過是戲臺上一個徒弟，而當被一對藍眼睛迷住時便忘記我自己的事。在這如醉如癡的一幕中，父母們似乎熱望交割這宗買賣，而這齣趣劇就在眾人嘲笑聲中收場了。這便是一切！曾經如此尊貴地，如此驕矜地打擊我心胸的再訪，已是這般陳腐和無益，這般地令人悵懣了。明娜！我失去你時哭泣着，甚至現在我還悲傷着心中失掉你呢。我已變得這麼老不成？人類可憐的智慧呵！哦，只要當日的一下脈搏，一剎那樣的意識；但是！我不過是荒涼的黑海裏一抹孤寂的波浪，而我痛飲着的閃爍的酒杯，却是滲和着不幸的藥味的。

先是，我差遣彭特耳帶着一袋金子到鎮上預定一間我中意的寓所。他啟用了大宗金子，很神祕地對人說起他服侍着那著名怪人（因為我不得不被人叫這樣的綽號）。真是榮幸，這樣，善良的人們便都裝滿奇怪的念頭了。這間屋已給我預備好時，彭特耳馬上回來，送我到那邊去。我們立刻出發。

離開那地方約莫有一句鐘的路程，在陽光輝煌的平原上，一大羣穿著華麗衣服的人擋住我們前進。馬車停止了；樂聲、鐘聲、敲聲都聽見了；一片響亮的喝采聲劈開空氣；還有穿白衫的絕色少

女們的合唱。她們在馬車門邊出現了，其中一個，比其餘的還美艷，正如太陽的光芒比夜間衆星的需要強烈般，她走上前，羞得靦然可親，跪在我面前，獻給我一個放在絲絨上的飾以玉桂、橄欖、玫瑰枝的花圈，同時她說了些我不懂的關於尊嚴、敬畏與愛情的話，她那嬌滴清朗的音調，迷悅我的耳朵和我的胸襟；我似乎覺得天堂的景象以前曾在我面前輓過一般。合唱又起了，歌的是一個好君王和他底快樂臣民的頌詞。

這一切，我的朋友呀，都是在燦爛日光下遇見的。她仍舊跪上前兩步，沒有影兒的我，怎敢跳過這鴻溝，來跪在她天使似的丰姿的面前呢。這時候，只要有個影子，我有什麼捨不得呢！我不得不憑藉着倒回馬車裏來掩飾我的羞恥，我的苦悶，我的失望了。彭特耳將我從懊惱中恢復轉來：他由別一邊跳出來。我叫他回轉來，從放在近旁的小珠寶匣裏取出一頂珍貴的金剛鑽冠，這東西本想獻給可愛的芳妮的。他再上前，用他主人的名義說道：「那個既不能，又不欲接受這般值得奉承的光榮名號的人。」他說：「一定有些錯，雖然他因為可敬的，鎮上人民和善的表示，不得不感謝他們。」接着他從原處拿了花冠，放在那邊代替金剛鑽冠。他的手幫着如花的少女把它舉起來，又使了個莊重的眼色，遣去牧師、長官們和代表們，再沒有人被准許旁聽了。他命令人羣後退，騰出空地讓馬

跑過，於是躍上馬車，穿過人們豎立的結着桂枝百花的拱門，風馳電掣地往鎮上去了。我們就疾馳到了鎮上。大轎接連轟着；馬車終於達到我的寓居。我急急轉身，穿過門，分開聚攏來謁我的羣衆。這班流氓喊道：「上帝祝願他！」窗下面，我吩咐揚散加倍的小錢在他們中間。入夜，全鎮便自行張燈結彩了。

我還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意義，又不知道我被被人想像着當作什麼人。我喚拉斯戈出去打聽消息。他發見了這班人相信某一種報告，說普魯士的好君主假借伯爵的官銜，週遊全國；我的副官給人認出了，他自己和我也都被人發現出來——換言之，發見我確實是在他們中間便感到無量的歡悅。他們確信着既然我願意保守最秘密的「匿名」而又如此冒失地扯下自己的面幕，那是何等荒謬；但是既然我曾經用如許和愛與仁慈來表示我的所情，那麼，我豁達的心胸自然會寬恕他們了。我的下流的僕人是十分善於談話，他能够用他尖利的爭論，儘量使善良的人們確信他們的見解。他連連對我講述一篇娓娓動人的報告，他看出它會激動我，就做出他自己的狡猾的惡作劇，增加我的高興。我可要承認它麼？我是縱然被誤會做國王的幻象却一點也不覺得可誇的。

次晚，我吩咐備辦筵席，設在屋前樹葉蔭蔽的廣場上，全鎮的人都在被邀之列。我的荷包的魔



力，彭特耳的顯能，拉斯戈的良謀巧計，在區區的片刻間，做出了許多奇事。這些珍貴華美的東西，怎能够在這麼短促的時期內擺列出來呢？這真真是值得驚愕的事。展現在那兒的東西，既如此美觀，如此充盈，而這些燦爛的光彩又備極奇巧，安排得很可稱羨，因之我覺得十分輕快；我一點也不好吹毛求疵，我不得不讚賞僕人們的勤勉。

晚上的黑暗來了；客人出現了，被介紹於我面前。「陛下」這句話不再竊語了；但是我却常常聽得帶着深畏與謙卑聲發出的「伯爵」。我是怎樣好？伯爵這兩字令我滿意，從那時起我是彼得伯爵了。但在宴席間我只尋找一人。最後她出現了：她「正是」花冠，而她又戴上它的。她雍容地跟隨她的雙親，似乎不知道她是全羣裏最美麗的一般。林園的主人，妻女都被介紹着了。我對老輩人說了許多好聽的殷勤的話；但是我像個挨罵的孩子般站在她面前，不能够說句話。最後，我支吾出一個請求，她應該敬禮全座嘉賓，因為她榮膺了像她所佩帶的徽章那樣的官職。她帶了動人的一顧，頹顏求我原諒她；但是我在她面前却比她更慚汗，我正如她的臣民般，把我最微末的貢物呈獻給她；而我的警視對於全體客人好像是指揮者，他們似乎人人亟欲碰到它。莊嚴、天真、和結合着優美的敬愛，主宰着全筵席。明娜的快樂的父母相信着由於尊重他們的緣故，他們的女兒被挑選出

來，得到望外的榮耀，我也沉入說不出的心蕩神怡的歡悅中。我吩咐把一切餘留下來的東西，我用眩人的金堆購得的珠玉寶石，放在兩隻蓋着的碟子上，以皇后的名義，分派做遊伴們和姑娘們的禮物，又吩咐把金子亂拋過籬邊的喜洋洋的衆人間。

次晨，彭特耳誠實地告知我，他所想的反對拉斯戈正直純潔的疑團已完全證實了；他昨天偷了幾袋金子哩。『我們別妒忌，』我答，『可憐的魔鬼幾垂涎這些賞賜呢。我把錢四散的拋揚，怎會有揚不到他那邊的道理？昨天他和別人正大模大樣地服事我，並且擺設了一桌歡喜痛快的筵席呢。』

關於這事，不再說下去了，拉斯戈仍舊做我的僕役頭目，彭特耳做我的朋友親信。他想像我的財寶是源源不竭的，却沒留心探索它的來由。他深入我的感情，幫助我找尋機會，好常常誇示和浪費我的財寶。至於那個潛逃的不知名的灰衣人呢，他只知道沒有了他，那困住我的病就不會痊癒，而我亦深怕這個我的希望所寄托着的人。此外，我現在深信他能夠隨處發見我，我沒有一處找得到他，所以我決計捨開無結果的探問，等候着有希望的日子到來。

宴會的盛大，和我在筵席上的謙讓，使得不肯輕信的居民對於我的高貴的先入見解，更加確

信，不久就在報紙上看見了所謂國王的遊程也者，全是無稽之談。但是我曾做過國王，而我却很倒霉地迫得還要做君王，並且我一定是從未有過的最豪富最仁愛的人。但是我要國王做什麼？世人從不會因為沒有國王而埋怨的，至少在我們的時代；這班好百姓，從不會親眼見過國王的，起初猜這人，於是以同樣的運氣，猜着別人；但是彼得伯爵仍舊是我的名。

有一次，在到浴場的旅客們中出現一個商人，他曾弄得自己破產好變成暴富，而他亦很受人器重。他有一個蒼白的大影跟隨着，他很誇張地想炫耀他所有的財富，決計要和我匹敵。我用得着荷包了。我驅迫這個窮鬼到這般地步，因此，他為要救轉自己，反使他不得不再度做一個破產者了。因此，我釋放了他，而用同一的方法，我在鄰居中間產生了不止一個的懶漢和流氓。

雖則我是這般分明地生活在如南面王般的修靡豪華之中，我家居的習慣却是簡樸而謙遜的。我因有深思熟慮的先見之明，就制定一條律令，除彭特耳外，不許任何人預入我所住的房間。日光還照射的時候，我依然鎖在裏面。人家說，「伯爵正在他的房子裏用功呢。」這些事情給一羣郵差走卒繼續傳達開去，因為我曾最瑣碎的事務上送出和接待他們。晚間我獨自在樹下接待朋友，不然便在客廳裏，這客廳是依了彭特耳的擺佈，十分巧妙，十分堂皇地照亮的。任何時候我外

出了，彭特耳必定用六路眼的眼睛，環伺着我。我的脚步往往向着林園主人的花園，這只不過爲了「她」的緣故；我生命中最深奧的精神是我的愛情。

我的好卡米蘇呀，我希望你別忘記愛情是什麼東西！我脫略了許多（解說）讓你補充吧。明娜，真的是一個值得愛戀的溫良的少女。我已獲得她整個的思想了；從她的柔順看來，她不能夠想像她怎會值得我的器重，至於我只是寄托在她心中；但是她都用她天真的心中的充溢的青春活力，以愛情酬報愛情。她像婦人般愛着一切的自我犧牲，自怨，只生活在他心中他便是她的生命一點也不關心着縱然她必遭死滅——一句話，她真真愛着。

但是我——哦，何等可怖的頃間！——可怖的，還值得想起。在我從第一次酩酊狂喜醒覺了之後，我是如何常常倒在彭特耳懷裏痛哭一陣呀！我是如何嚴厲地譴責自己，因爲沒有影兒的我，用了狡黠的自私自利，把一位天使關進了地獄，而這位天使的純潔的靈魂，正是我所托的呀！現在我決計親自對她揭破；現在，發出莊嚴的誓言，我決意和她決絕，翱翔而去；於是我又忽地流淚，和彭特耳計議着這晚再在林園中訪問她。

有時，我希望現在這不知名的神秘老人快要來探問了，自己不覺搗搗得意，而當我想起我離

曾找過他，只是枉然，不禁重新哭起來了。當我期望再見這位可畏的人時，我計算着日子。他說一年又一日！我信託他的話。

她的雙親是善良的，可敬的老人，非常慈愛他們的獨子；這全部的事情令他們驚異不置，況且，事已如此，他們不曉得怎樣做才好。他們從不曾夢想彼得伯爵會思念他們的女兒；顯然地，他熱烈地愛她，她亦報之以愛的擁，她母親想到這種聯姻的可能，而且想促其成功，只是徒勞；但是，這個心地和善的老人却從沒有給這樣的大志願作片刻的考慮，可是他們都深信我愛情的純潔，除替女兒祈禱外，別無所為。

約莫這時候，我從明娜處親自接到一封信，這便是她的真筆跡，我要給你抄出來：

「我知道我是個孱弱的、愚蠢的女孩，因為我曾教訓自己要相信我的愛人是不會給我痛苦，只為因我深深地、深深地愛他。噫呀！您是何等仁愛，何等說不出的仁愛！但是別要哄我，別爲了我而犧牲——上天呵！要是我是使得您這般做的原因，我要痛恨自己不，您使得我無量的歡悅；您教我愛您。可是寧靜地去吧！我的命運告訴我彼得伯爵不是我底，却是全世界底；那麼，當我聽到：「那是他，又是他，他幹了這個——他在這裏被崇拜，那裏被祀奉」的時候，我真覺得趾高氣揚呢！我一想

到這事，我就要挨近您，忘記你給一個簡樸無知的女子的好命運。靜悄悄去吧，不然這念頭會使我更不幸——我，嗚呀！我因了您而這般快樂，這般幸福。我不是把編在花圈——這花圈是我大着膽兒獻給您的——上的橄欖枝和玫瑰蕾纏絡住你自身麼？想您自己，我底親親；別要怕捨開我。我要因你而如此幸福，如此不可言說的受祝福地死去。」

這些話句怎樣令我心驚膽碎，你總想像得很透了。我告訴她我並不是如人所設想那樣的——我不過是個富人，但是一個無限淒涼的人。我說的是，身上有一種病，那是我與她之間唯一的秘密；因為我還不會斷絕憐好它的希望。這是我生存的毒藥：因為我把她同我一起衝入地獄裏，而她却是我生命上唯一的光明，唯一的福祿，唯一的心靈呢。於是她又泣着我是這般不幸。她是如此可愛悅，如此充滿愛情。要是她感到她會流涕獨自祈禱，爲要寬恕我，那是何等福氣呵！

但是她還沒有達到真正懂得我的話的地步：她有時幻想我是個犯了法被放逐的王子或是個高貴可敬的要人，而這王子要人是她底想像所樂於描摹，樂於使她心愛的人染上各樣強烈的英雄主義的色彩的。

有一次，我對她說，『明娜，在下月底那一天，我的命運就要變化而且決定了。倘若那事情不會碰到，我準要死，因為我不能夠使您倒得。』她噙泣着，頭兒倒在我胸頭。『假如您的命數會變換，讓我曉得您是幸運；我無所要求於您——可是您若變得更倒窳，把您底困厄乖運捆在我身上吧，我願幫您駄它。』

『親愛的姑娘，吞——吞下這些從您口中不意溜出來的魯莽的、愚蠢的話吧。您曉得什麼叫做倒窳？您知道我生了什麼病？那個您的情人——他是誰？您可聽見我在您面前顫慄顫抖起來，却瞞住您——』她倒在我腳邊噙泣，發個莊嚴的誓，重新表白她自己。

我對着正上前來的林園主人宣告我決計在下月初一天請他女兒幫忙。我確定那時間因為在這期間許多事或許發生，以致我的運氣會受了大大的影響。我對他女兒的愛情不得不是萬古不變的。

當這些話從彼得伯爵脣間溜出來時，這位善良的老人似乎嚇了一跳。他伏在我頭上，於是面紅耳赤了，因為他居然忘記自己的身分。隨後，他起始疑慮、熟思、探問，他說到那可愛的女兒的未來的嫁奩和押物。我感謝他把那個提醒我。我告訴他我願決意過一種無憂無慮的生活，住在為人所

愛戴的鄰居之間。我囑托他用他女兒名義購得的出售的好田產，指定由我償付。父親一定該好好待過他女兒的情人的。這事害得他十分煩亂，因為往往有這些或是那些陌生人阻擋他，但是他買來只化了約莫百萬佛羅林（銀幣）而已。

其實，這正是一種無害的把戲來解脫他的，這把戲以前也曾玩過，因為我必得承認他是過於討厭了。反之，這位善良的母親，有點耳聾，却不像他，常常妬羨着款待高貴的伯爵的榮耀。

這位母親擠上前來了。喜洋洋的人們擁在我周圍，懇懇求我同他們一塊消磨長夜。我不敢淹留一頃刻；月兒在朦朧或黃昏時候升上來；我的時候到了。

次晚，我又回到林園來。我把件大外套披過我肩膀，帽兒低垂到我的眼際。我朝着明娜走去。當她擡起眼睛望我時，一陣不自覺的抖索走遍她週身。恐怖的夜——夜間我曾在月光下顯出無影的我——將它一切的光芒返射在我的心中。這真是她！她亦認得我麼？她沉默着如有深思。我胸頭感到夢魘的壓迫。我從椅上起來。她悄然無語投入我心頭。我離開她。

但是我現在常常發覺她在垂淚。我的心靈漸漸闌黑，同時她父母似乎恣意歡悅，毫無憂慮。如許大的日子挾着命運滾轉前進，沉重黑暗有如一團雷雨的濕雲它底黃昏已到來了。我呼吸十分



吃力。我深深預料到要裝滿幾大箱黃金。我期待着中宵；它叮噠地響了。

我坐在那裡，兩眼直望着時鐘的針；一分一秒的篤的篤的，像一把利劍般刺入我的心底。我聽見每一聲便起來。天將曉了；沉重的鐘點一個擠過別個；還有晨——昏——夜。時鐘的針徐徐移動，希望已離開了。正敲着十一點，什麼也沒出現。「十二點」的最先的一下——最後的一下響了。我絕望地倒在牀上，泣下涕淚。明天，永遠無影了，明天，我要央求我愛人的幫手。到了清晨，一番沉重的睡眠閉上我眼睛。

## 五

當我被前房劇烈的吵嚷的噪鬧聲驚醒時，時候尚早呢。我諦聽着：彭特耳不准人進門前。拉斯戈大聲嚴重地發着誓，他不願接受僕伴的吩咐，固執要衝進我房間來。善良的彭特耳警告他，假如這些話傳到我耳裏，他或者要喪失了一個極好的地位，可是拉斯戈恐嚇着要將他加以毒打，倘若他還擋住他的進路。

我只穿好了一半。我突然忿忿推開門，對拉斯戈大喊道：「你要什麼，你這光棍呵？」他退後兩步，完全冷淡地答道：「我卑躬屈膝地請求你，再給我看看你的影子，這必定會使得你大老爺歡喜

的；何況太陽正在庭中照得很璀璨呢。」

我覺得像被雷打傷般，許久纔說出一句話：「一個僕人怎膽敢反對他的主人——？」他帶着愾怒的和氣阻止我：「一個僕人該是忠實的人，却拒絕侍候一個無影的主人——我要辭去了。」我試用別種武器。

「但是，拉斯戈，我親愛的拉斯戈，誰把這無理的念頭放進你腦袋裏的你怎能想像——？」但他仍舊用同樣聲調說，「許多人斷定你沒有影子；總之，不是給我瞧瞧你的影子便是讓我辭去！」

彭特耳蒼白而抖索，不過比我更小心些，對我作個表示，要我從靜悄悄冷森森的金子裏尋找救星——但也失去效力了；拉斯戈把它拋到我腳邊。「我一點也不拿無影人的東西。」他轉身，戴上帽，吹着調子，慢慢走出房間。我像化石般木立着——空虛地，不動地，望着他。

心里沉重而悵懣的，帶着一種如死的感情，我要像犯人在他底審判座面前般，預備踐諾約言，自己出現在林主的園子裏。我登上漆黑的亭子裏，這亭子是用我的名字做名的，在這里我和人訂約相會。明娜的母親朝我走來，喜氣洋洋無憂無慮的。明娜坐在那兒，蒼白而俏麗，如初雪般，吻過晚秋花朵後，瞬即溶成辛酸的水滴了。林園主人手中拿着一張寫好的紙，異樣懊惱地左右漫步，似乎

被內心的感情所壓服，這種種感情在他平素不變的容顏上描成常常變化的蒼白色和腥紅色。當我進來時他朝我走來，說着不連貫的重音，請求獨自和我說話。他邀我跟他走的路是引向園中的向陽的空曠的處所的。我獨自坐下來，不發一言。接着便是長久的沉默，連我們的好母親亦不敢插口的。

林園主人步伐凌亂地在亭中前前後後地踱着；他在我面前站一忽兒，帶着最尖利的一瞥，瞧着他所捏的紙張，說道：『伯爵，你可真的曉得彼得·須萊米耳這人嗎？』——我默然——『一個有名聲和大本領的人。』他等候着我的回答。

『我要是他便怎地？』——『他麼？』他更急切地加上說，『他曾用某種方法卸去他的影子的！』——『唉，糟糕！我的黑兆頭，』明娜嚷道。『噫呢，我好久便曉得他是沒影子的！』於是她投身在她母親兩臂間。她母親驚嚇了，抖抖顫顫地把她壓上她心頭，責罵我不應將這種最要緊的秘密瞞住她；但是她像阿利都莎般，沒在淚泉裏，這些淚泉，當聽見我聲音時，便滾滾流下，等我接近前時立即就號淘大哭了。

『既是這樣，』林園主人發火地叫道，『你的無行無恥是要誘拐那個可憐的少女和我的。而

你還膽敢愛她——她是被你拖進地獄裏去的——她且瞧她哭得多厲害，她苦惱得多厲害！唉，不要臉！罪過！」

我是十分凌亂了，因此我答得不銜接，「總之，這只是爲了個影——沒有別的只爲個影——人沒有它也得將就過去的。自然不值得弄出這麼的吵鬧來的。」但是我深深感到我說話的撒謊，因此在他賜給回答之前，我仍舊默然。我又說，「一個人今天失掉的東西明天他會找到。」

他忿忿說道：「請對我解釋，先生——解釋你怎樣卸去你的影子。」我迫得又撒謊，「一個下流人這般粗笨地踏上我的影子，因此他把影子撕破了個大窟窿；我把它送去補——黃金萬能；我昨天該把它取回來了。」

「甚好，先生，甚好，」他答道。「你求婚我的女兒——別人亦這樣做；我既是她的父親便一定要關心她。我給你三天的猶豫，在這三天內你可從事於取得一個影子。此後你便到我這兒來，假使你有個合適你的影子你會受歡迎；可是假如沒有，第四天我便要對你說我的女兒要做別人的妻子了。」我試要問明娜一句話；但是她異常懊惱，緊緊攬住她母親，她母親靜悄悄地示意我該回轉去。我偷偷走了，好像世界之門已在我後面關住一般。

邁開彭特耳親密的引導我脚步凌亂地漫步於樹林田野間。痛苦的汗滴從眉際落下；深沉的呻吟從胸中衝出；灼燃着野性的暴怒。

當我在滿是陽光的荒草地上，覺得袖子已被人扯住的時候，我不知道時間過去多久。我悄然佇立而四顧。這便是灰衣怪人；他似乎跟我直到他喘息為止。他登時開始說了：「今天我要親自通知；你很難得等到這麼久，但是一切都好——你要聽取好勸告；再交換你的影；它只等着你的請求，於是又回去。你在林主的花園裏要受歡迎；這只是一種笑柄吧了。拉斯戈，他誘拐你，他是你的情人的追逐者，我要處分他的——這個人已是罪惡可惡的了。」

我依舊佇立着，有如熟睡了般。「今天要通知麼？」我再數一遍時日的確不錯。我算錯了。我把右手放在胸頭的袋子裏。他發覺我的用意了，退後兩步。

「不錯，伯爵先生，這是在很合適的手裏了，你該保留住。」我using聲問的、瞪視的眼睛隨他。他說：「我可請求件小小的紀念品麼？最好是簽這契據。」後面的字是寫在他拿着的羊皮紙上的：

「立此為憑，余應允在我靈魂與我驕亮自然分離後，以我靈魂交予此持票人。」

我嚇得啞然驚視着，看看不知名的灰色人，又看看筆跡。在這期間，他把一枝新筆插進我的血裏，這些血是從我手上被刺戮傷的裂縫裏流出來的。他持筆授與我。

「那麼，你是誰呢？」我終於問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答。「你可不知道我是誰麼？——一個可憐的魔鬼，一種哲學家或丹客，他只爲了要贈與他的朋友的大恩惠，才接受些少的感謝；他在世上是一點享受都沒有的人，除了一點點的「世故經歷」。但是簽吧，我請你——咳，恰在右手那邊：「彼得·須萊米耳。」」

我搖搖頭。「原諒我，先生，因爲我不願意簽。」——「不！」他回答，似乎驚異。

「這是件須得考慮的事——把我的靈魂加上我的影子來作交易。」——「哦，哦！」他叫道。「考慮！」突然破口大笑。「那麼，可准我問問，你的靈魂是什麼一種東西？你從來見過它麼？你可知道當你一旦脫離了它要變成什麼東西？當你發覺有些人注意到它，雖則是在你生時，要買得這些X的遺產，這些電力，這些極光力，或者這些笨賤物件所能證實的任何東西的遺產的時候，要歡天喜地呢；用你身上的影，用真正實在的東西償付給它；你可以得到情人的手，而且完成你的祈禱。不然

你便寧可把這心愛的姑娘交給那卑污的無賴，拉斯戈君麼？不，要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它。到這兒來，我亦要借給你希望杯（他從袋裏拉出一件東西來）我們要穿過林園悄悄漫步一回。」

我必得承認我受這人的取笑真是羞得傷心。我恨他到極點；我又相信這個個性的厭惡心阻擋我，不給我簽交換我的影子的必要的簽名（這對於我是緊要的）；比我的成見還更甚。這些念頭，是不堪忍受的，因此我得伴他散一回步。這個諂媚的，侮慢的，生氣的小鬼，將他自己安置在我和我愛人中間，以兩顆血淋淋的心兒爲玩物，激起我最深刻的感情。我把過去的事看作「木已成舟」的了，把我的災難想做不可挽回的。我轉向這人說道：

「先生，我把我的影子賣給你換得你這隻最寶貴的袋子；我十分反悔。要是這宗買賣好註銷，以——的名義——」他搖搖頭，怒容瞪住我。我又開始：「我不願再把我的所有賣給你了，雖然你要一如賣我的影子般，出一筆大價錢，我却什麼也不簽。因此，你可以斷定，你請求我的化身，對於你或許比對於我更合意些。原諒我，可是事情却不能不這樣；讓我們分離吧。」

「我很愁悶，須萊米耳君，你這般朝三暮四地推開爲你求得的恩惠；但是我在別時候要更運氣。別了，直到我們快快相會！却說你該准許我提起了無論如何我不讓我買來的東西發霉；我小心

翼翼地保藏它，儘可能地看管它。」

說了這些話，他從他的袋裏取出我的影子，把它最靈巧地揮擲着，它便鬆弛了，展開了，在他腳邊向陽的荒草地上，因此他站在兩個跟伴的影子，我底和他底之間，走開了。我底影似乎是屬於他的，宛如是他自己底一般——它本身遷就他一切的動作，迎合他一切的需要。

當我再看見我可憐的影子，在這麼長久的分離之後，又發現它是供如此卑污的用途，爲了它的緣故，這忽兒我真受了無名的抑鬱所苦，我心已碎，悲傷廢泣。這個可恨的人帶了他的劫掠物做然闊步躡着，不要險地重新他底要求。

「你得這樣做——不過筆桿兒動一動吧了。你也要，從這個流氓爪牙裏救治你的可憐不幸的明娜——用你伯爵的最尊貴的拳頭救活她。只要動一動筆桿兒好了，我請你。」挾着新威脅的眼淚突然哭出了，但是我轉開，對他說明我要去了。

彭特耳本來是跟我到眼前的地方的，這時滿懷憂慮，接近了我。這個好心人眼見我的哭泣，看出我的影子（這個他可沒認錯）附在灰衣怪人身上，於是他用強力勸他，使我得到我的所有物；但是却不能夠緊緊依附在這刁滑的怪人身上，他便用一種專斷的音調，吩咐老人丟掉那件不是



他的東西。他作了個回答，轉背向我的好意的僕人，行開了。彭特耳緊緊跟他，揚起他帶來的堅實的黑刺棒，要求他拋開影子，用他精壯的膂力，強迫這要求；但是這個人似乎或者慣於這種對打，俯着頭，聳着肩膀，平心靜氣悄然走過荒草地，我的影子和我的忠僕陪伴着。我聽見這潑潑的聲音在荒野上迴響許久。終於消失在遠處了。我兀然木立着，一如先前那樣淒涼。

## 六

因此我獨自留在荒蕪的草地上，我盡情發洩了無數的眼淚，似乎會輕鬆我心頭的難堪的沉重。但是我看我的可怖的災難是沒有界限，沒有出口，沒有條件的，我便用我本性的忍耐吮吸這異人注進我的傷痕上的毒藥。當我一起想起明娜的印象時，她的苗條而俏麗的外形在我面前似乎顯得蒼白而且墜泣，好像我在受侮辱的時候看見她的樣子。接着拉斯戈的陰影似乎很幽莽很跋扈地踱到我們中間。我幕上面網，跑過原野；但是這可怖的幽靈依然追逐我。我跑——它緊跟着我。我奄奄一息地倒地，地上溼着新湧出的淚泉。

關於影子的一切——只要動一動筆桿便還給我的！我又默想着這怪人的獻議，和我的拒絕，我心中的一切都是黑暗而荒涼，我既沒有證據又沒有理由。

日子滾轉過去，我用野菜安定我的飢餓，用近處的山泉止我的渴。夜挨近來了；我在樹下伸展四肢，潮溼的黎明把我從沉睡中驚醒，夢中聽見我的呻吟，似乎是和死格鬥般。彭特耳一定找不見我的足跡了，我亦樂得這樣想。我決計不再回到人間了，我要像山中膽怯的野獸般，逃開他們。這樣我生活過疲倦的三天。

第四天清晨，我發見自己在一片蔭蔭的平原上，太陽照得燦亮。我坐在一片日光照着的石頭上，因為我要在它的久違了的監視下享受溫暖。但是我被一種輕微的沙沙聲所驚擾了。我急切地四顧，準備逃走。我沒瞧見誰；但是在熱灼灼的沙上經過了一個不類乎我的人影，獨自散蕩着，似乎和它底主人並無關係。

一股強烈的衝動從心中激起。影呀，我想，您可是在尋找您底主人麼？我願望自己是影的主人，於是我跳上前，把它攫為己有。我設想着，假若我尋得它的腳跡，我就能够這麼配合它底腳恰恰碰到我底，那是何等僥倖；連它自己都依附和配合在我身上了。

這影子，當我行動時，在我面前逸去，於是我迫得開始生龍活虎地追趕那不實在的漫遊者了。我茫茫然站着，以非常的氣力護衛我，亟望避掉這狼狽的情況。它逃到遠遠的樹林間了，在陰晦里

它必定登時消失去。我看見它。一種恐怖刺穿我的心，燒着我熱灼的願望，又把我的腳長上翅膀。我追及影子，漸漸挨近；我差不多在它旁邊了。它驟然停住，回身向我，像獅子突然擒住他的刼掠物般。我向前一跳，用全力捉住他。出乎意表地我感到被我衝打的東西全體抗拒着——從一個不可見的力量，我受了一下猛擊，這是人常常覺得的猛擊。恐怖很劇烈地在我心中搖動着，結果像受了一下蘊擊般捏緊拳頭捉住站在我面前的不可見的東西。我搖搖顛顛地上前，匍匐般地倒在地上。在他背後有一個我緊緊抓住的人，這時他已給人看見了。

現在，這全盤的事情已自自然然被說明了。這個人必定有一件看不見的法寶，使得主人，却不是這個影，不能看見。他起初捏住它，隨後把它丟掉了。我環顧，登時發見這個看不見的法寶的影子。我跳起來，衝上去，終於沒有失掉這寶貴的刼掠物——無形，無影的，我手中握住這法寶。

這人慌忙起來。他四顧尋找他的幸運勝利者，費了大大的焦燥，只能在這暖洋洋的廣大平原上發見了他或是他的影子；因為他沒有理由來懷疑着也沒有時間來細察出我是無影的人了。當他發見每一個腳跡都消失了，他登時便舉手自打自，亂抓他的頭髮，極端失望。但是這件新得的寶貝却給與我再同別人討好的法子和性質。我自己的心要掩飾這件搶刼勾當，並不會缺乏口實；

或者，最好是無須這種口實。我既然抱着除去任何內心隱竇的見解，便急急走開，連回頭瞧瞧這不幸的犧牲者都沒有，他的叫苦的聲音我聽見他在我後面重覆好久。因此，這時我至少得推想發生那件事的環境了。

我希望到林園裏，打算親自報告那個可恨的人對我通知過的事情的真相；但打算對鄰居報告呢，却不曉得我自己究竟在何處，我登上近旁的小山，從峭壁處看見林園的塔橫在我腳邊，我的心激動了，卜卜地跳，眼淚，和我先前曾流過的大不相同，從我眼裏忽地湧出了。我又看見她。一種焦迫的、熱切的願望加緊我的脚步，走下筆直的路。一羣農夫經過並沒瞧見我，便從城裏走出去，他們談論及我，和拉斯戈，和林園主人。我一點也不欲聽；我急忙行過。

我走進園裏，心頭顫抖着期待的驚愕。一個笑聲近來了。我搖着身，熱望着四週，只沒瞧見誰。我更走前去，一個似乎是人脚步聲聽見了。我仍舊瞧不見什麼。我以為耳朵哄我；但時候還早呢，誰都沒在彼得伯爵的亭子裏——園子空着。我漫步於慣熟的小路上，直到我走近大屋。我更清楚地聽見這同樣的聲音。我心情很懊惱地登時坐在門對面的土隄上，向陽的地方。似乎覺得我好像聽見這個無形的妖怪侮慢的笑聲。鎖匙在門上打轉，門開了，林園主人走出來，手中拿着紙張。我覺

得我眼睛周圍有種像霧的東西般。我環顧，哦，可怖呀！這位灰衣人恰坐近我身邊，帶着猙獰的笑容注視我。他已拉着他頭上的如願帽蓋住我的頭了。在他的腳邊我的影子和他的影子這個對着別個安安穩穩轉着。他漫不在意地玩弄着他手裏捏着的我所熟知的羊皮紙，同時林園主人正在亭子蔭處前前後後踱着，他親熱地俯近我的耳朵，對我耳語着這些話——

「現在，你既然終於接受我的要求，因此我們兩個頭便通通在一頂帽子底下了，好極了！好極了！但是請把我的法寶還給我——你不要再要它了，你是這末尊貴的人，值不得保留那不是你的東西的。不多謝，我衷心對你確說我把它借給你。」他從我手裏很客氣地把它拿去，放進袋裏，侮慢地取笑我，笑得這麼大聲以至林園主人四顧着，被這噪聲所引動。我兀坐在那里，呆若木雞般。

「你一定贊成，」他開始了，「像這一頂帽是更加便利的。它不但掩蓋它的主人，還有他的影子呢，而且，以及他所願意遮蓋的許多人，哦，聽呀！今天我得了兩個您。」他又哈哈大笑了。「你該曉得須萊米耳，當初不會用好法子做出來的。結局必得強迫完成它。我仍舊想你要買這件小東西，帶回你的新娘（正是時候了）；送拉斯戈到絞頭臺上薄鞞毆去；你手頭有條索子那是件容易的事。聽呀，我給你這頂帽子來作交易。」

她母親出來了，談話還接着下去。「明娜做什麼？」——「在哭。」——「簡單的孩子呀！事情可沒變更麼？」——「沒有，真的。」——「可是即刻會把她交給別人了，哦，丈夫呀，你對你自己的女兒何以如此殘忍！」——「母親，你看不清楚。雖則在她流出她孩子氣的眼淚之前，一發覺她自身是一個豪富的貴人的妻子時，她會消失她的憂愁，宛似大夢初覺一般。她要感謝上天和我們；因此你會明白。」——「上帝賞賜它！她已經有了一份很豐裕的嫁奩了；但是聽了那不幸的冒險者的囑咐後，可肯相信要得像拉斯戈那樣光明正大的求婚是登時十分容易的麼？你可知道他有什麼財富？」——「他有六百萬佛羅林，現錢付作鄉中的地產，無須一切負擔。我手頭有這類文件。他是個常常以最好的買價阻止我買得的人。此外，在他的皮包裏還有托馬斯·約恩斯君的匯票，約三百五十萬佛羅林。」——「他一定便吞得頗可觀。」——「這都是無稽之談！他積蓄得很高明，而別人却揮霍得很蠢。」——「但是這人却穿件僕役的號衣！」——「笨呀！他有一個無辜的影子！」——「你說的對，但是——」

灰衣人嘩笑着，全神注視我的臉。門開了，明娜出來。她自己倚在她的婢女臂上，悄悄的眼淚流過她蒼白可愛的頰。她坐在菩提樹下一張擺給她坐的攪子上，她父親坐在她旁邊。他和愛地撮

着她的手，當她依然哭得很淒楚的時候，用最和愛的話調對她話。

「您是我最好的最親愛的女兒；你該小心謹慎爲上；你不用悲傷你老父，他不過想使得你快活些吧了。我深深知道，我可愛的女兒，這事驚動得你好苦；雖然你神通地逃開災難。在這個不要臉的騙子遭拆穿西洋鏡以前，你是更愛那個不值錢的人的。我曉得它，明娜，但是我不欲罵你。我亦是愛他，同時我看他是個有錢的貴人。但是，你已看見事情怎樣結局了。這個真正的流氓自己有影子；而我的寶貝，我的獨女，可要和——結婚嗎？哦，不，你別要再想他。聽呀，我的明娜：一個情人要向你求婚，他是不怕太陽的，一個忠厚的人——他不要伯爵，真的，但是他有十萬家財，比你所有的還要倍了十倍，他會使我心愛的女兒享福。別要反對我；不作回答，應做我的順從的好女兒。讓慈愛的父親關心你，揩乾你底眼淚。答應伸手給拉斯戈君；說呀，你可答應我？」

她帶着嘆氣的聲調答道：「今生今世我別無其他的心願了；聽便父親的心願完成吧！」因此，拉斯戈君聽得了這聲明，便大膽加入這羣人間。明娜昏倒過去。我妬恨的惡魔忿忿地釘住眼珠瞧着我，喃喃着這些飛快的話：「你也能忍得住『那個』麼？那在你血管裏代替了血流着的是什麼東西？」他迅速一動就在我手上弄了一點傷——血湧出來了。他叫道：「鮮紅的血，真的！簽名呀！」

羊皮紙和筆正在我手裏。

## 七

我將表白我自己，親愛的卡米蘇，讓你批評，却不願力求加以避免。我久已用最嚴厲的裁判判過自己了，因為我心中養着貪饕的蟲兒。我生存的可怖一頃間永遠出現在我心靈上，我只能用猶疑的一瞥，帶着謙卑和自怨自艾的心情冥想它。我的朋友，不經心地岔開了正路，不知不覺迫得走別條路，因此他誤入歧途，越走越迷了。雖是天上耿耿的北極星爲他引路，也是枉然；因為沒有任他選擇的餘地——他必得滑下斜坡獻身於尼木斯（司天罰的女神）。經過了這虛偽的匆遽的，把災禍降臨在我身上的階梯後，我就壯着膽子敢把自己推在別人的命運之上了。我們還活着，但是我從何處撤下地獄，急切等待救援，又向前亂衝瞎撞求救呢？因為最後喪鐘叮噹響了。別要想我是這麼卑污，我的卡米蘇，例如想像我把金子的價值看得太高，或者因此更會受人原諒。不；可是我的靈魂對於曲徑上的神秘小人是充滿了不可壓服的憎恨。或許我對他不佳，然而我的心激起種種的罵他的話。但在此處，好像我的生活時常有過的，或世界史上更普通的，一件不由心願的意外的事已成定局了。此後我變得與自己和好。我第一步懂得看重必然的事和那些與其說成於我



們的心願不如說由於定數的結果的意外事情。接着，我被教訓遵從這些必然的事，看做是天意的巧妙的安排，它使一切機器轉動，我們只要幫着動動使得別個車輪行動吧了。要來的事，會遇到；該有的事，已有了；都莫非是天意的干涉，而在我的運命和支配我的她底運命方面，我終於懂得尊敬天意了。

我不知道我可否把它歸罪於受這麼強烈的情緒抑壓之下我精神的勞瘁，或是歸罪於體力的困頓，因為給許多天不尋常的禁戒弄弱了，再不然便歸罪於那致命的心亂，這是走近來的灰灰仇人在我全軀體中引起的——當我打算簽名時我一定沉沉昏倒過去，躺了許久像躺在死神的胸懷裏般。

當我甦醒轉來時，耳中聽到的第一聲便是腳踏聲和咒罵聲。我睜開眼睛。黑漆漆的，我的冤家正在那邊抓住我，却叱罵我：『現在，那種舉動還不像個蠢老太婆嗎？讓這個男子漢起來，照他所願意的斷定這宗事務；不然他或者有別的想頭——願意依舊哭下去。』我很吃力地從我所躺的地上升起來，默然四顧。薄暮來了。宴會的音樂忽然從輝煌的林園房屋中作了，一羣羣客人四散在園中路上。有的接近些，正在談話，又坐在長椅上。他們說起屋主的女兒和富人拉斯戈君的婚禮。這是

在清晨舉行的——一切，一切都已成過去了。

我用我的手把頭上的如願帽打去，——這是一下子隱形的不知名的人送給我的——悄悄逃進深黑的森林，好躲藏起來，又急急到彼得伯得亭前的圍門。但是我的惡魔却無形無影地跟着我，說刻毒的話追逐我。「那麼，這便是這位神經過敏的貴人終生爲了關心的勞瘁緣故所得到的報償了呀！而我終於受了愚弄！很好，很好，頑固先生，逃開我，不過我們是捨不開的。你有了我的金，我有你的影；這不會讓我們安靜的。誰曾聽見影子會丟開它底主人麼？你底拉着我跟你，等到你自願屈辱取回它，我纔丟掉它。你的從心所欲而賣去的，或是不經心而賣去的東西，你將會追得用厭惡和困頓來賠還；人不能違反他的運命。」他繼續用同樣的音調說。我要逃開他只是徒然——他無時無刻不在我背後——而前——他冷諷着說到金子和影子。我不能安靜下來想一想。

穿過空虛的杳無人跡的街道，我匆匆回到我的寓所。我站在屋前，仰望，幾乎認不得它。緊閉的窗子後面沒點着火，房門關着，不見有僕役們走動。他站在我背後，高聲大笑。「咳咳！不過你的彭特耳一定在家。他被差使到此地時週身是十分精疲力竭了，因此，無疑地，他是非常當心看守着的。」

他又大笑，「他將要說些故事給你開心。大膽呀！今天晚上好，直到下次早點會面。」

我又嗚呼，看見一線亮光了。彭特耳從室內問「誰在那兒？」當他聽出我的聲音時，這個可憐人幾乎不能抑制住他的快樂；門兒推開了，我們倒在彼此的臂膀間哭泣。他大大改變了——又弱又病，我的頭髮已變得全灰了。

他領我穿過空房到一間還有陳設的內室裏。他拿酒肉來。我們坐下。他又開始哭了。接着他告訴我他新近曾打敗這個灰衣瘦鬼，他是受了我的影的苦，打得如此勇猛，如此長久，以致他尋不着我所有的足跡，便精疲力竭地倒地了；此後，不能夠發見我，他就回家；這班流氓，受了拉斯戈的煽動，騷動起來，搗毀屋窗，隨意破壞他們喜歡破壞的東西。這樣他們算已報答他們的恩人了。我的僕人們一個逃去一個。當地的警察把我看作嫌疑分子，命令我離城，只准我遲延二十四小時，免得他們行兇滋事。他又添加一大堆話在我已曉得的關於拉斯戈的財富和婚事上面。這個無賴，既然發起種種行動來反對我，一定從頭就得到我的隱秘了。似乎是，受了金子的引誘，他親自強迫着我，得到那寶箱的一個鎖匙，就在箱裏放下他的財富的根基，因此他現在似乎決計要享用財富了。

彭特耳淚眼漣漣地告訴我一切，如今再看見我了，便重又快活得哭起來，仍舊認我做主人，而

在他的種種關於引起我倒運的事的恐懼消滅之後，他發覺我對於凡事都用和平與忍耐的態度忍受着；就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失望抑制着我，同時我看見有龐大而不變的災禍迫近眉睫。我已流盡我的眼淚了；胸頭再也壓不出叫苦的聲音。我冷冷地漠然地搖起我裸露的頭來，抵擋着災難。

「彭特耳，」我說，「你明白我的命運。莫非有了某種罪愆，方纔將重罰加諸我麼？你清白的人，你的命運將不復和我底結合在一起了。我不願再讓它這樣下去。今晚我要匆匆離去。給我裝上馬鞍——我獨個兒騎。你一定要留住——我這樣請求你。幾箱金子還要留在這里。現在它們都是你底了。我將走遍天涯，永不休息；但是假若有愉快的一天要破曉了，祝福會再向我微笑，我將誠心誠意想起你；因為在你忠誠的胸頭我曾哭過許多疲乏、淒涼、愁悶的時辰。」

這個忠實的人心兒碎了，依着他主人最後的吩咐。這使得他痛苦；但是我對於他的提議，他的婉勸，却裝做聾子，對於他的眼淚，裝做瞎子。他牽了馬給我，靠在我胸頭哭泣，我推開他，跳上馬鞍，在夜的外套籠罩下，離開我生存的墳墓，趕上我的路程了；至於我的馬要取道何方，却漫不在意。在這大地上我沒有目的——沒有心願——沒有希望。

## 八

不久之後，一個步行的過客和我合夥，這人在我馬側行走一些時間後，便要求我，既然是同路的關係，准他把那一件掛在馬屁股上的外套拋掉。我默然答應他這樣做。他用勸導的話感謝我小小的効勞，稱道我的馬，因此提到機會來讚美闊人的福氣和威風。他又繼續說一種自言自語的話，我不懂什麼，因為我只是個聽者。

他說明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不久介紹了玄學，從此發出何者會解決一切的玄秘的問題。他極清晰地展開他的題目，於是引伸出去得到它底推斷。

你深深知道我時常自認，從我跑過哲學的學校以來，我不想自己必定是個研究哲理的人，因此，我要一塊兒屏棄這派的探討從那時起，我丟開許多我所知道所學得的事情，它們怎樣就讓它們怎樣，依了你的規勸，信托自己的良知，就是心聲。我至今還是儘可能地向着我自己的路前進。據我看來，雄辯家是用大本領建起他的堅固的水門汀大廈的。這座大廈似乎支持在堅穩實地的基石上，好像是因它自身的絕對需要而建立的。然而在大廈裏，我失掉我特地要尋找的東西，據我看來，它只不過是一件美術品，它的完整與裝飾僅供悅目而已；但是我十分情願傾聽這個口舌流利的人說的話，他自己想將我的觀察移轉到我自己的憂愁上；而我亦十分樂意親自對他投降，假若

他能夠把捉着我的靈魂一如把捉着我的知識般。

在這期間，時光溜過了，黎明不知不覺照亮了天空，我戰慄着當我四顧瞥見瑰麗的色彩溶和澄染於東方天際，歌頌初升的旭日的時候；而在那時辰當影子盡量伸展它們的時候，却找不到遮蔽，找不到屏護之處——我不得寧靜！我望着我的伙伴又抖索起來；連這人亦是穿灰外套的。

他取笑我的驚愕，並不許我發一言，便開始了：「那麼，讓我們按照世俗的慣例，暫時結合着各自的利益，我們常常有機會分開的。和山並列的路，你假如考慮過的話，是你可以細心取道的唯一的路。你不敢降下深谷；越過山你將要差不多不想回去，不想到它會指引你知道你所自來的地方；而你正在走着的這條路，恰恰是我底。我看出高升的太陽使你看來蒼白；我要把你的影子借給你，同時我們仍舊做一塊兒，這樣必定誘起你厭着我的實體，換近了你的彭特耳不再跟伴你了，但是我願意好好服事你。你並不愛我；我爲了這個深深抱歉；但是你好不管怎樣利用我，惡魔並不如人家所形容的那麼烏黑。昨天你懊惱了我，那是真的，但是今天我必定一點也不怨恨你了。我替你縮短這樣長的路程，你自己必得承認；現在你可再試用試用你的影子看。」

太陽已經高照，路上旅人們正走近我們，我雖然內心憎恨，也接受他的請求。他微笑着，任便我

的影子落在地上；它歇在我的馬所歇的地方，喜氣洋洋地向前移動着。我的心是沉入一種奇妙的情調中。我騎近一個鄉下人身邊，他脫了帽，看來像個健旺的人，恭恭敬敬地讓開路。我又騎遠些，眼光熱灼灼地，心兒卜卜跳，從馬上側視，看曾經做過我影子的東西；但是它是我現在從一個陌生人處借來的——嘿，從一個仇人那里。

他漫不經意地來到我旁邊，吹支調子——他徒步，我騎馬。一陣暈迷擒住我。這種引誘的催促強了；我急急拉回手繩，同時踢着兩隻踢馬刺到馬兒身上，因此急急走開，穿過一條交叉路。我却不願同着影子私自奔逃；它當馬兒飛奔的時候便溜開，在路上等候它的合法的主人了。我迫得闖關轉，羞慚無地。灰衣人既然滿不在乎地吹完了調子，開始對我笑，又把影子釘在老地方，告訴我當我正當合法地取得了它後，它便只是單獨依附着我，和我做一起。『我緊緊抓住你了，』他嚷道，『緊緊跟着影子；你無從逃開我。像你這樣的儼然一個富人好缺了個影子；你要被處罰了，因為不會及早看透這件事。』

我一如先前般在同條路繼續我的旅程。我獲得一切人生的慰藉，一切人生的歡娛。我能夠輕易自由自在地走動着；又得了一個影子，雖然是借來的，而我且隨處僭受人敬畏，這個是富人

所欲求的東西；但是死神已臨到我心頭了。我的神異的引導者，他表白他自己是世間天字第一號的富豪的無用的奴才，而且特地預備做個僕人的，是絕頂乖巧伶俐，真正是個鉅商富翁的侍僕的典型；但是他從不離開我身邊，並且又迅速難爲我，表示最大的決心，要我回他了結關於影子的買賣，假使不外是要影子捨開了他。他對我是又討厭又可恨；我每每畏懼他。我已弄得自己得依靠他了。我受了他的支配，他又把我趕進我所擱絕的烏有鄉裏。我迫得聽便他的雄辯，快舌完全主宰着我，幾乎感到他是對的。一個富人活在世上總該有個影子；只要我還願意估據他所勸誘我填充的那個空位，那便是給我的唯一的出口。但是關於此事我已決意——犧牲我的愛情，使我的生存成爲可詛咒的，我却不願招我的靈魂移交給這人——不願，可不是爲了世上所有的影子的緣故；但是我不知道事情怎樣完結。

一天，我們同坐在巖窟前，此處過山的旅客們是常常要遊到的。聽見從其深莫測的海底瘋狂吼着地下泉的聲音，而投入深淵的石頭，沉下所發的回聲，似乎表明深淵是無底的。他一如平日一般地含着豐富的幻想，帶着熱烈的心情，用了鮮明的色彩，精細謹慎地對我描摹顯赫大人物的種種圖畫；世間這種大人物，我是可以憑藉我的錢袋造成功的，假如我的影子依舊爲我所有的話。我



的肘兒支攔在膝頭，同時用手掩着臉龐，傾聽這個壞蛋的話，我的心介於這種誘惑與自己的熱望間，加倍碎裂了。這類的內心衝突我是再不能忍捱的，於是開始堅決的掙扎了。

「你似乎忘記了，好先生，我只許你在某種情況仍舊和我作伴，我依然要替我自己保留我不羈的自由。」——「假若你命令我我便要走開，」這種恐嚇是他做慣了的——我噤口了。他靜靜坐下去，着手捲起我的影子。我面色發青，但當他這樣做時我只啞口木立。一個長久的沉默。他這樣打破了它。

「你不能够忍受了我，先生——你恨我。我亦知道。可是你爲何要恨我呢？不是因爲，當你在大路上打我時，你打算要用武力刮去我的法寶；或者是因爲你企圖詐取我的財產，影子，這些你的尊榮所依托的東西麼？就我本人，却不因此恨你；你該覺得運用你的機會、你的乖巧、你的力氣到好的方面，是最自然不過的。那麼你知道這最嚴格的原則，便是忠誠，是你自己的一種第三義的信仰，這個我可不反對。我的意見是沒有像你底那麼嚴格的：我只是依照你的主意做去。但是我可曾試要勒死你，打算擄去你寶貴的靈魂，我真真極其歡喜的靈魂麼？我可有，因爲我所交易的錢袋的緣故，縱容一個僕人在你面前，而企圖帶着錢袋逃開麼？」對於這些話，我一點也回不出；他又接下去：

「那麼，咳，先生，咳！你忍受不了我——我也知道，却不因此厭惡了你。很顯然地我們定要離開了，你對於我，真正是十分乏味。但是爲未來計，要一起逃開我這惹人惱亂的鬼怪，我要給你一片忠告——買我的東西！」我拿出錢袋交給他。「該多少價錢？」「不！」我深深嘆息，又開始了。「喂，那麼，我堅持這個，我們定要離開——別要再在世上阻擋我的路，世界是大得夠我倆走呵。」他微笑着回答道：「我要去，先生；但是我得先教給你怎樣招我來，當你願意你最卑微的僕人出現的時候；你只須搖動你的荷句，裏面源源不竭的金子便會鏗鏘作響——這聲昔要登時引我到你身邊。世人個個人都願到他自己的利益；你瞧，我也是關心於你底——因爲我自願送你一樣新權力，絕好的荷句。雖則蠶蟲或者吞去了你的影兒，我倆間仍舊有一條堅牢的結合的帶子。但是夠了——你支配我同時支配我的金子；不管多遠，命令你的僕人——你曉得，我常常預備爲朋友効勞盡力，我特別關心於富人——那個，你曾親自見過的。可是關於你的影子，先生，准我對你確定，你的影子——除非有一種條件——將永不是你底了。」

昔日的幻象飄浮於我心靈中。我連忙問道：「約恩斯君可有簽名麼？」他微笑着。「結交這麼好的一個朋友是不需要的。」「他在哪里——在哪里？我發誓要知道的！」他慢慢把手插進袋

裏，抓住托馬斯·約恩斯的蒼白鬼形的頭髮，把它曳出來。它的暗藍的死屍抖索着，說着可怕的話：

“Fusto iudicio Dei Fudicatus sum, Fusto iudicio, Dei condemnatus sum.”（上帝的正直的裁判判決我了，正直的裁判，上帝懲罰我。）我是心碎膽裂了。我趕快把這隻玳瑁作響的荷包猛力投進深淵，同時發出這些最後的話：『以上帝的名義，我千萬請求你，魔鬼呀，去吧，別要再出現在眼前。』他愁眉促額地站起來，立即在一大堆黑巖石後面消逝了，這些巖石是圍繞那塊荒涼野蠻的地方的。

## 九

我兀坐在那里，沒有影子，又無金錢；只覺有一種沉重已從我胸頭移去，我是寧靜下來了。要是不曾失去我的愛人，或是倘若那損失仍使我免於自責，我相信我必會快活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我該走那條路。我搜索我的衣袋，尋得還剩下些少金子。我笑笑地數它一數。我已把我的馬兒遺留在旅店樓下了。我羞得不好回到那里，至少得等到日頭落下——而太陽還高懸在天上。我獨自躺在左近的樹蔭下，很快就沉沉入睡了。

在我歡快的好夢中，這些可愛的幻影喜氣洋洋地在我四圍跳舞着。明娜，戴着一頂花圈，翔舞

於我身傍，用一個親切的笑容取悅我。高貴的彭特耳亦在那里，編合一個花園，挨近我，作一種友誼的問候。許多別的人亦在那里，在他們間我且想着我甚至於看見你，卡米蘇，在遠處的一羣人裏。一線光芒照射着，只沒有影子；就是最奇異的東西，也都現出喜氣來了。百花與歌曲戀愛與歡悅，在棕櫚樹林底下。我幾乎不能辨出，知道，或指出這些飛翔的，迅速消散的，和美妙的形態；但是我賞樂這些幻影，因此我快活得不會醒來。可是我醒了——離則我還緊閉兩眼使得這些消逝的好夢，仍舊在我心靈的間遭再玩一會兒。

但是我終於睜開眼睛了。太陽正在天上，却又在東方；我已睡過整個夜了。我以此作一個我不必回到旅店表示。我甘心情願捨棄我最近留在那里的東西，決計徒步走條小路，這條路是穿過森林蔭蔽着的山腳跟的，決計我的命運該怎樣，統委諸天命。我不回顧；我甚至於不想役使彭特耳。這個我把財富留給他的人，這事情我是很容易地做了的。我起始思慮着我要決意在世上做那種新人物。我的外表是十分樸素的：我穿了件舊的黑外套，先前在柏林著過的，不知道什麼緣故，此次旅行却用着它了。頭上只戴頂旅行帽，足部是一對破靴。我站起來，從這地方割下一條多節的刺來，作為一種紀念品，於是開始我的漫遊了。

我在林間追上一個老農夫，他極和氣地問候我，我便和他交談了。我像個好客的旅客般，首先問問關於路的話，以後就關於四鄰和居民，山上的出產，諸如此類的事。我們來到一股山泉的河床旁邊，這般山泉四散流溢，糜爛着一大片森林地帶。面着這片廣闊向陽的地方，我心中深深戰抖，這一個鄉下人走上我前頭，亦不管它了。他，總是站在那可怖的地方的中央，轉身向我，打算對我說起大水的故事。他立即察出缺乏了什麼，就把故事的一半截止了，說道：『但是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位先生沒有影子！』

『哎呀！哎呀！』我嘆口氣回答道，『我生了一個長久而怕人的病，失去我的頭髮，我的指甲，和我的影子！瞧啊，老伯，當我復原的時候，我的頭髮，又生起來了，很白，我的指甲，短得使我發愁，至於我的影子，却還不曾跳出來呢。』——『哎呀，』老人搖搖頭，說道，『沒有影子！那纔古怪——這位先生一定生過一種重病！』但是他的故事不再說下去了，到第二條交叉路上，他溜開我走去了，不發一言。悲傷的眼淚又在我兩頰上抖動着——我一切的事靜都失去了。心頭沉甸甸地我走着前進，再也遇不到一個來往的人。我藏匿於森林的深密之處，雖然在沒有人眼禁止我的上前，也時時追得等了好幾個鐘頭，打算迴避向陽的處所；晚上我在村中尋到一個藏身之處，末了，我繞道朝着山

中一個礦坑走去，我希望在地下會找到工作做；因為除此以外，我的處境甚至於要我必得去找每天的糧食，我分明看出除掉最吃苦的工作會保障我，使得我好淘淨我的凌亂的心思外，別的就沒有了。

下兩天的一對靴子幫着我跑多些路，這對靴底做來配合彼得伯爵的脚的，但是我受了靴的累，不能做個善跑的徒步者，我不久便赤足行走，追得再去找別一對靴子。翌晨，我在村中更熱心留意這樁事情，村裏有一個市場，在一家舖子家擺着新舊靴子出售。我揀擇和還價了好久。我不得不捨開我所想得到的一對新靴——價錢這樣高，我真是嚇驚了，因此，只得以前舊靴子來自慰，它還堅牢結實，當那個頭髮光亮的漂亮小伙子計交給我時，我即刻交出錢來，他笑了一笑，同時祝我順風順路哩。我登時穿進去，行經一扇位於北面的門，去了。

我恍恍惚惚地儘想，幾乎沒看到我是在踏在什麼地方——因為我仍舊計畫着關於礦穴的事，我希望晚上到那里，却不知道我將怎地考慮到那里去。「毛遂自薦。」在我發覺我已迷路之前，我還不會走上兩百步呢。我四顧發現自身是在荒涼的古樸樹林間，從枝到根看不出斧斫的痕跡。我依舊急急前進幾步，看出我是在險巖的巖石間，四圍只繞着苔蘚與石塊，其間又堆積着冰雪。風

是奇寒的，當我四顧時，森林全部消失了。又走前幾步，死的靜寂攫住了我——我所站着的冰塊在我面前無邊無際地伸展開去——一陣黑霧垂罩於冰上——紅日從地平線的邊際看出去。寒冷是難當的。我不曉得這事情怎會碰到的，但是使人僵木的堅冰却迫得我加緊我的步伐。我遙聞遠處海波的怒吼。再胡里胡塗地走幾步，我便到海和冰的交界上了。無量數羣的海豹潑拉潑拉地衝進水裏去。我順着海岸行着，又看見不毛的巖石、土地——樺和松樹林。我又向前走幾分鐘。天氣熱得燒死人，我四圍盡是豐饒茂生的稻田，上面蔭着桑樹，我便在桑樹蔭下坐着，蹣跚蹣跚，知道自我離開那村莊以來，還不到一刻鐘哩。我幻想我是在做夢了。我咬着舌頭弄醒我自己，於是我完全清醒過來了。我閉攏我的眼皮打算集中我的思想。我聽見奇異的鼻音，我聽順兩個中國人，他們亞細亞人的面孔我準不會認錯的，正照着他們本國的習慣對我作揖，說着他們本國的話。我起來後退兩步。我再也不見他們了。風景已完全變換——森林樹木接着稻田而來。我很愜悶地望着周遭開花吐蕊的樹林草木，看出它們正是亞細亞東南部的出產物。我朝着一株樹走去，一切又變換了。我像個操練的新兵般，喪步前進。鄉村、田野、草原、山陵、荒地、沙漠的各樣神奇的景色，各自在我驚訝的眼前滾着過去了。無疑地，我腳上穿的是千里靴啊。

## 十

我跪下來，充滿了無語的敬虔，流着感激的眼淚——我未來的命運似乎在我心靈上發亮，人類社會，已因我早年的罪愆被拒絕進去了，我所曾經愛過的自然，正給予我任我享受，像一座華麗的花園般展現於我眼前，作為研究我的生活的指針和能力的一種對象，而科學便是生活的目的。我自己是沒有斷案的。此後，出現於我心內的想像裏的光明而完美的事情，我是曾經用平靜、熱懇、孜孜不息的勤勉，竭力來描寫的，而我的幸福是依托在我深刻的回憶上面。

我趕快起來，打算我迅速一看，便一覽了我想剽取我的收穫的田野。我獨立於西藏的山巒，太陽幾點鐘前升上來，如今剛剛沉落在黃昏的天際。我從亞細亞東方朝着西方旅行着，追趕正在奔波的太陽，經亞非利加的邊界。我帶着大大的好奇心四顧，轉眼看四面八方。當我瞥見埃及的古金字塔和神廟的時候，我看見近着百門的底比斯的沙漠上，有一個曾經為基督教隱士所占住的地洞。登時它被我很清晰很深刻地想起來了，「那是你的住宅。」我選擇一個較幽僻的地洞，——同時這地洞亦很敞大、便利、紓張難以逼近的——作為我未來的住所，便持着手杖前進了。

我走到歐洲經過海克拉斯（力神）的大石柱，在我從事一番迅速觀察歐洲的南北各省份



後，我匆促到北亞細亞，從那里渡過北極冰河，到綠洲和美洲。我漫遊新大陸的各部份，冬天開始統治着南方的時候，逼迫我急急從倫角回轉北方。

我淹留着，直待白天在東亞破曉，在經過短期間的休養後，重又從事漫遊了。我順着山脈走，有幾座高山在我們的地球上是很出名的，經過南北美洲。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從這座高崗到彼座高崗，有一時越過火餓熊熊的火山，又一時越過白雪燈燈的圓屋頂。我常常疲乏得連氣息都沒有了，但是我終於達到伊利亞山，跨過白林海峽跳到亞洲來。經過了無數蜿蜒屈曲的路徑，我奔到西海岸，企圖登臨高嶺，特地觀察鄰近那一個島是近着我的。我的靴子從麻刺甲帶我到蘇門答臘、爪哇、巴里和琅波克。我常常冒險地企圖尋出一條越過海口和山巖（這些是散布在海洋中的）到婆羅洲和東索島羣島其他羣島的西北通路，却往往徒勞無功，因此我迫得放棄這種希望了。末了，我坐在琅波克的最遠的邊界上，轉眼向東南方，我哭着，宛似關在牢裏般，因為我不能再上前了。新荷蘭，這奇特的國土，我務須通曉它底地質的理論，它底給陽光織成的衣服，和動植物界的，竟和南海以及海中珊瑚島，一般都不讓我進去；因此，想蒐集各種生物並一探耐它的起源的希望都宣告只賺裏下一些斷片了。哦，我的阿達伯呀！這便是人類種種勞苦的報酬！

在南半球的嚴冬時候，我屹立於和倫角上，想起二百步外，或者那處左近，是隔開我和新荷蘭及凡·第門的地方——一點也不關心到回來的法子，甚至於那可怕的地方要做蓋住我的棺車的單布般掩覆我，亦滿不在乎。我企圖經過南極冰河，向西而去，而且，用蠢得很大膽却又很喪氣的步伐，溜過浮冰，拼命衝過冰霜和海波。枉然。——我仍舊不會到新荷蘭，又重回到琅波克。我自己又坐在最外的邊界，臉龐轉向南再向東，又淒淒賸泣，好像關在鐵窗緊閉的牢獄內般。

終於我從原處立起來了，心情沮喪地旅行到亞洲中部。我急急前進，瞥見破曉時便向西而去，夜裏達到前述的我在底比斯的居屋，我在前天下午剛剛窺瞰過的。

當我休憩了一歇兒後，白日立即在歐洲破曉了，我首先關心到的是要備辦些我的必需品。第一，不用鞋，因為我發覺出不管怎樣不便當，却没有法子縮短我的脚步，使得我在毗隣左右稱心如意地行走着，除非是脫去我的靴。無論如何，一雙拖鞋，便得到所想的效果，從此以後，我往往注意備就兩雙拖鞋，預備獅子、人和土狼近前，妨礙我採集植物時，倘若我沒有時間捉住他們，就常常拖了一雙逃走。我有一隻精良的錶。在我旅行的短期間內，對於我是一種值得稱賞的計時器；但是我需要一架六分儀，幾件研究的工具，和一些書籍。

爲要得到這些東西，我作幾次討厭的旅行到倫敦和巴黎，這兩地方通通籠罩着和藹的迷霧，等到我用完我剩下來的魔術金子的時候，我隨身帶了一些很容易得到的非洲象牙，以供償付之用，雖然我迫得揀些最小的象牙，不過不要怎麼花掉我的氣力。我不久便辦就了和貯藏了，種種我所要的東西，我開始我的新生活方法，有如一箇退休的哲學家般。

我旅行於東方，時而測量高山，時而測驗河流與空氣溫度；時而觀察動物，時而試驗植物。我匆匆地從赤道到地極，從這世界到那世界，比較着種種經驗閱歷，非洲的駝鳥卵，或是北方的海鳥卵，和水菓，特別是熱帶的椰子和香蕉，是我日常的點心。爲要忘記我與世隔絕的運氣，我吸烟取樂——它可代替人類的好意，和我的痛苦——我又愛着一隻狗兒，它看守我的底班地洞，當我回來時，它默着新寶貝跳上前來接我，使得我心中感到謙和的精神，因此我在世上並不怎麼孤單了。但是雖則如此，災禍仍舊驅迫我回到人跡出沒的所在！

## 十一

有一次，是在北海岸，當我跟起我的靴子，正在採集蔓延的植物和海藻的時候，一頭白熊不動聲色地行近我站着的巖石的邊緣，我想丟掉我的拖鞋，剛剛向着我亟要達到的附近小島行去，越

過一塊上部聳出海面的巖石。我一脚踏在巖石上，伸開別隻腳便跌進海裏了。我並沒有看見我腳上的拖鞋是一半脫開的。

受了顫抖的寒冷的威迫，我費了極大的困難，將我的性命從九死一生中救活轉來；但當我登上陸地時，我立刻急忙走回到利比亞的荒野，在陽光下晒乾我自己。在炎熱很厲害地炙灼我的頭，使我蹣跚回來之前，我幾乎不能舉步向北去，不知怎的，我已生起重病了。我急劇運動，得以復原，於是我踏着急速而凌亂的步伐，從西至東，又從東至西的奔跑。我將自己安置在晝夜疾電般的更迭循環圈內，有時在盛著的酷熱裏，有時在嚴冬的奇寒中。

我不曉得我這樣漫遊世界已有多久了。一陣如火的發熱燒透我的脈管，心裏悲傷得怕人，我看出我的智慧已捨我而去了。不幸就到來了，因為我很不小心地踏着一個旅客的腳後跟。我定要傷害他，因為我挨了一下重打。我顛顛搖搖地跌了。

當我回復知覺時，我已是舒舒服服地伸躺在一張精美的牀上，這牀擺在許多別的牀中間，在一間空闊而華麗的房內。有的人坐近我的枕邊，許多人穿過客廳，從一張牀到別張牀。他們立在我前面，而我便成爲他們談話的題目了。他們叫我做「十二號」，那號碼一定貼在我的牀腳邊的牆

上——這並非幻覺，因為我能够清清楚楚地讀出來。還有一塊黑大理石版，上面用金色的大寫字母，刻着我的名字，

彼得·須萊米耳，

寫得很不錯。石版上，我的名下還有兩行字，但是我過於吃力了，不能把它連貫成文，終於又閉上我的眼睛。

我聽見以彼得·須萊米耳做題目的一些話，很響亮很清晰地發出來，但是我不是收攏了這些話的意義。我看見一個和氣的男子和一個黑衣美婦人站在我床前。他們的外形看來還不陌生，雖然我認不得他們。

好一會過去了，我漸漸生了氣力。我被人叫做十二號，而十二號，由於他的長鬚，冒充做猶太人，但是對於那種說話，並不因此減少被人注意。似乎沒有人留意到他是沒有影子的。我的靴子，我敢說，是尋得了，我所發現的種種東西，都好好地安穩地保存着，預備等我痊愈時，交給我的。我臥病的，

地方叫做「須萊米院」；每日有一篇箴規爲彼得·須萊米耳而禱告，稱他做這所醫院的創辦人。和施主我所見的站在我床邊的和氣的人是彭特耳；那可愛的婦人是明娜。

我很寧靜地住在「須萊米院」，不爲人知，但是我發現我是住在彭特耳原來的地方，因爲他曾用我剩下來的不聖潔的金子建造這所醫院。這個不幸的人天天祝福我，因爲他用了我的名義建造它，完全在他自己監督之下管理院務。明娜已是個未亡人；一樁倒幕的犯罪官司喪失了拉斯，戈君的性命，又把她大部分的財產沒收。他的雙親都不在人世了。她住在這里像個虛敬的寡婦般，獻身於慈善事業。

有一次，她靠近十二號床，同彭特耳君交談，「高貴的婦人，你自己爲何要暴露在這空氣裏，這種氣息這里是十分盛行的，莫非是因爲你的如此悽慘的命運使得你希求死亡麼？」——「不，彭特耳君，自從我做過了我的長夢以來，我的內心的我已清醒了，萬事如意——死既不是我希望，又不是恐懼的對象了。自從那時起我不靜地想到過去和未來。而你——你沒有帶着美妙而恬默的滿意，用如神般的態度，服事你的主人和朋友嗎？」——「對呀，貴婦人，上帝是該讚美的！我們的命運曾經是個神奇的命運。我們曾毫不思慮地從我們滿滿的杯裏喝了許多歡悅和許多苦惱。現在

已喝乾了。直到如今，我們只嘗得一點小經歷；現在，用了專心的祈禱，我們期待着真正介紹了紛繁具體的事件。迥不相同是真正的開始。但是誰願再玩一下子早年生命的遊戲呢？雖說還活着大概是個福氣，我却深信着我們的老友現在的供奉比以前好得多了。」「我亦覺得這樣。」這位漂亮婦人回答，隨後他們便離開我了。

這場會話在我心中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心中猶疑着究竟我有沒有從那里發現或發表不可知的事物呢。無論如何，我決定了注意；我吩咐交給我紙筆，寫了這些字：

「你底老朋友過活得比先前更優裕了，倘若他要悔罪，那是修好的懺悔。」

寫了這些，自覺好點了，我亟欲著起衣服。鎖匙正放在緊靠在我床邊的小箱子上。我在它裏面尋得種種我底東西。我穿上衫袴，把我的黑大衣掛在我的植物架上，又在架上發見我的運輸物，我的北方植物。我趺起靴子，把我所寫的字條，放在床上，等門兒一開，我老早踏上到底比斯去的道路了。

許久之前，我沿着敘利亞海岸，循着回家的路步行，是我離開我的住居最後一次的漫遊，那時

我看見我可憐的菲嘉羅（註）迎我走來。這匹好看的獅子狗，似乎是要順着它主人的足跡找尋來的，它一定等它的主人等得好久了。我靜靜站着，叫他到我這裏來。他跳起來對我亂吠，裝做千百樣他的天真和狂喜的驚人的表情。我把他挾在臂膀下，因為他的確不能跟我，安然無恙地帶它同我回家。

（註）法國文人 Braunmarchais 所著名劇“Le Barbier de Séville”及“Le mariage de Figaro”裏的勇士名。

（在前劇爲一機敏勇邁的理髮匠；在後劇爲一機敏敢爲之棍者。普通意義則爲策士、理髮匠。此處係指他的獅子狗。）

所以，當我的氣力回復的時候，我發覺諸事如常，又回到我先前的事務和生活習慣了。現在，我整年禁止我暴露在難堪的冬寒之中呢。

這樣地，親愛的卡米蘇，這樣地我還活着。我的鞭子還不會失掉它底價值，不致像有名的特丘大著，De Rebus Gestis Pollicilli（波利西利的偉業之謎）那樣够把我嚇怕。它底力量還不會破損；但是我底氣力已萎靡了，雖然我堅信着我曾使用它們直到盡了爲止，而並不是沒有收成的。我比以前的人更豐富地懂得種種關於地球的事物；地球的形狀、高度、溫度；它的變化不一的空氣；它的磁力的表現；它底出產物，特別是關於植物界的——所有我的鞭子能帶去的各地方的東西。我



公布了這種事實，非常正確無訛地，清清楚楚地排列在各本著作裏，而且將我的主張和結論加入各篇論文中。我又創立了中非和北極，中亞和遠東沿海等處的地理學。我底 *Historia Serpium Plantarum L'ruisque Orbis* (環球植物史) 出世了，但只是我所作 *Flora Universalis Terrae* (世界花卉誌) 的一大斷片，和我的 *Systema Naturae* (自然體系) 同為姊妹篇。因此，我相信我不只增加了已知的物種的數目，超過三分之一（不過分地說來），而且，在自然的一般體系和植物地理學方面，亦放射了多少光芒，現在我正忙着從事寫作我的動物界哩。在我死去之前，我當心着我要在柏林大學完成我的手稿。

而你，我親愛的卡米蘇呀，我曾選你做我神奇的故事的保存人的，當我將要脫離人世的時候，這篇故事，會引起許多世人的潤飾修改。但是，我的朋友呀，當你生活在人類中，懂得種種事情的時候，首先要尊重你的影子，其次才是你的錢財。假如你只要爲了卡米蘇和他底較好的一部分而活着，你便無須有我底勸告。

## 牧羊郎克勞斯

J. K. C. Nachtigal ("otmar") 作

——金碧地方的民間傳說——

在山麓的立頓村中，住着牧羊郎彼得·克勞斯，他平素在基夫豪生羣山上放牧羊羣。過日傍晚時分，他常常讓它們在不遠的草地上喫草，草地四面圍着類垣，他便在此處招集他的全羣羊。

幾天過去了，他發覺他的一隻最美麗的山羊，在它來到這地點後不久，常常逸去，直等待到遲遲傍晚，纔混入羊欄。他再三伺察它，結局尋出它是從類垣的罅隙中溜去的，他便在這里跟着它由這罅隙引入一條小徑，他走進洞窟時，小徑變闊起來了；他看見山羊在這兒拔起那些從上面地縫裏垂下的燕麥。他仰望，搖着耳朵就近如雨般的穀粒，但是一點也沒發見。這鬼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最後他聽見頭上有馬兒的嘶鳴聲和踐踏聲；他再諦聽着，斷定這些燕麥是當餵馬時，從馬槽裏掉下來的。可憐的牧羊郎一想起這些馬兒在荒山裏時，不覺悶住怔住了，但馬夫却出現了，不發一言，招他跟他。彼得遵依了，跟着他登上幾階級，又引他走進四周圍着古舊牆垣的天井。天井旁邊仍舊有個更空闊的洞窟，圍繞着巍峨的石頭，僅容一線穿過倒垂的樹林和灌木的微光射入。他又

前行，來到一片柔軟的剪平的草地上，在這里他聽見十二個古武士，都啞口無言，正在玩着九柱戲，這時，他默然招呼彼得收拾起九柱戲，走他的路。彼得四肢百骸都渾戰了，一點不敢反抗，時不時偷偷瞥視奏樂者，他們的長鬚和開口的緊身衣裳，全然同時下的式樣不一樣。漸漸地，他看得更大膽了，他特別留意四週的東西，在種種東西裏他發見他旁邊有個酒壺，滿裝着酒，香氣洋溢。他飲了杯好酒。這似乎鼓舞着他使他生氣蓬勃；而當任何時他開始覺得跑乏了，他便興高采烈地提起酒壺，往往便恢復他的氣力。但最後酒力却完全壓服他，於是他便沉沉入睡了。

當他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他自己發覺他又在草地上了，便是他平日餵羊的老地方。他揩揩眼睛，四邊望望，狗兒羊兒都沒得見。他驚愕着生在他旁邊的草兒是那麼地長，樹林叢莽都是見所未見的。他搖搖頭，再走一點路，尋找他每天趕着山羊經過的羊徑、丘陵和小路；只是一些痕跡都沒留下。可是他看見恰正他面前的村莊了；正是西頓村，於是，他搔搔頭，急步，跑下丘陵尋覓他的一羣羊去。

他在路上碰着所有的人，都陌生起來了，衣服奇特，連說話的音調都和他的舊鄰居的各別了。他問起他的山羊時，他們只瞪住他，疑視他的下頰。他不自覺地把手摸摸嘴邊，使得他大為驚異的，

是發覺他已生鬚了，而且至少有一尺長。這時，他開始想到他和他週遭的世界只不過是一場夢吧！可是他甚是熟悉那座山是屬於其夫豪生羣山的（因為他剛從那兒下來。）還有茅舍同園圃草場，亦正和他離開它們時的光景。此外，孩子們都圍在他身邊，回答這個客人什麼地方的盤問，『西頓村，先生。』

他依舊搖搖頭，再走進村裏尋覓他的居屋。他尋得了，但改變得越糟越壞；一個穿件藍襖的舊外套的陌生牧羊人，騎在門前，他身邊有一隻克勞斯的老狗，當彼得叫它時，它朝着他家齒狂吠。他穿過先前是門戶的通路，但裏面一切都是空洞而荒蕪。彼得像個醉漢般，蹣跚着出門去，叫喚他的妻子們的名字。可是並沒有人聽他，連回答他的人都沒有。

然而，不久之後，便有一羣婦人圍住這個生着斑白長鬚的好奇的陌生人，問他要什麼東西。這時，彼得想起站在自家屋前，問起他自己的妻子，正如問自己般，這是多麼希奇的事，因此，避免這些問話，他叫出他第一個在腦子裏想起的名字：『葛·斯蒂芬，這鐵匠呢？』許多旁邊觀者都沉默着，只熱灼灼望着他，最後一個老婦人纔說：『哦，這十二年來他都住在沙克生堡，我怎樣設想你今朝不會來啊。』『維令丁·梅哀這裁縫匠那兒去呢？』『吾主安息他的靈魂，』別個老婦人叫

賊着，倚着拐杖上，『他躺在他永不離開的屋子裏，不止十五年了。』

彼得在這班說話的人們裏認出兩個他的青年鄰居似乎是突然變老的，但他不想要再問下去了。這時候，瞥見一個活潑的少婦正穿過人叢前來，她臂間抱着個週歲的孩子，手牽個約莫四歲的女孩，這三人他發覺出正像他的女人，不會錯的。『你們名叫什麼？』他帶着驚異的音調問道。『我叫瑪利亞。』『你父親的名字呢？』彼得接問。『上帝安息他的靈魂！彼得·克勞斯，一定是我們。』在基夫豪生山上日夜都看望他，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因為他的羊羣回家了而他卻沒有；這女人接着說，『我那時不過七歲哩。』

這牧羊郎不能夠再忍住此事了：『我是彼得·克勞斯，』他說，『是彼得不是別人，』他牽起他女兒的手，吻着旁觀的人們都分明驚嚇得噤口無言，直到後來，第一人接着又是別一個開始說，『對呀，真的，正是彼得·克勞斯！歡迎啊，好鄰人，二十年不見面了，歡迎啊故居。』

## 諾布伽

Caspar Friedrich Gottschalck 作

靠近涅加爾河濱，矗立着一座城市，叫做和倫堡，幾世紀前，因為它的繁華壯麗，曾經做了一個皇帝的宮殿。它的堡壘，便是現在還牢牢地屹立着，城牆將要接續不斷地抗禦風雨的侵襲。以前統治這領土的君主，有一個女兒，名叫諾布伽。她是一個美麗的人兒，有一種標緻而迷人的體態，她的魅力全盤給鄂多伯感受着，她對於他，訂結了終身的婚約，但是他，迫得離開她身傍，到他鄉異地打仗去。她長期地嘆息着，等待他的歸來；他不再回來了，她孤零零地坐在她的閨房裏，或者從她的露臺向外凝望，希望能夠從那邊最後一次的瞥見了他，好多點鐘：早晨、白晝和黃昏——甚至於直到中宵，人家依然看見她在那里。她張眼凝視着屹然卓立的森林，或者是下面滾滾流過的涅加爾河水，或者是釘住寂靜的天空，直到淚泉迷花了她的眼淚，中夜的沉靜不讓她寧息；當大風吟嘯着刮過格子牆，響雷的雲陰蔽天空的險惡的時候，她仍然要滯留在那里，她的嘆息消匿在微風中，她的眼淚和雨滴一同落在地上。

她的輔頰漸漸變得蒼白憔悴了，然而似乎沒有一個人看得出它，她依舊是美艷絕倫的，沒有

一個人看出憂愁已在消損它了。

一天，她的父王到來了，因此，帶着他的深沉的、嚴厲的聲調，他對美貌的諾布伽說。

「趕快，預備你的嫁衣衫；三天內你的新郎將要來了！」

他不再說下去了，不等候回答，便離開他。公主頹然坐在床上，很痛苦地闔上眼睛。夜寒，她重又回到孤寂的霧臺上來，常她凝望着黑漆漆的天空的時候，她的眼淚比先前流得更快了。「我的鄂多，我的鄂多，」她呼喊着，「你真的已經忘記了我，永遠地離開了你鍾愛的忠誠的布伽呀！有什麼殘暴的仇敵把你抱在他的兩臂間，或者是你的心在太陽灑照他的更和煦的光線的地方反而變得冰冷些呢？或許你已經被劍鏗斬倒了，在別一個地方的草地下找着你永久的歸宿，我送給你的黃櫻草通通枯萎在你胸頭，要是我同你在那邊，附臥在你身傍！這是我的更憂愁的命運，要我低下頭，像暴風雨當前的折斷了的蘆葦一般，那麼，每一陣大風是會恐嚇着它，把它化為灰塵的。我的心是沉重的，我的輔頰已是變成蒼白了，然而病魔依然是降臨到我的華貴的命運上！我一定要坐在許多參與婚禮的客人中間，自己是個新娘；一個新娘，而我的鄂多却老遠地離開我的傍邊！但願我的心靈還敢於證實着是堅定而真誠的，那我一定要飛去，像鴿子般，到某處遼遠的荒野，遠離

人類的眼，在這里我要把我的日子，用在神聖地思想着天堂和你，我的鄂多，心頭只是孕育着我親愛的救主的愛！

這個受懲戒的心碎了的少女這般哭泣着，禱告着，不能決定到什麼地方會得到忠告和幫助的。她深恐忤逆她父親的兇恨的討厭脾氣；她只覺得她很溫存地愛着她的失蹤已久的鄂多；而在這緊迫需要着的時候，他還沒來；在悠長的十二個月中間不會寄來一點表明他的愛情和他的生存的證物。

有一夜，一個忠實的老家僕，蓋斯帕，在她窗下聽見她的淒楚的悲泣，他不禁觸動了憐憫之心，便呼喚她，答應帶她到她所要去的隨便什麼地方。他的聲音放射出一道安撫的光芒穿過她的心靈；她起來了，揮掉眼淚，同時離開她的父王的城堡，上她的路去了。很迅速地她奔馳着越過了四週圍的樹林叢生的高山，打算棲身在聖·密爾爾小教堂裏，受一個虔敬的古隱士的庇佑。從他那里，她希望在他那極端淒慘的境遇中，接受了忠告，以及她怎樣才能够逃開了和那可恨的異教徒的王子的結合，這樁婚事是她殘暴不仁的父親對他提出的。

然而，當她，給她的忠實的蓋斯帕隨伴着，將近達到那隱士幽居着的樹林叢生的高山的時候，



在她面前，沿着常青瀟木，跳出了一隻白的牝鹿，諾布伽認得這隻漂亮的動物是鄂多曾經替她捉來養馴的，而當現在她逃亡的時候，就出現在它的年輕的女主人身邊了。它像有所求地注視她的臉，這女郎的眼睛，看見了這可靠的證物便因快樂而光彩煥發了，宛似逢着密友一般。她很溫柔地吻着這柔順的生物，想着那完全是鄂多的，她流淚了，又笑着，當她自己重又坐在鞍座上的時候，那鞍座是鄂多常常安放着她坐的。當她準備要向前走的俄頃間，這隻怪可愛的小牝鹿跳着橫過路上，和她都不見了，像電光一般地奔到蔭密的森林間。

那邊站着忠實的老蓋斯帕；他試要跟着，但是他的四肢不能夠盡它們的職務；他呼叫着，但是他的聲調顫抖，而且他又聽不見。當他這樣站着的時候，所願望的東西還不能夠寬懷，於是他把眼光投射在涅加爾河上，看見這牝鹿大膽跳進波浪中去。它游泳到對岸，在月光下他瞧見美貌的諾布的白面紗在微風中飄揚過水面。他又瞧見她安然上了彼岸；但是他們瞬即又在那包圍着山邊的樹蔭間看不見了。

翌晨，當她的父親醒起來的時候，他的第一個想頭就落在他的女兒上，那天，他打算賜給她珠寶和其他飾物，那是她的去世的母親所遺留下來的。這些東西是她結婚那天帶着露面的，此後它

們就歸於她自己底了。他差使人宣召她到他面前來；只是找不到她在什麼地方，她的閨房因無一人開亭，可愛的步道和樹木也都探索過了，只是沒用；雖經她父親再三盤詰他的成羣結隊的侍從官吏，還是枉然；沒有一人看見過，沒有一人曉得她所走的路。最後，他問到蓋斯帕了，但是蓋斯帕害怕他的兇惡的主人，難在和他同樣的僕人們間，鞠着躬因為他是上了年紀的人，宣布他什麼也不知道。

於是，信使被派遣到沿着涅加爾河岸各地方，又越過了山嶺，但是他們並不會帶來了失蹤的公主的消息。然後，他自己騎上馬，遣送一隊新僕從到各村落和城市，甚至於到明尼堡的城門去探索，這城堡的區域內許多武士亦加入他的團體，引他到崇山峻巖的城壘裏去，但是這女郎逃亡的蹤跡，一絲也看不見。

可是正值和倫堡堡壘的鐘報告中午的時辰，年老的蓋斯帕站在窗邊的時候，突然間，諾布伽的白牝鹿跳進宮廷，走到這地點來，——凝望着，如有所求。「哎呀，蓋斯帕想着，『你看來很悲傷地可憐的東西！要是你會告訴我你需要着什麼；我極喜歡幫助你！』他走進去，從桌上拿了些麵包，揀近這隻柔馴的白牝鹿。但是她只垂下頭，給人看它的角，靜靜地站着。

「噲，我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蓋斯帕說，微笑着，當他想着這可憐的動物表示的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最後他說，「假若我把這塊麵包粘在你的角上；他們說一塊麵包比帽子上一條羽毛還要好看；」他把這麵包貼在一個角尖。這樣做了，小牝鹿忽然躍起來，迅速地向涅加爾河跑去。

次日，同樣的時間，當蓋斯帕站在窺邊的時候，白牝鹿又出現了，作同樣懇求的狀態。在她頭上他找着了一片大的橡樹葉，有一條絲帶纏着，這絲帶他的妻認出是這位公主的一隻襪帶。它上面有她的名字，金的字母，在橡樹葉上現出這些針刺的字：「對上帝致一切的讚美辭——諾布伽感謝在荒野中送瑪拿（甘露蜜，靈之糧）給她的人。」當蓋斯帕和他的妻阿麗思很困難地發見了這些字的時候，這老人兩眼裏已滿溢着淚泉了。「因此我們標緻的小牝鹿曾帶了她的麵包去，」蓋斯帕叫着。「上天要賜福我們，」他的妻添上說，「荒野中可愛的公主要踏着我們的破麵包過活了。」於是她跑過去，拿了一隻煮東西的碗，她把它包裹起來，用絲帶像先前一樣的纏住它，於是這隻牝鹿便爬山渡河地去了；它不再出現了，直待兩天以後，它便這樣一次一次的重來。常常帶來了感謝的記號，常常帶回了許多食物。

時光溜過去了，她的父親出征後又歸家，却一點也聽不見關於他女兒的消息。他從來不會夢

想到她會到了涅爾加河的對岸，因為又遼遠又寬闊，沒有運輸的器具；當高貴的新郎看不見他的美艷的新娘的時候，只好和他顯赫的友伴回轉家鄉了。自從諾布伽潛逃以來，杜鵑不復悲啼，夜鶯的清歌亦已寂然無聞。一月復一月地流過去了，國王才第一次張眼看見這隻柔馴的白牝鹿。觀察它的時常回來，和它的停歇在蓋斯帕的窗下，他便到舊家僕那裏去，盤詰關於那動物的時時出現，爲什麼它要裝飾成他所看見的那樣子。看出這老僕人已是楞住了，帶着兇狠的恐嚇他強迫他供出他一切所知道的；同時國王又搶去了一袋果子，那是從諾布伽的心愛的花園裏摘下來，掛在白牝鹿頸上的。

急忙地他宜召他的武士和扈從上馬。白牝鹿去了，騎士騎馬追着。國王的眼光注視着它，當它躍入涅爾加河中的時候，他催促他的駿馬奮勇入水，他的心腹武士隨伴着。牝鹿在彼岸的密集的水木叢間隱去了，但是這個暴怒的國王並沒落後。他標誌它的路，非常挨近地瞧着它忽然投進一個洞穴里。於是他從馬上躍下，幾個武士隨伴着，他匆匆跟來，看見他的女兒合着手跪在一個耶穌像前，這樣是忠實的蓋斯帕給她的，白牝鹿歇在靠近她的苔林上。她的父親發出一聲驚叫，當她用死灰色的眼光凝視着他的時候；這是因爲自從白牝鹿帶她到這地點來之後，陽光從沒有照映

着她的臉龐的緣故。

於是，他第一回帶着柔和的聲調對他的女兒說話了；他央求她聽他的話，跟他回到城堡那裏去，他會比先前更慈愛地撫育她。

但是這個蒼白的憂愁的女兒回答道，「我已經皈依活的上帝了，不再希求人類社會。」當她的父親試要消除她的抗議時，她只重復着同樣的話，沒有變更；而當他看出不能夠用溫和的手段捨去她的決心時，他忽然禁不住像狂風暴雨般震怒起來，恐嚇着，強迫她回去，她攔住她的耶穌像，用了突然的一拉攔住她的別一隻手，她的臂膀就被扯斷，脫離身體，被她盛怒的父親緊緊抓住了。給驚駭和追悔所壓服了，他衝出這地方，他的嚇驚了的侍從隨伴着。沒有一個人想再要巡視這個女郎的洞穴了，甚至於也沒有人想到河的彼岸來。

從這時起，這個被擯棄的女郎便受人民尊敬着，有如聖者，當悔罪的人們前來探訪聖·密爾爾小教堂附近的聖隱士的時候，他遣送些香客到貞節的諾布伽的洞穴裏來，這個美貌的聖者從不曾因為他們犯罪就不肯和他們在一起祈禱的，他們亦時常帶着更輕鬆更良善的心兒向着家鄉的路走回去。

秋天，當樹葉開始飄落的時節，諾布伽的死期快近了，一羣基路濱（天童、美兒）相信了這個，圍繞着這地點，走進女郎的洞穴裏。他們把還有氣息的她帶進天空，把耶穌像安放在她的胸頭。她最後一次張開眼睛望着天空，帶着臨死的溫柔，凝神注視天上許久，當一種輕快的喜悅映照着她容顏的時候，她喃喃着，「是的，我的鄂多，我聽見你點頭招呼我了；你已經在那裏。我來了！」

於是她那貞潔的靈魂就飛翔而去了。天使們完成了最後的虔敬的儀式；雖則是秋天，撒着春花在她的棺架上；她給兩匹素耐勞苦的雪白駿馬馱帶着，渡過了河，連它們的蹄都不會弄溼。附近尖塔的鐘自己報告神聖的時辰，憑藉了天使的聲音，她的輓歌唱起來了。這樣，她的溫良的遺骸就被運載到聖·密開爾的小教堂，葬在那裏。

從這時起，那頭白牝鹿再也不曾給人看見了；也不再從忠實的蓋斯帕手中裝運瑪拿給荒野中被擯棄的女郎了；但是上天的神秘底傳說，却依然遺留着。



## 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

Johann Gustav Büsching 作

古時，波蘭有一個著名的、有很巍峨、很堅牢的城牆拱衛着的城市，名叫威士利克茲，當異教徒時代，有一個統治者，叫做俊美的威士蘭，他是從比平王的家族直傳下來的。現在，又有一個英勇而有權勢的伯爵，屬於同一族系的，叫做強壯的瓦爾特，他治下的城堡，丁尼茲·克拉考，位於聖·賓乃的脫大寺所在的地方，這大寺是卡西瑪耳僧正（他是波蘭國王）建造的，現在還在那里。這位伯爵和那城市的諸侯交戰；戰勝了，擄他做俘虜，用鐵鏈將他鎖扣起來，關在一座高塔上，被嚴密地監視着。他娶了一個高貴的女郎，叫做海根達，是法蘭克王的女兒，強壯的瓦爾特偷偷地把她帶走了，依照波蘭的風俗說來，一定是有天大的危險的。

接着發生這樣的事情：阿拉曼尼王的一個兒子，到法國王海根達的父親的宮廷裏來，他在這裏很受寵愛，打算教他學會武士的技藝。瓦爾特伯爵是一個非常有眼力的和狡猾的武士，他看出那位活潑的海根達是想要移轉她的目光到這個年輕的王子身上，有一夜，勇敢地攀登堡壘的雉堞，賄賂了衛兵，於是開始在公主的閨房下面唱着情歌，聽了這甘美悅耳的聲音，她和她的侍女們



就通通從噩夢中醒起來了。她從床上跳將起來，和她的女伴一同向前，驅走夜來渴睡的疲倦，諦聽着這迷人的曲調，只要她還能夠捉住它的最後消逝下去的音響。

清早，海根達夫人差使那衛兵去探知那個昨夜唱得這麼好聽的樂人是誰，不敢哄騙勇敢的主人，他表白他完全不曉得這一回事；瓦爾特爵爺在接着到來的兩個晚上，同樣狀態之下，行使相同的詭計，成功了，這女郎情悅迷離，莫知所思。她其次便恐嚇衛兵，假若他還不肯洩露那樂人的姓名，就要受嚴厲處罰。他仍舊遲疑着的時候，她即刻就要用處死來懲戒他；這個不幸的人很願意避免他的惡運，便立即說出瓦爾特爵爺的名。聽了這個，夫人就開始感覺到她的對於年輕的阿拉曼尼的王子的愛情是蜡一樣冷的了；她變了，甚至於變得更溫柔地更執拗地鍾愛她的新情人，她的愛情日日高漲着。

當王子發現出她將寵愛之光垂照在他的情敵身上，而他却被用冷淡的、討厭的態度看待的時候，他心頭燃着憤怒與詛咒的烈火了；可是不久之後，這兩個新情人，曾經時常廝守着的，就利用一個時機使他們的逃亡成功。已經指定某一天出發，他們終於行近企慕已久的萊茵河岸了，在這裏，船夫向他們要一個金馬克，他們答應了，然而還想試要緩付他們的船費，直待王子到來。瓦爾特

爵爺，明白這危險，登時騎上馬，將女郎安放在後面，用靴韁策馬，衝進水裏，就像矢離開弦一般，越過去了。不管怎樣，他再前進，離對岸沒多遠了，這時，他聽見追他的人們，王子的侍從的大聲吶喊，他自己也大聲喝道：「混蛋，你就這樣偷偷摸摸地和公主逃開，想要渡過萊茵河不付渡費麼？趕快住，我們要試試我們的劍鋒，讓得勝的騎上他敵人的馬，他的劍成爲他的武器，他的女人做了他的新娘。」瓦爾特爵爺，聽他呼喊，一點也不怕，回答道：「你說的什麼公主呀？渡費已出了一個金馬克付去了，公主和我騎在一塊兒，既不是被誘又不是被追，而是出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

於是瓦爾特爵爺上來了，兩個仇人都從槍止裏曳出矛槍來，迎着對手方的胸頭擊去。其次，拔出他們的利劍，兩個戰士雄糾糾地揮擊着。當他把眼光投射在美麗的海根達上的時候，阿拉曼尼的王子暴怒非常，格鬥着，迫得他的敵手得估量估量退後他的脚步，直到他漸漸接近了這受驚嚇的女郎；然而當他受了羞辱和愛情所刺痛的時候，他便號召了他所有的勇氣去幹這樁艱苦的工  
作，在一番猛烈的攻擊之下，阿拉曼尼的王子便躺在他腳邊死去了。因此，他便奪取了死者用馬和武器，帶着雙重的勝利，回到他的美貌的夫人那邊來；等到了他治下的丁尼茲城堡，在經過許多艱苦的冒險之後，有一個時期，他自己便專心享着愛情的和太平的安樂了。終於，他有空閒來傾聽

着他的臣民們的怨訴，他們當他不在的時候，曾經深深受過俊美的威士勞的壓迫。他深深思慮過這些損害，自己在尋覓個報復的機會。後來，他作了一次不意的猛烈的襲擊，打勝了把威士勞擄了來，如我們已在上面提起過的，關在他治下的丁尼茲城的堡塔裏。

不久之後，因為熱心於英雄事業，他出發作一度漫遊，經過四周的國家。某一時期，企圖作這種武俠生活的領導。在這兩年間，人們不曾見着他，美貌的海根達，曉得了她的爵爺的命運，在下次月經來潮時，詢問她的一個侍女，同時垂下她的眼臉，說道：「你知道我既不是一個寡婦又不是一個結婚的婦人；」於是她注意到那班很榮耀地和勇敢忠誠的爵爺們結婚的人們的幸福了。

這位侍女，很關心地看出公主的煩惱的被人拋棄的境遇，促她記起英雄的囚人威士勞，他那高貴而討人歡喜的體態，使得他獲得美男子的綽號，他在孤寂的堡塔中被幽囚得很長久了，十分愁苦。這事她時不時重覆提起，同時誇獎他的好品性和忍受過分的痛苦，因之伯爵夫人就無法阻止她那要見他的好奇心了。他被人帶來，然後又被領回到那座塔，這種同樣的探視繼續重覆着，不久以前，竟被誘引發生最親暖的關係；他們任誰都不會依然畏懼瓦爾特爵爺了。

現在，他們通通熱望着有利用他們的心腹密友的忠告的機會；而且，他們雖則感覺到受了良

心的針砭，只因感情變得太過激奮的了，不能夠聆受光榮的訓諭或磋商他們性命的安全；伯爵夫人，更別緻地喪魂失魄地愛慕着她情人的俊美的身體，把她所有的時間通通花在和他交際上面了。他不再肯讓他關閉在堡塔裏，却是賜恩赦免他，她表白她甚至於甘願跟他到絕遠的荒郊，居住在鱗巖奇洞間，或者面對着林間的野獸——這便是她的對於他的不能磨滅的愛。後來，她伴他到威士利克茲，漠不關心着她的爵爺的名聲，公然地將她的命運和他底結合在一起。依靠這法子，威士勞重獲他的自由和財產，他這般容易地跳越過他的敵人得到雙重的勝利，自己頗覺得意；但很快地，命運註定是不會欺哄他的，註定的路他很少逆料到。因為，結局瓦爾特爵爺，倦於英雄事業，回轉馬頭重返家鄉來了。他一站在城門——他自己的門前，用韃繩拴住他的雄偉的戰馬的時候，他馬上便詢問着羣集在他周圍的人民，爲何活潑的海根達不在那里問候他的歸家。於是他們戰慄着，宜洩真相——那被俘擄的威士勞怎樣還藉了海根達夫人，從堡塔中他的囚室裏逃走了；他們怎樣聚在一塊，他們又怎樣終於潛逃。

充滿了忿怒與失望，這雄武的爵爺又回轉他的馬頭，不進城堡，他的臣民要不要攜帶武器和顯不顯跟隨着他，任從他們的便。他勇敢地衝上前，恰恰進了威士利克茲城，他在這里發見威士勞

正忙着從事預備狩獵，海根達一瞥見了她的爵爺，走進城來，登時便催促向他走去，伏在他腳邊，大聲叱責威士勞，宣布他乘深夜時分用暴力將她帶走，懇求他對於她的過失的報復，施諸於那個最奸詐的強盜和淫棍，她亦願假與最大的幫助，依了這意見，她央求他隨伴着她到相鄰的王宮裏，就在這裏，他如果在一個屋間內隱匿片刻，他發誓要把那奸賊威士勞活活的降服在他手下。這位英雄相信了那個狡猾的妖精的眼淚和花言巧語，跟她到她指定給他進去的地方，就在此處，她很卑鄙地把他當作一個囚犯，交與俊美的威士勞了。於是他們用了勝利與喜悅，大家侮弄這個勇武的瓦爾特爵爺，甚至於強迫他做他們親熱的見證，絕少意料到在這種過度的歡悅之後，一定會有十分不幸的結果的。

並沒有如平時一樣，把他委諸地牢，他的敵人研究着當他們在廳中共膳的時候，怎樣使他會瞥見他的失去了的海根達而痛苦，才好。爲了達到這目的，他把他伸開臂膀，縛在壁上，他的頸和足都用鐵鈎支夾着，使得他有一種挺直的姿勢。在同一房間裏的壁龕內安置一張榻，可以完全看見那不幸的爵爺，他的仇人就在這裏擁抱着虛偽淫蕩的伯爵夫人，度此長夏。

暴君威士勞有一個姊妹，她的相貌真是十分不揚，醜得不願有什麼戀愛的念頭，他選出她，認

爲穩當不過的獄卒了，好使瓦爾特爵爺恰瞥見了她時，比所有的人們，加倍受苦不堪。但這少婦發覺這囚犯已是完完全全在她權力之下了，表現着憐憫他，憐憫近於愛，有一天，她便十分無禮地詢問他是不是急切需要一個妻子；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會打開他的鎖鑰，救他出難。瓦爾特爵爺便極喜歡地答應了，他便伴作莊重地，說只要他活着，他便要撫愛她，而且，如她所堅決要求的，自己親到威士勞那里去，像一個姊夫一般，再也不像他們向來那樣的爭吵打架了。其次，他求她把她的兄弟的劍帶來，這樣她便好擊斷他的鎖鑰了；她去了；她從他的床頭的劍鞘中拔了利劍回來。於是，他告訴她怎樣去鬆解鐵鍊和鑲鑄的鏈環，和斬斷介於他的背和牆壁間的鐵鈎，因此，只要他的臂膀解放，其餘的他便很容易成功了。

他們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中夜的時辰，那時威士勞偃臥在睡榻上，美貌的海根達的身邊，在這地方，瓦爾特爵爺是時常看見他們這樣的。恰當那天，她坐在那里，她的姦夫不在場；他去調戲她，「你這惡毒婦，假若我站在你的睡榻前——手中執着劍——解脫了這些鎖鏈，你要作何感覺呢？」聽了這些話，她的心因嚇怕而猛跳了；那夜戰慄着，她轉身向着威士勞，睡夢中叫了出來，「災禍降臨我們身上了，爵爺——今天你的劍脫了鞘，失去了；我今晚忘記把它放在枕頭下。這事情怎樣

好？」聽了她的呼喊，威士勞回答道：「什麼話，乖乖，假如他有十把劍，他身邊有十個好劍手；他怎能够利用它們來搗毀他的鐵鎗鏑呢，這些鏑鏑是沒有人解得開的，除非鑄造它的人得平心靜氣，我的乖乖，睡吧。」

當他剛發出最後幾句話時，瓦爾特爵爺像一頭逃出洞窟的老虎一般，跳躍而來了。他帶着赤裸裸的高高舉起的利劍，站在他們的睡榻前，在他們輪着的時候，詈罵他們一會，接着，帶着猛烈如焚的暴怒，劍就落下來，以突然的一擊刺死他們。當它重又落下來的时候，滿濺着兩個淫棍的血，在它插回劍鞘之前，他們的性命通通被犧牲了，躺在地上。這樣，他們得到了不吉利的結局；海根達的紀念碑至今仍舊出現在威士利克茲城，人們看了，莫不嘖嘖稱奇，這碑是用厚重的石頭劈成功的，上面刻着一二五三年的日期。

# 附錄

## 現代德國文學的流派

P. Beaumont Wadsworth 作

十年以前，德國的文學——那時德國正很糟糕地溜進著名的浮誇的時期——落入兩個分明的確定的集團裏了：一方面是霍普特曼 (Hauptmann)，顯尼志勞 (Schnitzler)，托馬斯及亨利支·曼兄弟 (Thomas and Heinrich Mann)，瓦塞曼 (Wassermann 1873—1933) (註一) 在戰前，他們已有精緻的作品；在他方面，當大戰方酣的時期，有些作家都結合在一領袖的指導之下，環繞於表現主義 (註二) 的擾攘的旗幟的週遭。

(註一) 霍普特曼 的中譯作品，有梅西辰 譯的沉鐘，黎明 (?) 版，火焰，鐘國仁 譯的寂寞的人們 (甘州務版)，顯尼志勞 的中譯品有越壁存 的婦心三部曲 (神州國光版)，段可憐 的死 (現代)，劉大杰 的苦戀 (中華) 等等。其餘三人的作品只有零碎的介绍。(文學的翻譯專報) 上傳東華 譯瓦塞曼 的小說埃卡林思 (一篇)——譯者註，下同。

(註二) 可參看劉大杰 編的表現主義的文學，北新版。



表現主義的文壇的巨星們——他們的崇拜者便是新近逝世的韋特金 (Frank Wedekind) (註1) ——是開塞 (Kaiser) 斯普罕 (Sternheim) 安路 (Von Unruh) 哈生克拉弗 (Hasenclever) 馮耳弗爾 (Werfel) 和杜拉 (Ernst Toller) 他們都以幾篇動人的戲劇，作一個博人喝采的尼純斯基 (Nijinsky) (註1) 的跳躍，就躍上文藝界的顯赫的地位來了。如今表現主義已是死去了，被呆板的表現法所害死了，而一九三二年的德國，便表現一幅新奇的文藝風景了，本來，在西歐，任何一種創造的文學，都是很密切地與它底社會的、政治的背景有關係的。

(註1) 他的中譯作品有春潮，海元吉譚，商務版。

(註2) 尼氏係俄國(本波蘭人)名舞蹈家，他所領導的舞，角十分美妙，名滿天下。他的拿手妙舞，是番薇之情 (Valse-Interade) 等。

失敗、迷惑、幻想、灰心，在過去的十年間，曾經是德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的因子。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在今日看來，好像是轉移權力入於社會民主黨的官吏之手中，他們欣然利用美國資本以支撐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和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不合的，而他們却不願意廢除它。凡爾賽和議的結果，賠償與浮誇同樣地驅迫中產階級及大眾沉入了更深的失望，因此，莫斯科 斯太林的低調，莫尼赫

(Münich) 希特勒的高音，驅使千萬萬人走進社會主義的和國家主義的隊伍中。所有這些思潮，都以各樣的形式，反映於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這些最多數的青年作家，自然是從中產階級裏產生出來的。明白了這些事實，我們就能够認識青年的文藝產量以及他們的問題和目的了。

這裏，還有必需提及的，便是德國的「青年」作家們，也可以自然地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那大戰中身赴戰場的作家；第二，那在戰後數年間還活着的青年；第三，是文人下雅明 (Benjamins) 派，對於他，這回大戰，真是毫無影響的傳說吧了。這種年代的分類，在當代德國是重要的，因為它足以決定一個作家的精神，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他底「世界觀」(Weltanschauung)——以及他底文藝作風及題材事物的選擇。

自從表現主義逝世後，在二十年代（按即一九一一年至二〇年）初年的時候，僅有一種有影響的文學運動可取而代之的，這就是「新客觀派」(註二) 這個新派的立足點為何？首先的而且最主要的便是他們崇拜「事實」。那些「歇斯特里亞」的表現主義者，忽略了具體的現實，在雜亂無章的象徵主義及黑漆一團的哲學世界中，像小鬼般地盤轉着，而新客觀派則屈服於獲得重要「事情」的科學的興趣之下。他們注意於從過多的材料中寫成一種簡明，扼要却非感覺的故

事。避去直覺與感情，他們不深求現代生活的嘈鬧的表面，繼續搜求雜事作為重要的材料。他們籌出了很少的書，而却充滿了正確的觀察材料，表現得恰好，而且，他們把人性分析到最原始的及行為的成分，正如德國的裸體運動者，他們爲了要求健康而很熱心地實行一絲不掛的樣子。

(註)新齊魯派，日人山岸光宣譯做「新即物派」(見現代德國文學一書)。

新客觀派裏也有些乾燥無味的非抒情的散文——顯然地是一種反對德國的傷感與冗贅而起的可驚的革命——其實，是一種實際生活的「報告」，在這報告中，作家僅僅作冷靜的註解而已。這般作家願望在一句中描寫一齣悲劇，一段中描寫全盤的戀愛，他們從事實着手，並非戲劇化的，而有時憑藉著這種過分的單純明暢，成功了一個實際上的特殊的效果。

路特 (Joseph Roth) 吉斯敦 (Hermann Kesten) 格萊塞 (Ernst Glaeser) 雷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註)雷因 (Ludwig Renn) 西弗 (Anna Seghers) 及威斯可夫 (F. C. Weiskopf) 乃是寫作上的新客觀派的幾個主要代表人物，雖然在他們的社會觀察中分析一下，那他們就統有共通的技巧與特點。

(註)格萊塞的一九〇二年就有黃源譯本，新生命版又有羅登存譯本，華通 (?)版，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有洪深、馬彥祥

譯本，現代版；又有揚昌濬、林聚今譯本，光緒版。又雷氏的過路（又名戰後）有比叔之譯本，開明版。

路特和吉斯敦（1900—）是文學的同志，同屬於無繼承權的柏林猶太人團體的。他們的思想，既不是屬於中產階級亦不屬於勞動者，他們佔有一種畸形的「無關緊要」的地位。路特是個歐洲人及個人主義者，但是，他戰前的哲學是既非歐洲的，又非社會的賜與。以一種優美的猶太人的敏銳觀察人生，他似乎喪失了異邦人的中庸的地位，可使一個靈魂尋到寄身之處的。吉斯敦則稍減少些優美的作風。他的四部小說，沒有別的，僅供娛樂而已。約瑟解脫束縛了（Joseph Breaks Free），此作品已有英譯，包括充分的不佳美的材料，而柏林東境的腥臭的氣息亦充滿了吉斯敦的書裏。

格萊塞和雷馬克是屬於沒落的德國中產階級的。這兩國青年都曾著作過重要的文學作品。他們敘述他們成千成萬的國民之歷史，每個作家都寫過兩本自傳小說。但是，反之，雷馬克追求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的「超然戰爭」的態度，從格萊塞最近的文學作品裏，看出他如今已和威斯卡夫（一個曾經從詩歌轉入社會文學的領域的作家）一同轉向莫斯科了。

威斯卡夫、雷因和西弗，如今已被目為左翼作家了。雷因（1899—）以他的兩部自傳小說戰爭

(War) (註)及戰後 (After War) 成名，現在正着手寫一本整部的自傳，在此書中，將表示他底走向共產主義的路。不管他能否成爲重要的作家，亦不必管他是否寧願政治活動而不願從事文筆生涯，只待將來告知。

(註)此書有譯以新的譯本，參看譯版。

威斯科夫新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小說，敘及波希米亞的哈布斯堡王朝 (Hapsburg Monarchy) 的末日的斯拉夫歌 (The Slav Song)。他已走出了自傳的時代而供獻他的時間於社會小說或旅行文章了。

四年前西弗以她的一篇燦爛的短篇小說漁夫的叛亂 (The Revolt of the Fishermen) 獲得了一筆重要的文學獎金，在此小說中，她描寫漁夫的鬥爭及其不能避免的失敗。這位作家的產量頗少，但她對於社會題材及她的作風，頗有興味，使她成爲最值得稱許的作家之一。

另有三位浪漫派的青年，那是代表德國創作的另一潮流的，便是孟弗力特·豪斯曼 (Manfred Hausmann) 亨利支·豪塞 (Heinrich Hauser) 和休塞 (Kurt Heuser) 豪斯曼 (1892—) 富有一種清新的抒情的才能，和輕脆的嬌媚。生活遠離人生的醜惡的方面——他自己曾在卜內

門 (Bremen) 左近建造一座鄉間別墅——他描寫自然及細小簡單的事物，詩人的心，仍然有人生的異事闖入，仍然爲他本身的感情的微微的顫動所困惱，因此，他的旅行記對於美洲的徵慕 (A Little Love for America) 裏，關於合衆國飛行的記載，真正是通過了孟弗力特的感情的旅行記。至於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還沒產生呢。

豪塞的氣質是「羅曼蒂克」的，他還描繪同是浪漫的和醜惡的事物，結果他的作品乃是一種想像文學與旅行「報告」的奇異的混合物了。他的小說鹹水 (Bitter Waters) 是一篇佳美的作品，敘述一篇簡單的故事，一個德國水手怎樣在譚比哥 (Tampico)——在墨西哥東岸）研上一個淫媼，而把她帶回德國，在德國，這一對別緻夫妻從事工作，開始度着新生活——但這件冒險的結局是慘敗了。

休塞 (1901) 在三人中是最年輕，最足引人激奮的。他的第一本小說內地旅行 (The Journey Inward) 最富於康拉德式 (Conradian) (註) 的風味。從葡萄牙、東非洲等地，休塞帶來了一本寫得精美的，背景染着絢爛的色彩的書。實在與內心的實在之藝術的溶和，隨着這一種驚人地成人的深信的感觸，使休塞很容易地特出成爲青年作家中最重要之一員。他以個人的觀點觀

察世界，及一種優美的寫作之準備，休塞將獨自旅行於現尙杳無人蹤的遼遠的想像文學之路上。

7. (註) 廣拉維，近代英國大小說家（本係波蘭水手），描寫航海生活，具見特長。

另外五個別一組的重要作家，我們稱之爲「青年詭辯派」(Young Sophisticates) 曹力克 (Otto Zarek) 蘇斯金 (W. E. Suskind) 埃伯馬耶 (Erich Ebermayer) 克勞斯·曼 (Klaus Mann) 和孟達松 (Peter Mendelssohn) 這五個文人專着眼於戰後的詭辯、憤世與性的自由。他們的眼光轉回到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 勞倫斯 (Lawrence) 紀德 (Gide) 戈克陀 (Cocteau) 普羅斯德 (Proust) (註) 的時代來了。

(註) 赫胥黎氏係生物學家赫胥黎氏之孫。(小說月報) 上徐志摩曾譯過他的小說「半天玩兒」，文筆非常精細。) 與勞倫斯、普羅斯德 (James Joyce) Forster, E. M. 同稱爲二十世紀英國小說界的四大金剛。紀德 (1899—) 戈克陀、普羅斯德都是

法國文學家。

曹力克，他的小說貪 (Greed) 是戰後柏林青年的一種狂熱的和虔誠的憑證，引導讀者到時式的文藝廟堂之內，在這處青年人與茹發斯敦丹姆 (Kurfürstendamm) 的「德伴者」交遊。

埃伯馬耶努力寫作而且多產，曾產生幾種真正迷人的青年問題的文集，最好的小說是爲奧地利優而戰（*The Battle for Odilienberg*）一部理想主義的老朽和現實主義的青年間的鬥爭史。埃伯馬耶是「青年德意志」之一員，他深信虛偽的理想引起了戰爭，而他自己的時期的功用——這時期是避免去了自由的享受的——是努力於一種新秩序。目的不免有點誇誕，思想不免有些糊塗，埃伯馬耶可算做青年詭辯派中最分明的一員，一個德國的衛斯各脫（*Glennway Westcott*, 1901—）。（註）

（註）衛斯各脫小說家，生於威斯康辛的 *Kewaukeum*，受業于公立學校，與芝加哥大學，曾居新墨西哥與歐洲，家於法國，作品有長篇小說至寶（*The apple of the eye*, 1884），祖母（*The Grandmother*, 1887），短篇小說別矣，威斯康辛（*Good Bye, Wisconsin*, 1898）詩集有「The Bittern」（1920）「Natives of Rock」（1925）等。

蘇斯金（1901—）亦是屬於這個精神團體的。他寫作他自己底兒童時期，青年時期的生活，其實現，在他總該依一個較大的目的而寫作的。藝術的和主觀的他，對於個性問題是極端的聰明與敏感。他寫得很精細，德國青年的超脫的精神在所有他的著作中翔舞着了。

克勞斯·曼，他曾因爲他的有名望的父親和有名望的叔父底令聞受誹謗而挺身而出鬪的。他



是十分年輕，十分多產。戲曲、小說、散文、小品、傳奇和旅行記都從此青年作家的筆尖傾瀉出來。然而，他仍有時間跑過全歐，時而柏林，時而慕尼黑，忽而巴黎，忽而里維耶拉（Riviera）倏又到波羅的海。他早熟而且幸運地，成爲最年青的創作家的指導者。雖然他有這麼許多的書，而主要的是涉及兒童時期的、青年時期的、戀愛的和少年時期的，足資證實他尙未作出有永久價值的作品呢。

孟達松（1906—）年僅二十四，在青年詭辯派中排行算是最新的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別矣柏林（Farewell to Berlin）是他在柏林的波希米亞人的文藝界中一篇優美的擺脫幻象的生活描寫。大部分是自傳式的，這篇清新的、生動的小說敘述一個青年人當他剛在十七歲的幼稚年齡被拋入腐敗的文藝「團體」的故事。孟達松這個剛誕生的作家，將來無疑地要產生重要的作品的。

卜林（Bruno Brehm）、品左脫（Ernst Penzoldt）和阿弗提尼（Paul Averdes）他們雖不很年青了，但是仍然歸入青年德國作家類內，因爲他們是有關於新近文學的發展的緣故。這三人都是屬於大戰時期的，而他們不屬於任何團體，事實上他們便在慕尼黑生活着。這地方是德國文藝生活的舊中心，會給與他們的作品以某種指示的。他們站在騷亂的文壇的外邊。他們三人

的作品都慢慢地達到成熟。他們三人同樣有恬靜的抒情的特質，同樣有詩的氣質，同樣有着對於個別的人心的興味，與不朽價值的信仰；而在某一處，一切的價值遭摧着，一種非常的變化，它們的有如短笛般所發出悅耳的音韻，為擊擊鼓聲及號令行動的喇叭聲所亂，幾乎聽不清了。

卜林的歷史小說他們稱她做愛國主義（They Call it Patriotism）表示着這個作家他以前的作品不重視人物，正如一個得天獨厚的作家，願望着能够從事於實地的題材寫作一般。

品左脫的精神是浪漫的，與現代不同調，他底詩的幻想徜徉於自伊利薩伯時代的英國至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之間。他作了一本英詩人察特頓（Chatterton）（註）的小說體傳記。他的個性成分最多的書是侏儒（The Dwarf），在這本小說中，他以心碎的諷刺，描寫一個全身殘廢的兵士，歸來仍度平民的生活，這是他自己的時代和德國的殘廢靈魂的象徵。「牧歌的」是品左脫的作品所專有的形容詞；他有一片精細地思量的心，而他底想像則沉溺於為德國風景所喚醒的，溫柔而美妙的情調中。

（註）察特頓（1732—1770）英國的薄命詩人。

阿弗提司，只有五小卷的作家，曾創作一本小小的名作，分明是受德國散文大師加羅沙

(Hans Carossa) 的影響而寫出的吹口笛者的房間 (The Whistlers Room) 一篇稍短的「中篇小說」敘述在一醫院中的幾個兵士，他們常在壕溝中時，會以鎗射穿其喉，因此他們迫不得已，特用銀笛呼吸了。這是一篇精美的作品，以神妙的藝術手腕寫成的，這使人更熱望着讀阿弗提司的其他著作啊。

四個在社會呼號運動上出現的作家，芬克 (Georg Fink)、脫拉文 (Bruno Traven)、貝康菲 (Günther Birkenfeld) 和蘭拍 (Peter Martin Lampel) 這四人專論及貧窮問題而人異其辭。芬克描寫他在柏林東境的兒童時期。貝康菲本來是中產階級的，描寫境外的「貧民生活」之類似的斷片。

脫拉文在過去五年間，是最激動的和最神秘的人物，出現於德國文壇上。生於墨西哥——沒有人正確地曉得在何處——他寫成了一長列的社會小說，這些小說很快地吸引了讀者羣衆，他們是咀嚼過倫敦 (Jack London, 1876-1916?) 和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註) 的作品的，這兩位作家彷彿是新青年作家的主要感動力一般。以一種顯易流利的史詩作風，他描寫以墨西哥為背景，對於黑暗的社會的鬥爭。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充滿了農民與工人，而在他方面則為陰險的

費本家。他在德國的聲譽是可驚的，因為他的書中舶來的背景有一種「羅曼蒂克」的魅力之故。

(註)傑克·倫敦係勞動者出身。他的著作，我國譯介的不少，但印成集子的似只有劉大杰譯的野性的呼喚 (*The*

*Call of the Wild*)，中華版，和傑克·倫敦編的小說集。(譯者出版處都忘記了。) 辛克萊是美國的左翼作家，以魯斯文

見長。他的中譯作品很多，如屠場、鐵魔、石炭王 (*King Coal*)、煤油 (*Oil*)、波士頓 (*Boston*)、人生、金藝術 (有郁達夫、

陳思成兩種譯本)，美國文藝界的怪現狀等是。

蘭拍於一九二八年突然以他底戲曲感化院中的反叛 (*Revolt in the Reformatory*) 立即馳名，這戲曲就活像野火一般，次年便掃過德國全境了。因了它底大膽的題材——社會制度上對於兒童的虐待與不人道的狀況——這戲曲引起了驚人的論戰。自是以後，蘭拍繼續選擇非常大膽的題材而重敘之於衆目昭彰的場所：毒氣漫瀾柏林 (*Poison Gas over Berlin*) 一書，在一場關於它的政治的和國際含義的劇烈的論爭後，便被禁止了。蘭拍究竟是一個「卓越的」文藝小叢書作家啊。

在諸重要作家中，誰也不能一點不錯地安置我們的格拉夫 (*Oskar Maria Graf*)、亞歷山大·勒納——荷陵尼亞 (*Alexander Lernet-Holenia*)、麥爵 (*Karl Benno Von Mechow*)、

特溫蕭 (Edwin Erich Dvinger) 在那一集團中，格拉夫 (1894——) 是巴伐利亞的高爾基 (Bavarian Gorki)，白農民階級挺拔出來的。他是天生的說故事人，生於慕尼黑，只寫出他身邊的人物。他的著作充滿了鄉間的愚夫愚婦的粗鄙，啤酒的康健的香味，與巴伐利亞言語的不能轉譯的熱情。他的作品，完全沒有宗教色彩。格拉夫是屬於大德國的農民作家的傳統。這是文學之一旁支，終久是被青年所漠視的，而格拉夫是在這活動的溪流中，再滲入了新鮮的血漿和強烈的活力。他愛人類，愛着人類的一切堅強的和孱弱的性格。他在今日的德國，算是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們中的一個了。

勒納——荷陵尼亞 (1897——) 是奧大利的紳士，是繼承李爾克 (Rilke) 的傳統的。但他自一九二一年以一小卷詩集登場後，便轉而寫作歷史劇，旋又作維也納式 (Viennese) 喜劇以供表演了。他現在正輪流創作着優雅的，迷人的羅珂珂式的 (註) 小說和愉快的、機警的戲臺喜劇哩。

(註) 羅珂珂式 (Rococo) 第十七、八世紀盛行於歐洲的一種華麗的建築式。

卡耳·彭諾·豐·麥爵，是一個新進作家，他與自然及鄉土的關係甚為密切。他的處女小說鄉間之年 (The Country year) 是以德國的鄉僻地方為背景，對於四季作一美妙的研味的。

爵的職業是一個農夫。

特溫喬 (1896—) 是自然派中之又一個。年紀尚穉時就捲入戰爭的漩渦，十七歲為哥薩克人所俘，他早就體味得人生的恐怖了。現在他已寫成幾本自傳的書，這些書，因為它們的驚人的，不妥協的寫實主義，使他馳名，他正轉而寫作有哈姆生 (Knut Hamsun) (註) 氣質的、恬靜的、沉默的小說了。統觀特溫喬的作品有一種自然的斯拉夫人的感傷 (他的母親是俄國人) 一種對於自然的敬虔與一種濃烈的道德觀念。

(註) 哈姆生，挪威文學家，曾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其著作頗已有中譯本 (譯者似為梁遇春)。北新(?)版。又所作「Pan」有顧一樓的牧羊神 (商務版) 及施蟹存的戀愛三昧 (現代版)。

兩個其他作家，是我們見聞所及的，便是朱克馬耶 (Karl Zuckmayer) 和布龍寧 (Arnolt Bronnen)。布龍寧在十年前是諸敏感的表现主義作家之一，製作四本那種作風的戲劇。最近，他却已轉向國家主義派了。自從他轉變以來，他著作了兩本書，作風依舊，是討論上西里西亞問題的，此地本屬德國，在大戰後，割入波蘭，便喪失了。而羅斯巴哈 (Rosbach)，它底英雄，是戰後德國的許多許多國家主義敢死隊之一。布龍寧的自表现主義至國家主義的巡禮，在德國文藝界上，並不

能使他的聲譽加多分毫，至於許多青年作家却是同情於自由和左派的。

朱克馬耶(1896—)是德國最傑出的青年戲劇家。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當他的第一篇戲劇出現時，他依他自己的方法寫作，至最重要地位。一九二五年，他以愉快的葡萄園 (The Happy Vineyard) 贏得公認的成功，這是一種萊茵地方的釀酒區域的生活底豐富的描寫。在表現主義派底瘋狂的模仿，與淺薄的病理分析之後，來了這篇喜洋洋的戲劇，就活像吐納着清新的空氣般。悅樂，在那些日子，幾乎是禁忌的，而朱克馬耶却幫助破除這符咒。這里就有一位青年戲劇家，他敢於肯定人生，他敢於歡樂的。

朱克馬耶和他底女兒一同過着釀酒者的簡樸的生活。在那篇作品和他最近的戲劇戈平尼克的上尉 (The Captain of Köpenick) 之間，德國劇壇燦爛的成功那幾年，朱克馬耶仍然保持着他底高高的地位。以德國生活的核心爲他描寫的題材，他在本國的劇壇上添加了一長列的戲劇。雖則他底題材從最好的意義說來，主要地是「通俗的」，但他的聲譽仍然是限於德語通行的國家。可是，正因爲這真實的方言土語，使他底作品成爲由任何青年戲劇家所寫出的作品中之最重要的了。

附註：這篇文章是從讀書人（The Bookman）雜誌一九三一年六月、七月號裏譯出來的。因為那時希特勒還不上臺，所以對於他執政後雷馬克等被逐，雷因等被囚的事，不曾提及。讀者如欲知道德國社黨執政後的德國文壇，可參看文學三卷四號上的梨梨·瑪貝作的今日的德國文壇（在易譯）；欲知德國社黨文藝批評是怎樣的，可看一九〇二年版及其任務（小說譯）一文，亦登在同期的文學上。

又譯此篇時，看見兩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上有瓦爾曼的現代德國小說的趨勢一文，該文雖論秀爾，自是特色，惟敘述的簡明條暢，則不及本篇了。



德國短篇小說選終